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各國新聞專業概述

程其恆

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

馬 序

程其恆同學編成了中外新聞事業概述一書，外國新聞事業部分，將用各國新聞事業概述名稱，先由國民圖書出版社印行，這對於中國新聞界是一件寶貴的貢獻，凡是研究新聞學術的，對於這部書都存着極大的盼望與期待。

新聞學著作實在是太貧乏了，坊間這一類書籍，大都不夠具體，不夠豐富，不能滿足青年們對於這門新學問的如飢如渴之需要，我個人認為，要中國有一部系統的新聞學著作出現，先驅的工作還需要有人做。所謂先驅工作，便是蒐集材料的工作。沒有實實在在的材料，空洞的理論是沒有基礎的。

程同學對於蒐材工作，用功極勤，年來因為在中央宣傳部服務，更有他人所沒有的好機會，他孜孜兀兀的求學精神，他謹謹慎慎的求真精神，值得我們稱道，雖然中外新聞界瞬息萬變，今天編好的材料明天便有些地方會與現狀不符，而且我相信，書中不完

全不正當的歷史（包括爲自己被編造的爲黨宣傳在內）絕難避免，然而拓荒的工作要有人做，打地基的工作不會過早完成，我希望國內外關心新聞事業的同志，隨時幫助程同學，將來再更進一步的做下去，一定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精而且確的地步。

我更希望因爲程同學這部書，引起大家研究新聞學之興趣，蒐材工作，實在十分重要了，也實在太難了，中國有幾個報館，能夠將其自己的歷史，原原本本寫一部書的？有些報館，連自己報紙發刊至今的全份都沒有保存。許多成功的新聞家，又不願意寫自己的傳記，許多成功的報紙，對於自己的內部情形，諳莫如深，聞他傳教，聞口便是數萬十數萬，聞他組織，聞口便是公司、商業化，事實上全不是那回事。這對於蒐材真是大障礙，而此爲材料不足，更顯得蒐材工作之重要。

我對於程同學之努力，表示十分敬佩，對於同類的研究工作，表示極大的期望，十年之內，全國新聞界在這方面如能繼續努力合作，則嶄新的中國新聞學體系是不難建立起來的。

馬星野序於中央政治學校

寫在書背面的幾句話

這本小書原擬有一本介紹世界新聞事業的專書，所以我來整理已有的材料，整理之前，寫了這序言，正在應讀者之請，無奈本人並未到過外國，恐怕將現成的東西寫走了樣，不過這本小書出版，最近容又銘兄寫了一本世界報業現狀，原稿我已看過一遍，於是我就將這本小書稍加刪補就拿回來，但是還不太巧，隔了許久的稿子，居然已付梓，所以後又有容銘兄及銘生去了，好在馬師是野在書的後面部分就極力解釋，同時我原來的意思也儘量在後面各欄新聞事業有興趣的人士蒐集材料，加以參考，最後寫來，裏面曾以這本小書為贈，希望讀者方家多多原諒，並加指正，幸甚。幸甚。本書承潘師公履介紹出版，承銘生野厚，屢為校對，謹此致謝。

張其成

寫在前面的幾句話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目次

(一) 美國

美國報界一瞥·····	一
美國的報紙·····	一六
美國報紙的特徵·····	二六
美國聯合通訊社與合衆通訊社·····	二九
介紹美國國際新聞社·····	四三
美國報界之王——哈斯特·····	四六

(二) 蘇聯

蘇聯的報紙(一)(二)·····	五三—五九
------------------	-------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蘇聯的新聞事業·····六六

蘇聯的新聞界·····七七

(三) 英國

今日之英國報界·····八九

英國報界現況之分析·····一〇二

路透社的今昔觀·····一一三

英國的戰時新聞政策·····一一八

轟炸中的倫敦報紙·····一二三

戰時英倫的外國新聞紙·····一二七

在英國避難的報紙·····一三一

(四) 法國

法蘭西之喉舌·····一三九

哈瓦斯亞的過去與現在.....一五二

法國今日的報紙.....一五五

(五)德國

德國的報紙與社會的德國報紙.....一六五

希特勒與德國新報紙.....一七〇

(六)日本

東京的報紙.....一七三

日本新聞與商業情況.....一八九

敵國新聞與現狀.....一九八

日本的英文報紙.....二〇四

敵國報紙的未來.....二一四

關於敵國報紙.....二二六

目次

四

同盟社内幕……………二三一

現代日本新聞論……………二三四

敵寇新聞宣傳的失敗……………二四八

(七)土耳其

土耳其的報紙……………二五五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一)美國

美國報界一瞥

抗戰以來，國人最關心者爲美國報界之態度，故美國各報之評論或記載往往可以越本國報紙之國際版而入國內版，美國報紙與吾國報紙，異點甚多，讀者不察，往往生錯誤之印象，茲先述美報之特點，再介紹各重要報紙之背景與態度。

最易引起誤解者，卽美國首都華盛頓之報紙，並不足以代表美國之民意。華盛頓之報，視布爾頓舊金山各城報紙尙瞠乎其後，更無論乎紐約。國內各報重視華盛頓報紙記載者實大謬。倫敦的報可以代表英國，巴黎的報可以代表法國，華盛頓的報則無此地位。

且美國通訊極廣，一州之通往往可比歐洲之一國，故其新聞事業中心，為多尤爾非一元。以郵費之暫且漲，尙不足為美國代表，紐約之報，所銷範圍，亦及於州及其附近而已，然其影響金山洛杉磯之一般人民，定勝紐約報紙者甚也。因報業中心之分散，使美國鮮有代表全國、為全國人民一致誦讀之大報。各報地方色彩濃厚，其銷路僅求集中於本埠，使本埠廣告，發揮更大作用。至風行全國，領導全國一萬萬三千萬人民者雖有人嘗試，未之成也。

另一誤解，以為美國報紙，亦如法國報紙之可以代表某政黨之態度。國內刊物，常稱共和黨之紐約時報論壇報所見如此，民主黨之紐約時報所見如彼。此實無甚意義。美國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刊中，惟少數之小市鎮報紙，政黨之偏見甚重，凡大都市之報，均力求超越於政黨之見解，其社論由政府決定，如英之每日民衆（工黨）法之人報（共產黨）者，大抵之中，是無不見。共和黨傾向之民衆論壇報及著名評論家李浦頓（Lippitt）國會議員之民主黨人。民主黨傾向之紐約時報，其攻擊民主黨今政府之政策，較其他

反政府報紙，有過無不及。

美國報紙，有偏性者不多。如前報，見某某登某人之評論，揭某某之醜聞，以為此報有偏袒性矣。及讀其他報紙，則往往發見此評論此醜聞與前報無異，無一字之差，一線之異。蓋美國近年報界，盛行辛迭加 Syndicat 經營方法，辛迭加所出賣之稿件，有社論，有照片，有小說，有漫畫，有其他種種報上讀物，各報不必另雇主筆另約名家撰稿，以最少之稿費，可以購大量之紙版，往往全頁之紙版，用飛機送到，到處澆印。至新聞電報，則美聯，合衆及國際社三家，已囊括全國，各報不用此社稿即用彼社稿，無自設通訊網之必要。除少數大報，如紐約時報，芝城新聞報等自派記者於世界各國外，一般中等報紙，則坐待稿件源源而來足矣。

其次，美國報紙，與美國資本主義，關係甚深，不但經營報業者，多社會上之富豪財閥，且報紙之財源，十之七八由於廣告，而操縱廣告財源者則工商界也。尤其在紐約芝加哥各大都市，各報幾衆口一聲，為資產階級說話。即有一二報紙，持進步之主張，

爲被壓迫階級呼籲，然往往銷路不大，財源不暢。例如紐約最有歷史思想最進步之晚報，自十九世紀以來，無時不在虧損之中。數度易主，均爲大富豪所購得，現已入於菲城一報業資本家之手。社會主義勢力，在美國本甚微弱，在報界更爲淡薄，對羅斯福總統，報界同情之聲，杳不可聞，反對之聲，則洋洋盈耳。然吾人不能因此而斷定美國民衆之不擁戴新政及羅斯福總統也。

紐約新聞界

紐約爲世界第二大都會，有人口七百萬，然報紙之數，較巴黎少過數倍，較倫敦亦不及。然紐約報紙每份篇幅之大，新聞廣告之多，則倍於倫敦，數倍於巴黎。言其銷數，則紐約報紙，打破百萬份記錄者，至今僅有小型之每日新聞一報，其他大報，均遜於倫敦巴黎之日銷數百萬者也。

紐約之主要報紙，晨報僅兩家，晚報僅四家，此外有小型畫報（晨報性質）二家，

及商業金融性質之報紙二家，如斯而已。今舉其名如次：

晨報二家（一）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即紐約泰晤士報）日銷四十九萬份（民主）。

（二）紐約民聲論壇報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日銷三十五萬份（共和）。

晚報四家（一）紐約晚郵報 New York Evening Post 日銷二十五萬份（民主）。

（二）紐約太陽報 New York Sun 日銷二十九萬份（共和）。

（三）紐約美國人報 New York Townland American 日銷六十一萬份（哈斯特系）（民主）。

（四）紐約世界電訊報 New York World Telegram 日銷四十一萬份（賀華德系）（民主）。

小型報二家（一）紐約每日新聞報 New York Daily News 日銷一百七十八萬份（共和）

（二）紐約每日鏡報 New York Daily Mirror 日銷七十四萬份（哈斯特系）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民主)。

商業金融報工業 (一) 商務日報 Journal of Commerce 限於商界，日銷數萬。

(二) 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Journal 亦限於商界，日銷數萬。

此數報者，實百年來紐約新聞界，激烈鬥爭，弱肉強食之子遺，此生存之遺者，各有不可拔之基礎。除商業金融二報，性質特殊，可不置論外，其餘八報，各有生存之理由。就其知識水準而言以紐約時報及民權論壇為最高，其地位一若泰晤士及每日電訊報之在倫敦。最自甘下流，以黃色，新聞取媚大眾者，為哈斯特系之美國人報及每日鏡報，而且銷百七十萬之每日新聞亦徒知注重照片插畫，及電影明星，拳師，歌女，其作風與哈氏同之。至世界電訊，為賀華德系之中心報紙，雖注重於舊世歐俗之新聞，然頗抱有改革社會刷新政治領導輿論之高尙理想。太陽報與晚報則水準介乎二者之間。

就諸報之政治色彩而言，除晚報與世界電訊二報，以自由主義為標榜外，其餘均為保守主義。美國有共和民主二大黨，而二大黨之政治主張，並無多大區別。各黨之

中，又自分派別，如在民主黨，大總統羅斯福一派，爲改進主義者，副總統塔納一派，則爲保守主義者。在共和黨之中，則東部共和黨人，如許士、胡佛之流，均爲保守派；西部共和黨人，如已故之波拉，及現存之賴法萊議員等，均爲進步主義者。而紐約各報除世界電訊等外，幾完全屬於二黨之保守頑固之一派。

依傳統之習慣，吾人常稱紐約時報爲民主黨傾向，民衆論壇爲共和黨傾向。紐約太陽報爲共和黨傾向而紐約晚郵報爲民主黨傾向。至二家大衆黨派競爭之中，美國人（哈斯特系）及電訊（賀華德系）雖均稱爲民主黨傾向，但二報政治主張之各走極端，二報之在美國互不相容，則有如水火。蓋哈斯特系報紙，反動頑固，爲極端之國家主義者，賀華德則比較開明進步，爲相當之自由主義及和平主義者也。

紐約每日新聞爲芝加哥論壇報主人所設，然主持新聞報之柏脫生 PATERSON 與主持芝城論壇報之麥考米地 Mc. Cormick 雖爲表兄弟，思想不同，二氏均爲共和黨，然麥氏頑固保守，柏氏開明溫和。柏氏少年之時且沉醉於馬克思主義，然以家產鉅萬之資，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環境所化，亦不得不為現社會制度作辯護。至與每日新聞相敵之鏡報，則純為哈斯特主義之發揮，但求煽動低級興趣，於政治上，一貫作反動頑固之主張也。

就諸報之歷史而言，除一小型圖畫報為第一次大戰後，美國人摹倣北巖作風之產品，歷史甚短，其餘各報，均有光榮之歷史，而尤以前四者為最。晚郵報為紐約最老之報紙，創於十九世紀之第一年，創之者誰，美之開國元勳哈密爾登也。（聯邦黨領袖財政部部長）此報在十九世紀，百年之間，經諸偉大言論家之努力，為自由主義之中流砥柱。其週刊民族雜誌（今已獨立）至今尚為美國思想進步之刊物，對中國抗戰，深置同情者。此報數度易主，財政困難，自菲城報業資本家史奎 Stern 向美國雜誌王處購入此報後，採新式作風，仍標榜自由主義之理想，能否復興，尚難斷言。

太陽報，民聲論壇報（本為競爭最烈之二報，自一九二四年起，二報相併以抗時報）及時報，均為美國十九世紀前半崛起之大眾化報紙，而今均成為上流高尚之大報矣。太陽報創於一八三三年，為美國大眾化報紙之先驅，十九世紀後半，經名記者達那

(Dime) 之銷量甚夥，其文學水準，為全美第一，美國名新聞家多出流氏之門。然入二十世紀後為大財閥所收買，晨報已廢，僅餘晚刊。其主人 Dime 為紐約富商，故此報銷於富有階級間，為資本家張目。

民聲報創於一八三五年，其創辦人已拿德 (Benett) 有「現代新聞發現者」之稱，於採訪之努力，一時無匹。此報全盛之時，與倫敦泰晤士報，隔大西洋對峙，為十九世紀英美二大報。論壇報創於一八四一年，為南北戰爭前後社論力量最偉大之報紙。林肯之當選，黑奴之解放，該報之功甚大。現二報合併，主人為雷特 (Reid) 君，父子均共和黨之健將，(父已物故) 故保守色彩甚濃。

紐約時報者，美國最偉大之報紙也。其地位之崇高如倫敦泰晤士報之在英國。惟倫敦泰晤士報社論見勝，而此報以新聞見勝。創於一八五一年，為共和黨政論家雷蒙 (Raymond) 主持，後轉變而擁護民主黨，十九世紀末葉，一度失敗，為猶太籍新聞家沃克斯 (Ochs) 所購入，銳意革新。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報採訪新聞，解釋新聞，既

詳且確，名滿全球，更辦現代史料月刊（今已分出）。現沃長已逝，繼任者爲 *W. A. Rorer*。其通訊網遍世界，新聞完備，舉世無出其右者，在上海，更設一辦事處駐紮，*Associated Press* 社駐滬一均有專任記者。其富力之厚，冠絕全美。對外主張國際合作，對經濟主張放任主義，於急進主義，每加批評。

至世界電訊報及美國人報，則於敘述美國二大報而時言之。

紐約以外

紐約以外，美國重要報紙尙難枚數。大都市如芝加哥，菲城，布魯頓，洛杉磯，聖路易等處，各自成一報業之中心。就銷數之大而言，則芝加哥有論壇報日銷八十六萬，自稱「世界最大日報」。就新聞網之完密而言，有芝加哥之新聞報，其國際新聞之健全，可與紐約時報相埒，而亞洲內幕二書之作者報特君，即此報之通訊員也。（上海商務印書館譯）
菲城及誌報 *The Los Angeles Times*，
勒氏評論報主筆威爾則爲芝城論壇報之駐華通訊員。

亦以國際新聞完備著稱，此報與美國最大雜誌之星期六，同隸一主人。

以言政治之有力，主張之進步，則有聖路易快訊及巴帝摩太陽報二報。此二報均美
國自由主義者利之子道。均提倡國際和平，攻擊財閥政治，反對法西主義。巴帝摩太陽
報，以美國之愛德華斯德樂報自許，與禦報交換新聞。其前任駐華通訊員之史諾（Snow）
君，即以該報一勇區區出名，後為英國工黨每日民聲之駐華記者，於中國抗戰，甚表同情，
情，近已他歸矣。聖路易快訊（St. Louis Post-Dispatch）為紐約世界報前主人 Pulitzer
次子經營，以滋益著名。

以言宗教之高尚，內容之清潔，則有布爾頓之基督科學警世報，此報不但有全國
性，且有國際性，然並非宗教之宣傳品，而為一有理想之輿論機關。其主權則操於基督
科學教會。創始於一九〇八年，其作風一反美國之刺激主義，而處處以濟世益人，莊嚴高
雅為標準。其通訊網亦遍世界，對於知識階級，影響至大。以言文學水準之高，則有布
爾頓日抄 Transcript，以書評及文學藝術見長。

美國有報四家，其主要之明星晚報 (Star) 及晨報 (Morning News) 均為全國性之報紙，每晨可以讀巴帝摩，菲城及紐約之報紙。於本報報館之地位。晨報日銷十萬，明星報日銷十三萬。後者之主人，為美國最大通商銀行之主席。

舊金山村，有小報名 (Golden Gate) 者，有公報 (Commonwealth) 一種，為老派報紙 (Conservative)。其主編 (W. H. H. H.) 主編，筆光萬丈，偉論傾倒一代。故氏有「報聖」之稱。其為進步的共和主義者，於西部農村，影響力甚大。

一大報團

英國有勃萊等之報業托辣斯，美國則有哈斯特等之報團，報團者何，以同一之公司，擁有數家報紙，分佈於全國者也。美國今日有此類報團五十九種之多，而其中勢力遍及全國者，惟哈斯特與賀華德二報團。餘如紐約州之格納 (Gannett) 報團，頗亦有

報三十五個之多，然偏於紐約州一隅，且報皆甚少，不足與二大報團相爭也。（格氏家園多與油業傾向者，反對羅斯福政策甚力。）

格氏所主辦之報團，稱曰 Scripps-Howard Chain，其勢力及於二十個郡邑，計日刊二十一家，其山晚報十三家，晨報二家。星期刊七家，而以紐約之世界電訊報為其核心。此集團更控制美國最大之國際通訊社名合衆社者（其在國內地位，則遜於美聯）及美國最大之稿件「辛迭加」曰「新聞企業組合」N.E.A.者。美國報紙，用此通訊社及此辛迭加稿件者，達千家以上。此報團由司克利普（H.D. Scripps）創業，初限於西方，多為地方性質之晚報，後擴而至太平洋岸及大西洋岸。及一九三一年，將紐約盛極一時之自由主義報紙世界報（World）購入，與其原有之電訊報合併，於是舉世驚動。司克利普氏思想進步，於工農階級，甚置同情，於惡腐勢力，常能暴露攻擊。及賀華德繼其業，雖經營上日有進步，然思想進步程度，已遜前賢，近於羅斯福總統之新政，頗表示懷疑，然較之其敵對哈斯特，則進步多多矣。社會主義者百朗（Brown）（美國記

者公會主席)及羅斯福總統夫人，均按日爲此報團各報執筆。

美國報界怪傑哈斯特(W. R. Hearst)，今已耄耋老人矣，四十餘年來，彼之橫行美國報界，功罪未有定評。當全盛之時，製造戰爭，改變國策，惟彼之意志是定。現美國各報，猶沾哈氏之黃色作風，中下階級，都市之貪刺激者，猶非哈氏之色情報紙不能滿足。彼現仍擁有日報十九家，其中晨報七家，晚報十二家，又星期報十五家，莫不規模宏大，平均每報皆有數十萬之銷數。紐約，芝加哥，布爾頓，舊金山，洛杉磯，畢資盤，巴帝摩等十五大城，均有其勢力。惟自經濟恐慌以來，哈氏報業亦受打擊。前歲紐約日報(晚報)與美國人報(晨報)之合併，去歲芝城美國人報(晚報)與實驗報(晨報)之合併，均表示此偉大王國，已日趨遲暮。哈氏老矣，由長子喬治主其業，舊時健將，如羅其斯本(Hissling)等，均已歸道山，求舊日之光榮已不可得。此報團主張極權道義，帝國主義色彩最濃，美政府欲與國聯合作，此報團即力攻擊之，英美感情，此報團屢加挑撥。憶前歲羅斯福主張美國加入國際法庭，而橫受打擊者，哈斯特之作用也。

哈氏雖爲民主黨黨員，然行動則與保守之共和黨相一致。四年前與羅斯福競選之共和黨候選人湯森，其頭角嶄露，全藉哈氏之力。

尾聲

美國爲言論出版最自由之國家，世界各民治國，以憲法明定出版及言論自由之保障者，始於美國，十九世紀百年間，美國新聞事業之猛進，實任何他國所不及。即在今日，其報紙地位之獨立，新聞之完備，財政之能自給，報業道德之高，報人之有訓練，全球莫之與京。然美國爲資本主義代表國家，其報業受資本家力量影響甚大，故近年來，論者頗以報紙商業化爲病。白壁之瑕爲足惜耳。

且自世界經濟恐慌以來，美國報紙廣告收入漸減，因財政困難而停刊者，時有所聞。且工人及記者，均已組織，與雇主相對立，往往因工潮之故，使報紙更感困難。近年無線電廣播事業發達，與報紙爲敵。美之無線電廣播，因爲有商營性質，其大者如

全國廣播公司 NBC 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皆規模宏大，吸收廣告之力至強。各報對流計，或自設廣播電台，或設法不供給電台以新聞，然成效甚鮮。機械設備日新，而經營上反形落後，此亦美國報界所引為隱憂者也。

自二次歐戰爆發，不但採訪費用，急急加多，且以歐洲新聞檢查之厲，每每以不能得到真實新聞為苦。紐約時報，且在第一面登載一聲明，謂「本報之歐戰電訊完全係經過檢查者」同時國內之自由主義者，深以一旦美國捲入歐戰美政府亦效法一九一七年之故技，壓迫言論界為慮。數月以來，討論此問題之文字，常見於哈堡 Hearst 等大雜誌之中。雖然，泛觀世界，新聞界尙能在精神上在物質上享受充分自由如美國者，已不易得，若法若德若蘇若日，則遠遜矣！（馬星野）

美國的報紙

到了美國，許多的見聞和在國內時所想像的大不相同。從前有些從美國回去的人，

把全美國都形容得像好萊塢拍劇場那麼富麗堂皇，其實依筆者看來，美國人的種種生活現象，和中國也差不了很多。但是，有兩個特點確是值得我們讚揚的，第一點是教育的普及，第二點是哲學的發達。在這兩種優良環境之下，造成了美國種種偉大的事業——新聞事業。

美國的人口，據一九四〇年的戶口調查，是一三一，六六九，二七五人。有這一萬萬三千餘萬的美國人裏面，報紙的讀者達四千一百餘萬。平均不到三個人就讀一份報紙。如果拿紐約的報紙發行數和紐約的人口來計算，幾乎每人看一份報。從歷史上看，在一九二〇年，美國的報紙，共有二〇四二家，銷路共達二七，七九〇，六五六份。一九三〇年，報紙共有一九四二家，銷路共達三九，五八九，一七二份。到了一九四〇年，報紙共有一八七八家，銷路共達四一，一三一，六一一份。小規模報紙的合併，和讀者數目的增加，是美國新聞事業的新趨勢。

全美國銷路最多的報紙，却是一家小型的報——紐約每日新聞 *New York Daily*

News。牠的篇幅，比普通的大報小一半，每天出版多則五六十頁，少則三四十頁。裏面有四五頁的銅版圖畫。內容除了國家大事以外，對於社會新聞特別豐富，不少的美國主語，不少的黃色新聞。如同凶殺，離婚，判罪，和遊藝等類的消息，這個報編得特別熱鬧。牠每天編印五六版，第一版在先一天的夜裏，就印出了。（除特別新聞外，其餘消息，各版大體相同。）每份只售二分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平均銷路是二，〇二五，〇〇〇份。星期版出到八十頁以上，另有連續故事漫畫十六頁，照相圖畫十餘頁，只售五分錢。星期版的銷路，最近已達三，九〇〇，〇〇〇份，實在是個驚人的數目。主筆O.P.H.氏，一向主張孤立，對於我國英國以及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態度，都很不佳，這也許是牠銷路最廣的一個因素吧！

最有地位的，要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文字簡潔，材料豐富，每天亦出三四版，每版在三四十六張左右，每份零售三分。銷路將近五十萬，讀者多半是學術界文化界的人士。紐約時報的星期增刊，編印最好，材料美不勝收。每次出版近二百頁，內

分：要聞、每週大事、社會新聞、經濟、體育、圖書週刊、日報雜誌，（以上兩種裝訂成冊）畫報、舞台、娛樂、旅行、生活和廣告等十餘欄，每欄由幾頁到幾十頁不等，每期零售一角，銷路最近已過百萬。紐約時報的背景，是獨立而趨向民主黨的，一向主戰，也相當擁護羅斯福。主筆是 Morny 氏，發行人是 E. J. Berber 氏。紐約時報的發行部是所高樓，位居四十二號街的繁華中心，那個街口，就叫「時報廣場」（Times Square），高樓上，每晚用燈排出流動的字，隨時報告着世界各地的新聞，令人想到科學的偉大。

其餘紐約的報紙有紐約論壇報 Herald Tribune。是個共和派的報紙，過去很有地

位，但最近漸漸不為人重視了，去年的平均銷路是三十五萬餘。紐約郵報 New York

Post 是紐約最老的報紙，是擁護民主黨的。郵報是家晚報，但有時也出到九版，頁數約在三十頁上下，目前銷二十餘萬。據說這個報頁中日戰爭發生後對美國態度最好。還有三三晚報，一家是世界電訊日報，World Telegram 屬於完全中立派，銷路達四十三萬。一家是紐約太陽報 New York Sun 是共和黨的報紙，銷路達三十萬。一家是國民

新聞 Journal of American，銷六十萬，星期刊達九十萬。另外一家小報叫紐約鏡報 New York Mirror，篇幅和紐約每日新聞相同，日銷八十萬，星期刊達一百四十萬，數目也很可觀。商業的新聞報紙，有 Wallstreet Journal 銷二十三萬份，和 Journal of Commerce，銷十七萬份。

美國的第二個新聞中心，是芝加哥。最大的報要算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銷超過百萬。這報銷路最大的原因，是因其非常守舊，傾向共和黨，過去反對參戰和攻擊羅斯福總統最力。負責人 Mc Cormick 可以說是反戰輿論的領袖了。在戰前，美國中部反戰的輿論，由他策動居多。就在日本轟炸珍珠港不久以前，他還一再的發表反戰文字。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部各小城裏都沒有較好的報紙，所以增加了該報的銷路。美國海長諾克斯自己的報紙，也在芝加哥，名叫芝加哥每日新聞 Chicago Daily News 海長在出山的前夕，還在報館裏作主筆。這報銷路在四十六萬份以上。此外芝加哥時報 Chicago Times 和芝加哥先驅報 Herald-American 也都銷三十餘萬；先驅報

的星期刊銷八十五六萬份。

美國的著名百貨商店 Macy 公司的老板 Marshall Field 在一九四〇年夏，創辦紐約晚報 P.M. 頗富革命性，完全注重新聞，圖畫很多，不登任何廣告，每天下午出版，裝訂成冊，約三十餘頁，只售五分，聽說銷路不佳，大賠其錢。去年十一月，他又在芝加哥創辦太陽報 Chicago Sun，對政府和總統的態度，非常的好。在美國創辦新報紙，是一二十年來稀有的事。

舊金山的報紙，大報有三：Examiner 銷十六萬，星期刊銷到四十幾萬，是個獨立報紙，對我國態度較好。其餘兩家，Chronicle 銷十一萬，Call-Bulletin 銷十萬，都對我國態度不佳。洛杉磯的大報有二：Times 銷二十二萬，星期刊銷三十五萬，Examiner 銷二十萬，星期刊銷五十三萬。

出乎意料的，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沒有大銷路的報紙。華盛頓人口少，當然是個大原因。（五十二萬餘）The Herald 銷十九萬，星期刊達二十萬。Post 銷十三

萬。Star 銷十五萬。

其餘美國各地的報紙，在政治上都有相當地位，而銷路在二十萬以上的，有下列各報：華盛頓大城之一費城 (Philadelphia)，早報 Inquirer，晚報 Evening Post 都是對共和黨傾向共和黨的，銷路均在四十餘萬。波士頓的 Post，銷路達三十七萬餘，則對民主黨。Detroit 有兩家報紙，都是中立的，銷路都在三十幾萬，報名是 Free Press 和 News on Kansas 的 Star 也是中立的，銷三十一萬。St. Louis 的 Globe Democrat 和 Post Dispatch 兩報，Cleveland 的 Plain Dealer 和 Press 兩報，以及 Pittsburg 的 Press 和 Milwaukee 的 Journal 都銷二十餘萬。其餘銷幾萬到十幾萬的報紙，就不勝枚舉了。

美國最老的報紙，是 Hartford 城的 Courant 報，自一七六四年創刊，到現在還在出版，是家傾向共和黨的報，現在每天還銷四萬多份。

美國報紙最近的一個趨勢，就是報系 (News Paper Group) 漸漸增多。最近這種報系的組織，已有五十個左右，全美國百分之四十的報紙都加入了這種組織。最大的兩組

織系，是 Hearst 的報紙和 Scripps Howard 的報紙。前者包括十六家報紙，分在十三個城市，如同舊金山和洛杉磯的 Examiner 報，都屬於這一系。後者包括二十家報紙，分佈在十八個城市，如同紐約的世界電訊報，Cleveland 和 Pittsbury 的 Press 報，都屬於這一系。

以擁有大量的國外通訊員的報紙而聞名於美國的，有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芝加哥論壇報，芝加哥每日新聞報，和費城公報 (Public Ledger，銷十七萬)。在美國作記者，算是個很好的職業。雖然一個大學新聞系剛畢業的學生，進到報館實習，才給八十元的薪金，但如果作到駐國外的記者時，薪金每年常常在五千以上了。

在美國出版的外國文日報，包括十七種文字。阿爾米尼亞 (Armenian)、捷克、芬蘭、法、德、希臘、匈牙利、日本、意大利、猶太、立陶宛 (Lithuanian)、波蘭、蘇聯、斯拉夫、西班牙、烏克蘭、和中國。其中猶太文的一家報，銷路超過十萬，意大利的一家報銷路超過八萬。

我國僑胞在美國出版的中文報紙，一共有十家。紐約有四家：民氣日報、華僑日報、紐約商報、和紐約公報。舊金山有五家，少年中國、國民日報、金山時報、世界日報、和中西日報。此外芝加哥有一家三民農報。各報大都出兩大張。紐約各報編輯較佳，而尤以民氣日報和華僑日報為最努力。民氣日報發刊二十餘年，和國民黨有很深的淵源。主筆吳敬敷君就職以來該報聲價較前倍增。華僑日報刊行有一年多，常常登載延安消息。主筆康明昭（原名錫朝）是南開清華的老學生。舊金山的少年中國報，和國民黨的歷史最深最久，許多黨國要人當年都曾服務該報。金山時報為土洋僑胞所主辦。中西日報是基督教的報紙。世界日報是老憲政黨的報紙。國民日報和民氣日報有合作關係。

美國的新聞通訊社，最著名共有三家，第一家是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 是許多報紙的發行人所合組組成的，在政治上是獨立的，和路透社哈瓦斯等通訊社都交換材料。第二家是合衆社 United Press，政治上也是獨立的，他的新聞材料供給將近一千四百家報紙，除美國外，尚有三十九個國家的報紙採用。第三家是國際社及環球社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and Universal News Service，並沒有政治黨派，是 Journal 報紙的源泉，他的新聞材料主要供給 Hearst 的各報紙。

我國在美國的新聞社，現在已有兩個組織。中央通訊社現在華盛頓工作，由盧溝新社主持。夏晉麟博士所主持的中華新聞社 Chinese News Service（前身是太平洋通訊社 Pacific News Service）去年也在紐約成立。中央社專設美國分社，供給國內報紙採用。中華新聞社專搜集國內材料，供給美國各報採用，每天發印新聞由高克毅君主編。高君筆名喬志高，常在西風宇宙風上發表著作，現在駐美外僑記者聯合會的執行委員。該社另行刊印一種雙週刊，名叫「現代中國」(Contemporary China)，由林德聖博士主編。該社慘淡經營，舊金山的分社已在新年成立。現在正籌劃開辦芝加哥分社。這兩個分社的主持人都不是美國人。(Malcolm Ross 在舊金山，Harold Byrd 在芝加哥。)自一月起，以前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戰時中國」月刊亦由紐約中華新聞社編印了。

看到美國新聞事業的發達，使我們慚愧！使我們焦急！再看到各國在美國宣傳所用的人力物力，更使我們驚嘆而惶恐，在這民族鬥爭的偉大時代，我們要如何的努力，去加強起來我們的「筆桿陣線」！（嚴仁穎）

美國報紙的特徵

任何國家都有報紙的出版，各國報紙亦均有其不同之點，我們欲閱讀外國報紙，研究國際情形，對於這些就應該明白。這裏所說的，就是介紹美國報紙的現況及其特徵。

美國報紙最大的特徵，即是標題極多，竟會祇有一件新聞，而其正文之前的大小標題，不下有七八條。例如發生了一件緊要的新聞；首先印着一條二號字的標題，二號字的標題之下，印有特大號字標題；下之，再有普通大號字標題；之下再有二號字，三號字小號字的標題，然後始為正文，甚至正文所佔的地位僅及到大小標題地位的十分之一。所以，美國報紙，祇須看完了這些標題之後，差不多就會明白新聞的大概情形

了。

然而美國報紙為什麼要用這許多標題呢？這也是原因的。原來美國報紙的篇幅極多：若紐約泰晤士報，每逢星期日共出二百餘頁；又如每日新聞，每逢星期日亦須出一百三十頁。這樣多的篇幅，非五六天看不完；而報紙上的新聞，若非出版日當天看畢。第二天又有新聞出來，昨天的新聞已經「舊」了，已無看的價值；何況凡是有工作的人，看當日的新聞，尚無充分時間，更無餘時來翻閱隔日的報紙了。因此，美國報紙祇有多用標題的一法，使讀者看完標題後，對於新聞的內容已瞭一目了然，看正文就無可無不可。所以美國人看報紙，除去了重要的新聞外，正文是大都不看的。

美國報紙新聞編排的方式，也甚別緻。凡是一切富有刺激性的消息，不論是關於國際的政治或經濟的社會的以及教育體育等等，均登載在第一版；如第一版上登不完，再分別移到別版上去。故美國報紙拿在手裏，首先映入眼簾的，即為一些刺激驚人的新聞。許多富有刺激性的大小標題，真要使人看得眼花瞭亂，精神不由會為之振奮。

其次說到報紙的副刊，美國的報紙上副刊極多，甚至一家報紙，連同一切的每日刊選刊在內，每天並會有七八種副刊在同日刊出。副刊內容，包括至為廣泛，無論文藝、論著、經濟、科學、藥、等等都有。每家報紙，都有特闢的副刊專欄，而每發生一件稍有研究價值的新聞，立即發行特輯，廣收各方對於問題討論及研究的投稿，或印成單行本，隨報附送，同時，報紙附帶發行的刊物，在美國亦很流行。

此外，美國報紙刊載漫畫極多，差不多十就有九家都闢有特編專欄。不過，這是規模稍小的報紙最為注重，規模大的報紙對於漫畫反不甚注意，刊載的均不及規模較小的報紙那樣多。

廣告是報館經濟來源的生命線，一家報館的收入，差不多全靠廣告費。賣報紙大都總是虧本的，美國報紙自然也不能例外，且美國報紙所刊載的廣告地位，較其他任何各國報紙廣告所佔地位均來得大，這也可說是美國報紙的特徵，就拿紐約泰晤士報來說吧。該報每逢星期日必增出一百多頁，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稿件的增加，一方面却是因廣

告的增多。如若將紐約時報每逢星期日所載的廣告併計起來，就可佔着一百多頁鉅額地位。如果訂了起來，可以成爲一本很厚的書呢。

美國新聞記者記錄新聞的方法，手段是相當的巧妙的。例如某處某日發生了一件驚人的暗殺案，在美國新聞記者的筆下敘述起來，却不是直接的向讀者報告式的作一個發生於某日某處某時被害暗殺的簡括敘述，首先例如像寫文藝般的把某處的地勢風光輕描淡寫寫出來，更把發生暗殺時某處的當時景象一個敘述，然後才言歸根傳說某處於某日某時發生一暗殺案件，被暗殺者姓名及發生時的情形，被殺原因等等，這樣一件暗殺新聞，就被寫成了富有文學意味的文章，一方面看看新聞，同時更欣賞了一篇好的文章。（江雨民）

美國聯合通訊社 U.P. 與合衆通訊社 A.P.

（一）美國聯合社之歷史與特色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美國規模最大的通訊社，是一千二百五十餘家報合辦的聯合社(Associated Press)。這個通訊社，既不是官辦，又不是營利性質的企業，只是報紙合作，以採訪國內外新聞組織，凡官辦及私營的流弊，這個通訊社都可以避免。許多新聞學家，認為這是最合理的通訊社組織方式，雖然攻擊該社的批評家，並不是沒有。

美國聯合社，雖正式成立於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然其起源，遠在十九世紀之中葉(一八四八)。最初紐約幾家大報，爲着共同採訪外埠新聞及國際新聞，有了一個合作的組織，稱爲聯合社以後，(一八六五)芝加哥各報，也爲同樣目的，組織了聯合社爲示區別，紐約方面的稱爲東方聯合社，芝加哥方面的稱爲西方聯合社，當時東方聯合社，原和英國路透社訂有契約，凡路透的國際新聞，東方聯合社有專用之權，及契約期滿，西方聯合社設法，將這個特權奪過來，於是東方聯合社便一蹶不振，而爲西方聯合社所吞併，西方聯合社的總局，也移到紐約來，於一九〇〇年正式成立爲今日之聯合社。當時有社員六百十二人，主其事者爲聯合社之發起人，芝加哥新聞報(Daily News)

主人之斯東氏(N. B. Stone)，社址即在紐約之 Chamber 街。到了一九二四年，遷入新址，在 Madison Ave. 及 4th Street 之交叉點，一九二〇年，斯東氏以年邁退休，於一九二九年去世，繼任總理者，初為馬丁(Roy Martin)，於一九二五年四月，現任的總經理古柏(Mart Cooper)就職。

聯合社最大之特色，為以合作為目的，不是營利機關，故該社章程第一條即規定，「本社以互惠及合作之方法，以採集及交換消息，供給各社員以資料，求經費之節省與效率之增進，而不許有任何營利之行爲，消息不許出賣，亦不許分紅利，一切費用，由社員平均負擔，聯合社之所發新聞，只許社員應用，社外人無權購買」。因此聯合社最高的機關，是社員大會，每年四月，在紐約開會，各社員的投票權，各各平等，由大會選理事十五人，任期三年改選三分之一，每新社員之加入，非得有五分之四社員通過不可，理事會也可選出新的社員，然任何老社員有抗議之權，因為美國所有聯合社的新聞，是最完全的，尤其是晨報，非有聯合社消息，決不足以競爭，故加入聯合社，為很

獲得的特權，有人估計，聯合社一張社員證，值美金五萬到三十萬元。

(二)美國聯合社之組織

現在說聯合社之組織，在理事會之下，是總經理下設一個總局，五個分局，即東局（紐約），中局（芝加哥），南局（Atlanta），西南局（Kansas City）及西局（舊金山），分局之下，又設支局，凡各省省會均有支局，國外方面，各重國家之首都大邑，有聯合社之分局，共三十八處。分局有通訊主任，負全分局之責，主任下有通訊員，至總局組織，本依所轄之五個國內分局而分為各科，現在則依事務性質而分科，國外各分局，均直隸於總局，聯合社之電訊傳遞在過去是由西方電報公司代發新聞電，現在則向該公司租來電報線五十九條，向美國電話公司租來電話線一百十條，專為該社之用，其線路達十五萬英里，因美國有線電網至甚周密，且服務迅速，故未用無線電台。

這個十五萬英哩的電網，又分為幹線與支線，現在最主要的幹線是（一）自紐約至華盛頓之首都幹線，（二）自紐約至波士頓之新英格蘭幹線，（三）自紐約至芝加哥之西

方幹線，(四)由芝加哥向西北到新巴開 (Spokane)，由新巴開沿太平洋岸經舊金山到 San Diego 之太平洋幹綫，(五)由芝加哥到 Kansas City 之西南幹綫，(六)由芝加哥南經 Atlanta 折而達華盛頓之南方幹綫，此諸綫路，以紐約到芝加哥之幹綫為最重要而最忙碌，各省又有分線。凡是消息經各支局，分局，各通訊員，及各報館（聯合社 A.P. 社員）採到，由分局轉達紐約之總局，由總局編輯過，分配過，分別發出於各報，至於有地方性質的新聞，則由各分局或支局直接送發於所轄區域內各報紙而不經過總局，近年以來，美國報紙，對於國際新聞，十分注意，故外國電訊，分量加多，前為德國賠款問題，而訂定之道斯計劃為各國採納時，聯合社自歐洲拍回長五萬字之電報，為新聞史上空前之舉，一九一八年，該社開始與南美各報訂約，四十一家南美報紙，加入聯合社，至在加拿大方面，則與加拿大通訊社 (Canadian Press) 交換電報。

聯合社每天所發電報於各報，平均為七八萬字，除當日的國內外重要消息以外，尚包括商情、科學農業、工業、時弊等新聞，政治談屑，航空、無線電、電影、藝術、戲

劇、運動、音樂等專門性質之消息，至於照相，亦與新聞稿同時發出，有些地方，已可用電氣傳真機傳遞，更有一些沒有時間性的讀材則利用郵寄，如演說稿及條約原文等，因為這些文件，拍起電來，十分廢時間，聯合社往往將牠先拿到，郵寄各報，待演說日子到了，或簽約日子到了，再拍電命各報發表，這種郵寄方法，是一九一三年才開始的，到現在範圍漸漸推廣，據聯合社的經理語人：「美國要人，上了五十歲，聯合社便替他做一篇生平事略，郵寄於各報，以防一旦此人死去，聯合社來不及發表長篇的傳記。如果沒有死，到了六十歲，還有聲望，則聯合社將原傳改正，死的時候，電告各報，說那一篇傳記可用，因此美國各報對於要人死耗，都記載很詳。」

聯合社的新聞，一向着重於客觀的事實，鮮作主觀的論斷，惟近年以來，政策亦略有改變，該社曾指定一個委員會，研究新聞稿內容改進之方針，該委員會報告有下列數點：新聞務求簡潔，可以削短之，每件消息要作有系統之觀察，不但報告事實，亦宜加以說明及解釋。（當大選舉的年度到臨，聯合社也派員出去，考察詢問人民意見，其結

果由訪員簽名發表，這同從前不許簽名的政策，已有不同了），多發運動界新聞，新聞稿要力求生動，刻版的新聞可刪則刪之。國外新聞，要用較有興趣的筆寫出，不要太取嚴重態度，弄得讀者不感到興味。多增本埠新聞及本省新聞，並應發新聞提要（即將當天發生之新聞）先編成大綱提要發出，使各報知道有什麼稿子要到，此項辦法，稱為 Budget System）。

聯合社所以受人稱譽，因為新聞之忠實與不偏不黨，因社員之中，各種各類的報紙都有，共和黨的民主黨的報紙，都用聯合社稿，為不得罪任何一方，祇有取無黨無派的态度久任聯合社董事會主席 Frank B. Noyes（華盛頓明星報的主人）說：「聯合社之組織，專為報紙服務，無政黨派別之色彩，無地域的宗教的及階級的傾向，其真正目的，便是使用最經濟的方法，供給各報以真實，明晰，完全公允的新聞」。社內工作人員，亦均潔身自愛，自有聯合社至今，沒有職員受賄的事情，某次墨西哥發生革命，聯合社某記者在前線工作三天三夜，沒有睡覺，受到該社金錶的獎勵。

(三) 聯合社勁敵之美國合衆社

在美國任何專業，都帶有競爭敵對之成份，通訊專業亦無例外，非法、英、蘇、德之選有一個通訊社，可獨霸全國者，聯合社既採取閉關主義，在同一地區（除大都市外），不許第二個報紙加入該社為社員，以享該社新聞稿之權，（因為老社員不許其敵對報紙為社員故，如 *Union* 反對紐約太陽報為社員，以免其與世界報相競爭）。於是不得加入聯合社之報紙，便要另謀出路，同時因為美國聯合社既代表美國，與路透社哈瓦斯社等瓜分世界為勢力範圍，互不侵犯，故過去在遠東歐洲等處，聯合社失去了發稿之權，這個機會正好為其他美國通訊社利用，現在做聯合社勁敵的合衆社（*The United Press*）及規模較小之國際新聞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及世界新聞社（*Universal Service*）便是應此需要而生的。

合衆社是純粹營業的組織，其新聞稿亦為一千二百五十餘家報紙所採用，然只有九百餘家報紙，是在美國境內，大約都是晚報，其餘的報紙，都在國外，在中國，日本，南

美洲，歐洲等處，合衆社比聯合社更佔優勢力，其消息散在四十個國家，譯成十七種不同的文字，在美國以外，合衆社實在是美國的代言人，現在該社在美國國內，有分局五十餘處，在國外有分局二十八處，國內專電線，達十五萬五千英里，世界重要都會，都有合衆社記者的蹤跡。

合衆社正式成立，在一九〇七年，然其淵源，亦頗長久，在十九世紀，美國本來有一個合衆社(United Press)同當時的老聯合社相競爭，然卒告失敗，一九〇〇年聯合社正式成立，光芒萬丈，被擯棄於聯合社外的報紙，各相團結，在東部各省，即出現了報業聯盟(Publishers Press Association)在太平洋沿岸各省，有司克利普海濱聯盟(Scripps Coast League)中部各省，則有克利普新聞聯盟(Scripps News Association)，後面兩個聯盟，其中報紙，都是司克利普兄弟們的，當時紐約的太陽報(New York Sun)既在聯合社之外，於是單獨組織其國際電訊網，這三個聯盟，便和太陽報合作起來，各分勢力範圍，分任大西洋岸，太平洋岸及不濱海各省的新聞採訪工作，更每年耗以二百萬元代

價，購取紐約太陽報的國外電訊。

一九〇七年，在報業天才 Edward W. Scripps 的領導下，這三個聯盟合併成爲一個通訊社，以李氏 (Clayton D. Lee) 爲社長，司氏爲該社大股東，其餘股票，分由社中職員及各購訂電稿之報館承受，開始營業時社中僅有工作人員十二人，仰賴該社新聞者三百家，國外新聞，因爲路透哈瓦斯等與聯合社已訂有契約，合衆社祇得同各國二流的通訊社，如英國之電報交換社 (Exchange Telegraph Co) 法國之 Fournier 德國之 Hersch 日本之電報通訊社，又澳洲之獨立社 Independent Cable Association 等相聯絡，成立以來，業務大增，在一九二九年左右，即美國聯合社的社員，如芝加哥的新聞報，及紐約的論壇報，都訂購該社之電稿，最近聯合社最基本社員之紐約時報，亦採用合衆經理職，自李氏去職，由 Roy W. Howard 担任，後改由青年記者 (三十八歲) Karl August Rickert 担任，時爲一九二〇年，現任社長則爲 Hugh B. Baillie。

合衆社之電稿，素以開明而公允見稱，尤其是所傳消息，不替外國政府說話，爲其

優點，其自標榜的營業目的爲：「以客觀公平的態度，來供給全世界的消息，而不帶一點民族的，宗教的，區域的，經濟的或社會的偏見」，該社負責人物，都是進步思想者，於科學發明，儘先採用，據說長途電話之應用於傳遞新聞，電傳打字機之裝置，均由該通訊社首倡，自無線電廣播流行，該社首先感到其在新聞方面之影響，一九二四年美國大選，該社藉全國廣播電台之大接線，報告選舉結果，成績甚佳。

合衆社在南美洲各國勢力，非常偉大，其南美總社，設於阿根廷京城 Buenos Aires 南美各國的京城，都有分社，南美各報，差不多都採用該社消息，與哈瓦斯是勢均力敵的，英國方面合衆社之總社設於倫敦，歐陸方面總社設於柏林，各國首邑亦有分社，茲將合衆社之國際通訊網，佈置情形，列表如次：

總社——紐約二二〇街與四十二馬路交叉點

一、倫敦社——採訪英國消息

二、哥本哈根社 (Copenhagen)——採訪斯堪的拿維亞半島消息 (瑞挪丹等國)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 三、蘇藩支社(Neuch)——採訪瑞典及中歐各國消息
- 四、阿姆斯特丹社(Amsterdam)——採訪荷蘭比利時消息
- 五、巴黎社——採訪法國消息
- 六、米蘭社(Milan)——採訪義大利消息
- 七、哈瓦那社(Havana)——採訪古巴消息
- 八、墨西哥城社——採訪墨西哥消息
- 九、客拉客斯社(Carcos)採訪南美威內瑞拉國消息
- 十、波哥大社(Bogota)——採訪南美哥倫比亞消息
- 十一、里馬社(Lima)——採訪南美秘魯國消息
- 十二、里約熱內盧社(Rio de Janeiro)——採訪南美巴西國消息
- 十三、聖地亞哥社(Santiago)——採訪南美智利國消息
- 十四、俾宜諾亞里斯社(Buenos Aires)——採訪阿根廷，烏拉圭，波利維亞，及巴拉

飛等國消息

十五、上海社（在上海大美晚報樓上）——採訪中國消息（重慶有通訊員王君）

十六、香港社（在 Wyndham 街二號）——採訪香港消息

十七、東方社（東京郵政信箱四三五號）——採訪日本消息

十八、馬尼拉社（在小呂宋威爾遜大廈六樓）——採訪菲列賓消息

（四）合衆社在遠東之活動

美國合衆社在十幾年以前，便在中國發稿了，抗戰以前，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香港等處，均設有分社及特派員，因為他不是通訊大同盟的會員，所以過去不受盟約之限制，該社社稿，過去除供給大美晚報華北明星報及字林西報等英美報紙外，更與我國外交部所辦的國民通訊社合作，由國民通訊社將合衆社的新聞稿譯成中文，即用國民社的名義發出，該社之遠東總社，設在東京，指揮中國日本及菲列賓等處之分社及通訊員，中國方面的分社，以上海為主，主持上海分社的人，過去如 H. R. Hines，如

ndall, Bond 等，均美國第一流新聞家；而 *W. E. B. DuBois* 對於中國革命，頗示同情，當國民革命北伐以前他個人與陳友仁孔祥熙友善，對國民黨表示友善，對國民黨表示友善，與美國駐華前公使麥美雷 (Macmertry) 鬧過糾紛，彼現為大美晚報主筆，去歲曾受汪逆偽政府驅逐出境之威脅，合衆社現在已同中央社成立契約，其電稿以中央社某日某地合衆電名發表出，現在駐華經理為 J. R. Morris 氏與中國知識界，頗為友善，與董顯光副部長等，時有過從。

尾聲

以上介紹美國二大通訊社概況畢，尙有不可不提及者，即合衆社事實上主人賀華德 (Roy Howard) 君是也。賀華德君為美國報界數一數二人物，彼一身兼為合衆社，司克利普頓華德報團，及新聞企業組合三者之主人，在美國政治界，頗有左右之力量，而於其言論，亦極有影響於世也，彼個人與美國總統登松為密友，其主張可以影響登松之政策，遠東問題發生，自宜方面，亦極尊重賀華德之意見。彼於去歲曾漫遊遠東，亦曾

一度來竟與吾當局有所會談。此人思想相當進步，惟有人謂彼不若司克利普氏站在平民方面說話（民族週刊曾撰自司克利普到賀華德一文計之）。在這東風雲之中，賀華德之態度如何，較哈新德態度尤足注意，蓋報王哈斯德已成風燭殘年，過去之人物。「江代有名家出，共傾風騷幾十年」。此之謂乎。（馬星野）

介紹美國國際新聞社

這三四個月來，重慶的報紙，有個新的新聞來源用一個新的方式出現，新的來源是「國際新聞社」，新的方式是「中央社據」。這個社」，已不是新的了，不過在很多中國讀者面前，也許是新的，所以稍為介紹一下，希望有些微補助於讀者。

「國際新聞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是一個美國的通訊社，是美國報業大聯合會(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的一個企業，創始於一九〇六年，現在已有二十四年的歷史了。

國際新聞社的創辦人赫斯脫，是哈佛大學的學生，對新聞事業，很有興趣，最初為

報社及通訊社做憑證具，而辦「舊金山試驗報」(San Francisco Examiner)於舊金山，其後即遷往紐約。而辦「紐約日報」(New York Journal)於紐約，均當於一九八七年以前，均著是在一九五五年。由太平洋岸發展到大西洋岸來，使他的新聞事業更趨於發達，由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六年間，他先後又在波斯頓，紐約，芝加哥，倫敦等處設報社，以應自己的報紙的新聞的需要，乃創辦國際新聞社，自己供給。

該社所辦的報紙，相當龐大，總社設在紐約，海外設有分社，或有特派記者，茲把它的分佈，分別列開如下：

(一)歐洲 歐洲有九個分社，除法國有一個之外，英，德，意，匈，波蘭，挪威，瑞典都設一個。

(二)亞洲 亞洲有五個分社，日本，印度，菲律賓，馬來亞，香港，各設一個，重慶有一特派記者，未有分社。

(三)美洲 美洲有五個分社，墨西哥，阿根廷，古巴，巴西，哥倫比亞，各設一

個。

(四) 海洋洲及非洲，這兩洲共有四個分社，夏威夷，新錫蘭，澳洲，南非洲各一個。

國際新聞社和其他的通訊社，一樣有它的特色，這個特色是由赫斯脫的政策蛻變而來的，即是說，有價值的新聞，不給人先佔，有才能的記者，不給人先聘，赫斯脫對這兩方面，是不惜重資的，從這個政策蛻出來的特色，就是 *Sensation* 和 *human interest*。所以戀愛、情死、盜劫、詐騙、戰爭、災禍都是誇張地記佈出來。所以外國記者羣中有句流行語，凡遇不大可靠的消息就歎道：「啊！INS」，意即國際新聞社也。

從十一月起該社有個特派記者在重慶，這個人，也值得介紹的，他是約克，巴爾亭 (Jack Belben)，是年在三十多的經驗，很多學識很好的，一位美國的青年記者。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他跑到中國來，在戰區在後方，都做過縝密的新聞工作。

他在中國旅行過很多地方，得有一個很大的印象，就是中國人的不可侮辱，無論到

什麼地方，他都問及生活和對抗戰的前途的態度，在他的意料中，每個人會用一句老話，「沒有辦法」，可是相反的他們却嘻嘻地毫不在乎地高唱必勝必成的將來。

他每天除採訪新聞外，對中國的經濟很有研究興趣，已在收集資料，為雜誌寫特稿，也許將來，又要寫一本書呢。（李龍）

美國報界之王——哈斯特

哈斯特是美國的一報界之王，也是美國有數的富豪之一；他是美國報界的拿破崙；是美國社會與政治的權威者。他擁有美國十七個最大的都市裏的二十九家報紙，在這十七個大都市裏，哈斯特的報紙，每天的銷數達一千萬份，其餘各家報紙則僅銷一千五百萬份。除報紙外，哈氏還辦有多種雜誌，它們的銷數總計也有數百萬份。所以，甚至在全世界他都具有很大的一種勢力，所有的官吏和政客，都想獲得他底歡心，華爾街的財團，也不能不常常對他底行動側目而視。外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常常在注視他底態

度，他在今日世界中，真是一個「無冕之王」。

哈斯特一八六三年生於美國的舊金山加里福利亞省，父親喬治赫斯特，在黃金狂時代，採金致富的；他是擁有幾千萬家產的參議院的議員兼許多的金銀銅礦的礦主。哈斯特少年時代，在故鄉加尼福尼亞過生活，十九歲那年才入哈佛大學讀書；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富家公子，非常放蕩，對於所修的課程毫不注意，時常幹些開玩笑的把戲，作弄同學和教授。但他天資極高，當他參加學校新聞編輯時，發揮他頑皮愛搗蛋的天性；終於因鬧得太兇而受到退學的處分，一八八二年走出了哈佛的大門。

這時，他回到紐約去住了一年，他很有興趣於新聞事業，於是便要求父親給他工作做，他父親提議給與他兩條路給他，可是他回答父親道：「不，我要辦報！」這使他父親非常驚異，技巧這時他父親政治的野心正很強烈，而且舊金山「審判者報」適時潰潰於手，已把執管權移轉給他，於是他便依順了他兒子的願望，叫他去接辦。

哈氏一接手，便致全力於報紙的發展。不久他父親逝世，將所有的財產交給他的母

親，而他的母親便將幾百萬的金元投入她兒子的新聞事業。起初哈斯特每年要虧本一百萬金元，他的母親知道了，便說：「太不掙氣了，若是照這樣下去，三十年後你就要把家產敗得精光了」。一九一九年，當她棄世的時候，哈斯特繼承了八百五十萬金元的財產和許多的礦場，從太平洋岸的舊金山到大西洋岸的紐約去和他在學生時代非常傾倒的紐約世界報競爭，他將自己的報紙大加改革，在內容和編輯上都力求新穎。僅僅兩年功夫，他便把他的報紙變成了大西洋沿岸第一流的新聞，銷路也佔了當時農報中的第一位；但他對此並不滿意，他還想實現他新聞托拉斯底企圖，一八九五年以十八萬元收買了當時銷行最廣的紐約日報；用三萬五千元收買了紐約世界報星期增刊的編輯柯達特及其部下，後來又羅致了世界報的晚刊編輯主任勃列斯本，以充實紐約日報的陣容。同時減低定價，增選新聞漫畫，傾全力與當時各報競爭。一方面他更在編輯和營業方針上，顯展出他的詭秘的巧妙的手法來，他鑒於一般人都愛好刺激，尤其是官能的刺激，所以在紙上盡量多載些離婚，殺人，傷害，凌辱，暴行，欺詐，賭博，以及街頭巷尾的豔

聞逸事等等糜爛末梢神經的新聞。

哈斯特是一個天才，他爲使自己的報紙有更好的銷路起見，什麼方法都想得；美國戰爭幾乎可以說是他製造出來的。一天他在報上看到一條電訊，記着西班牙屬地古巴共和國大總統的親屬席司納小姐，因參加獨立運動，被處徒刑二十年，即將押赴非洲海岸幽禁的消息，於是便在自己報上披露了一篇文章表示對席小姐的被囚非常同情，準備向西班牙女王請求釋放，要求全美婦女界署名參加。一面刊載了許多西班牙壓迫古巴的新聞，以激起國人熱烈熱情緒。結果竟惹起滿城風雨，美國人的熱情爲營救古巴小姐而沸騰，至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止，被哈氏動員的著名婦女有好幾萬，於是他便進行第二步，派了許多記者到古巴去，在洛柯吉監獄前住下，作直接的營救工作。到了十月十日那天，紐約日報第一頁上果然刊出了「本報記者已救出席司納小姐」的駭人聽聞的大標題，下面記着記者奮勇破獄，已幫同小姐喬裝逃出，在美國旗保護下到了紐約。這一來，全美人士固然熱狂歡騰，可是美西之間惡感也因此愈益加深。不久美國派駐在古

巴拿馬運河軍艦美櫻號突被人炸沉，哈氏便在報上故意擺佈疑陣，一面登載懸賞徵求：「能查明炸沉美櫻號的是誰可得五萬元賞格」。一面公開主張對西班牙宣戰。同時他自已跑到白宮去見大總統他的煽惑終於成功了，美國真的向西班牙宣戰了。結果，美國戰勝，哈氏的報紙也發了大財。據說威爾遜之組織國際聯盟，而不參加國聯；哈定柯立芝及羅斯福之不能加入國際法庭，也都因他底反對所致。因為他是一個極端的國家主義者。

哈斯特備有三萬一千個男女和女人，及一百位行政人員，全世界各國都有他的通訊人員，事情無論大小都要經過他的手。在去年他擁有三十家報館，約值五千萬金元。他又在十三種雜誌，其中的六種是在英國發行的。在好萊塢投資甚多，屬於他的無線電台有八個。在墨西哥，他有一個「巴比科拿」大農場，廣九十萬英畝，他在加里福利亞州的一個「山森米安」堡的產地也有二十七萬英畝。其他還有七個大農場，油井，在墨西哥的森林，在佛羅里達的木廠和一個很大的果樹園。他又是一位偉大的收藏家，他的甲冑與

掛氈之收集可以算得是全美國最佳的。在他的紐約的古玩倉庫中，藏滿了些海外各國的珍玩，在古玩方面他已經花了二千萬金元，至於他的全部財產至少值一萬四千萬金元。

哈斯特在他的「山森米安」堡住得厭了，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加里福尼亞州他的五萬英畝的一露頓「堡逗留下來。那裏的建築物，好像玩具的房子，隱藏在參天的松樹下哈氏住在一個可愛的巴維里亞式的村子裏，那裏的房子由藝術家威利裝飾以德國神仙故事的圖畫。今年他已有七十九歲了，但是他還和年青時一樣的管理着大大小小的切事情，他有五個兒子：最大的有三十多歲，最小的不過二十一歲，他很鍾愛他的兒子，但是他還不肯選定其中的一個做他死後的事業繼承人。（彬然）

美

國

五
三

(二) 蘇聯

蘇聯的報紙(一)

蘇聯的報紙銷路自一九二八年以後，便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恆定向上增加的傾向，及第一次五年計劃終了時，即一九三二年銷數的數字是超過了以前四倍。各報中銷路最大的是真理報（弗賴佛達），及新聞報（伊士維司棲亞）前者日銷一百七十萬份，後者日銷一百六十萬份。

蘇聯近年埋首於巨艱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報紙都響應着建設政策而不斷地宣傳，所出各種工業的專門報紙也很多。

最值得稱述的是蘇聯職工通訊員的組織。每一種的蘇聯報紙都有很多的職工通訊員，有時有數千之多，他們從全國各地送報告到報館里去。這些通訊員是担任各種職業

或專門技術的人民，因此之故，蘇聯的報紙能將全國各部份的行動和事變都反映出來，生活的每一面都紀錄下來。（職工通訊員一九二五年全國有十四萬人，一九二七年三十三萬五千人，一九二八年五十萬人，一九三〇年二百七十萬人）。

蘇聯又盛行壁報制度，在每個工廠，機關，社會，或集體農場中，都有壁報出版。壁報上除了討論本身問題的文章外，也研究全國的重要政治經濟問題。壁報的數量是計算不清的，但至少也有幾百萬份。

蘇聯重要報紙的名稱如下述：

真理報

新聞報

莫斯科工人

莫斯科晚報

少年真理報

社會主義者農業報

農民公報（兩日刊）

汽油

汗血

技術（三日刊）

經濟生活（二日刊）

木材工業

皮毛工業

食物工業

輕工業

向實業化之路

向集體化之路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文學報

蘇維埃藝術

電影公報（每年六十期）

廣播公報（又）

（乙）地方報紙

部也蒙兀兒真理報（弗呼烏丁司克）

車也平司克工人報（車也平司克）

（紅色卡里力亞（彼得羅柴華德司克）

紅色巴升基亞（烏發）

紅色克里米亞（信飛堡）

紅色鞏固（卡仁）

紅旗（塔根羅）

紅旗（滿參旗）

紅星（塔什干）

燈塔談話（蒙巴司托堡）

鐵錘（羅斯托昂唐）

俄國前真理報（俄察爾）

伏爾加真理報（薩刺托夫）

東方真理報（塔什干）

無產階級真理報（基也夫）

工人之路（史謨里司克）

蘇維埃西伯利亞（諾伏西比爾司克）

北方工人報（也羅可拉夫爾）

唐埠真理報（唐埠）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太平洋之星（哈巴洛夫斯克）

工人真理報（彭薩）

烏來爾工人報（司維得羅夫斯克）

外貝加爾工人報（赤塔）

東方之朋（暢飛里司）

蘇聯報紙種數銷數表

年 份	種 數	每 日 銷 數
一九一三	八五九	二・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	五〇七	一・五三二・九一〇
一九二四	四九四	二・二八八・〇八〇
一九二五	五七九	六・九五六・〇九八
一九二六	五九一	八・二八一・八二〇

一九二七	五五六	七·五七七·一〇四
一九二八	五七六	八·八〇一·〇〇〇
一九一九	六〇五	一二·五二一·〇〇〇
一九三〇	—	二二·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一	—	三五·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	六·六七四	三六·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	九·七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四	一一·四〇〇	三六·五〇〇·〇〇〇(霍丘)

蘇聯的報紙(二)

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曾經寫過一篇題名「資本主義與報紙」的論文，在這篇文章裏他引證了許多有趣的事實，說明俄國資產階級新聞界的論理學。例如，有一位

斯爾沙列夫者，犯了搶劫罪而被「新時代報」編輯部免了職，他就發表了一本書，揭露該報館中一切腐敗、受賄、諂媚的醜史，作為報復。

斯爾沙列夫說到有一次，倫敦馬可尼無電公司的代表到他這裏來，請他替俄國馬可尼亞公司註冊，替該公司起草一份特許狀。這工作的報酬定為一萬盧布，而且簽了合同。

「名譽掃地的斯爾沙列夫，」列寧寫道，「說明不只他自己爲了這筆錢出賣給資本家，而且整個「新時代報」也出面「運動擁護該項特權」，這樣出賣整個報館所得的報酬，是電報費打個對折，另外在該公司董事會上，以創辦者的地位分五萬盧布的股分」。

報紙和革命

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所創造的新社會秩序，燬滅了一切啓蒙工具（包括報紙）中的

腐敗的體系。

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並不廢除報紙的自由，只有那些因革命使他們失去了自由出賣了報紙騙取千萬鉅款的機會的人，才固執地說革命廢除了報紙的自由。革命是廢除了收買新聞和出賣報紙的自由；廢除了賄賂作家和新聞記者以及為富翁私利而捏造輿論的自由。

並且，報紙是被革命解放了，從一切物質依賴中，從辦理報紙的卑賤角色中解放出來了，新聞記者也被革命解放了，從必須違背自己良心而寫作，必須為社會小集團的利益而寫作中，解放出來了。

這種轉變，創造了報紙真正的自由的種種條件。

在蘇維埃人民從長期英勇鬥爭中所獲得的種種權利裏面，規定於蘇聯憲法第一二五條中保證蘇維埃公民「為適應勞動人民的利益，以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種種權利裏面，更有報紙的自由。

「此等公民權利之保障，爲：供給勞動人民及其組織以印刷、紙張、公共建築物、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實現上述目的之必要物質條件。」

沒有優良的印刷所，沒有勞動階級的合法組織，從最小的到包含幾百萬勞動人民的最大的組織，沒有最廣大的集會的自由，便沒有報紙的自由。」

「要考察蘇聯的情形，」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和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中曾經說過，「請到工人之區域裏去，你將會發現最好的印刷廠，最好的新聞俱樂部，最完備的紙廠，最完備的墨水廠，生產報紙所必要的原料，巨大的會堂——這些以及其他的許多東西，都是爲勞動階級報紙的自由必要的，都是完全由勞動階級和勞動羣衆自由使用的。」

蘇聯報紙的方針

蘇聯的報紙是教育羣衆的最有力的工具。布爾什維克黨，一向以服務民衆的利益爲

唯一方針，所以每天都通過報紙，用人民所懂得的一種文字，和他們談話，解釋黨的政策，根據人民利益而提出的政策；提高廣大的羣衆積極性，組織他們的意志和自然的原始力量鬥爭；反對舊的偏見。通過報紙，布爾什維克黨教育人民建設一種新的生活，和一切阻止向這種新的生活邁進的障礙物搏鬥。

民衆的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正堅定地成長着；在一切生活領域中正被引入積極參加國家行政的人民，愈來愈多。這就使蘇聯報紙擔負了日益重大的任務，一方面作爲一個教育者，一方面作爲領導人民參加管理他們公共團體和國家事業的一種工具。

全部蘇聯報紙——從莫斯科大報到一切工廠、國營農場、機械曳引機站的報紙，者或有任何一個發行所裏、一個大學裏、一個寄宿舍裏，或是紅軍的一個部隊所出版一張壁報——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決不自我阿諛，自我吹噓。它是充滿了工作缺點的批判，各種各樣人民（從普通工人或集體農民，到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政府委員）的短處和錯誤的批判。

自我批判的任務

自我批判，是布爾什維克手中的一個有力的武器，而且永久被他們在運用中，也是蘇聯新聞工作中的主要方式。在這裏，不再有單由少數人高高在上「寫下」文章來統治他們的讀者這一種事情了。天天在各種不同報紙中發表成百千篇論文，小品文、韻文、和特寫等的作家，却是工人，集體農民、學校教員、醫生、演員、學院會員、紅軍將士、和家庭主婦。他們不問是誰犯了過失只要一看到有了什麼短處，他們就老實不客氣的批判，不是以個人營利爲目的，不是以諂媚他們領袖或上司爲目的，而是以努力改進某一地方政治或藝術，科學或生產，文化或日常生活爲目的。

蘇聯報紙正以無可比擬的速度向前發展着，而且對羣衆發生了無可比擬的影響。

報紙在蘇聯已成爲蘇聯男女的一種生活必需品。只要告訴你，全國各區百分之九十八有他們自己報紙，這些報紙的每年發行額總計十七萬八千九百六十萬份；報紙出版

的數目僅僅莫斯科一地便有二萬五千種，他們有二十五萬的經常通訊員；這就足夠證明
了。蘇聯報紙和負有發揚人類意識責任的蘇聯報紙之高尙思想，清白、廉潔，使新聞界
博得了驚人信譽和聲望。

自然，蘇聯報紙並不是沒有它的大小缺點。這種缺點存在的一個原因，就是由於事
實上有那些新的青年的新聞記者，過去是工人農民最近幾年才開始參加新聞事業，所以
還不會達到必要的專門水準。

新聞節的意義

新聞節，蘇聯規定于五月五日舉行慶祝，是爲了評論蘇聯的新聞工作，批判每一個
報紙（從主要的中央機關報到工廠壁報）的工作，和爲了消除他們工作中的缺點的好機
會。

蘇聯報紙是蘇聯千百萬民衆的忠實的代言人。他指出人類最好的最進步的希望，現

在正由蘇聯人民實現了。

社會主義用報紙提高羣衆的文化，以共同生活的人道思想教育他們，培養同胞愛、對國家社會負責任、熱愛勞動、以及爲全世界和平而鬥爭等等的情感。（莊啓東譯）

蘇聯的新聞專業

蘇聯的新聞與出版事業發達的情形，可說是現在世界上所罕見了，英國的名著作家安息得尼·韋伯（曾著有『蘇維埃共產主義』兩大卷），在一九三二年夏天曾到蘇聯旅行過，他當時做了一個統計，說蘇聯所出版的書籍、小冊子和報紙的數目，差不多已等於英國、德國和美國所出版的書籍的總和了。我們直覺地看起來，蘇聯出版的書報的數量，一定是多得可怕；數量的確是大，是多，但無論它怎樣大，怎樣多，它還是趕不上需要的龐大與迫切。

我還記得最初滿天纔到莫斯科的時候，有一件事頗引起我的奇怪的，就是馬路上聽

不到叫喊賣報的聲音，也看不到報的人挾着賣報紙在街頭奔跑。難道莫斯科沒有報紙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後來發現了：當每天早晨七八點鐘日報出版的時候，或是下午五六點鐘晚報出版的時候，就看到有成百的人排成宛如「長蛇陣」的隊伍，鶴立在後面的賣報亭前，等待報紙的來臨。蘇聯每天出版的報紙，最多的是兩百萬份，最少的也有二三十萬份至五六十萬份，但它很快地就全數銷光了，過了時間你就不想買到當天的報紙。書籍也是同樣的情形，就是書從來不會放在書架上等待顧客，而是顧客跑到新舊書舖裏去搜購和尋覓書籍。蘇聯的書，通常總是上萬本的，只有較專門的和科學的書籍纔限於幾千本，但它也很快地就銷光了。你試到莫斯科任何一家書店去，買一本小托爾斯泰的『糧食』或是蕭洛浩夫的『靜靜的頓河』吧，店員會告訴你，『對不起，早已賣光啦！』在蘇聯，一本新書出版了之後，少則幾天，多則一個禮拜就會全數賣光的，也少有一本書是放在書架上去蠹虫的。息得尼·韋伯曾寫過這樣一段話：

「對於各國的出版所最驚奇的，就是一九三二年出版黑格爾的『科學百科全書』

時候情形了。這本書中包括有黑格爾的「邏輯學」，這甚至對於具有相當的讀者，都是一本最困難的著作。俄文譯本共印了五千本，在五天之內就完全銷光了。……

蘇聯近年來人民對於書籍需要的情形，是世界歷史上所罕見的了。

蘇聯的新聞出版事業這種龐大發展的情形，正是蘇聯人民物質生活與文化水準高漲的表現。

現在我就先從報紙來講起吧。

自從十月革命以來，蘇聯新聞事業突飛猛進的情形，已是一件「白紙黑字」不可否認的事實了。這裏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報紙數量和銷數的激增，報紙發行地域和讀者的廣泛，以及民族文字報紙增加的情形。講到報紙的數量和銷數激增的情形，我們不妨先從帝俄時代來講起。在帝俄時代，報紙的數量和銷量，是小得可憐的，一九一三年時，全俄國不過只有八百五十九種報紙，總銷數是兩百七十萬份。這種報紙貧弱的情形，到了十月革命後尙開始發生了轉變，到了一九三二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一

年)時，報紙的總數已增加到六千六百七十四種，總銷數則增加到三千五百五十萬份，拿這個數目來和一九一三年的數目相比較，就是報紙的總數增加了七倍以上，總銷數增加了十三倍之多，到了去年，全蘇聯的報紙已增加到八千五百五十種，總銷數增加到三千七百五十萬份，這是怎樣一個驚人的數目呀！

進一步講，報紙數量和銷數的激增，也就是報紙發行地域廣泛和讀者衆多的表示。在帝俄時代，報紙發行的地域，僅限於聖彼得堡、莫斯科、基輔及其他幾個重要的工商業中心，而讀者也只限於一般智識份子。據統計所載，當時全俄羅斯的人口有三分之二是文盲，不能讀書寫字；鄉村人口的總數是一萬一千五百萬人，這些人甚至終身都沒有看過一份報，沉溺於無知的黑暗深淵之中。講到現在，這種情形是完全改變了，報紙行的地域已遍跨歐亞兩洲，無論是在中央亞細亞、西北利亞、遠東、甚至遠在北極圈以內的地方，都有了印刷的報紙了。由於掃除文盲，和人民物質與文化生活高漲的結果，讀者總數也隨之增加了。同時因為蘇聯的報紙是多方面的，舉如各業有各業的報紙，

工廠有工廠的報紙，農場有農場的報紙；像『農民新聞』還專為識字不多的農民編印一種大字版的報紙，用淺鮮的文字來寫最複雜的問題，文字既通俗，復又一目了然，這也是造成讀者廣泛和衆多的一個原因。

除去這兩個特點外，民族文字報紙的增加，也是蘇聯新聞事業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在在前面已經講過多次，沙皇俄羅斯是一個『民族的牢獄』，很多的民族當時都遭受到沙皇專制政體的愚化與壓迫，其中有不少的民族，不僅在文化上是落後的，他們甚至連供書寫用的文字都沒有，當然更談不到發行及印刷報紙了。只有十月革命之後，這些連壓迫的民族方得到解放，發展了他們的新民族文化；許多沒有文字的民族，方創造了新的文字，已在四十多種以上。講到民族文字的報紙，在一九一三年時，只有二十四種民族文字，而現在則已增加到七十種文字以上；假如以報紙的種數來講，俄文的增加了八倍，各民族文字的增加了二十六倍。以共和國來講：蘇俄目前共有五千七百六十一種報紙，代表五十四種文字；烏克蘭一千五百七十種報紙，共代表八種文字；喬治亞一百三

十四種報紙，共代表十種文字；喀什克斯坦二百八十六種報紙，共代表三種文字；烏茲拜克斯坦二百零八種報紙，共代表七種文字；塔傑克斯坦從前也是沒有報紙的，現在有了六十種報紙，共代表五種文字；塔傑克斯坦從前也是沒有報紙的，現在有了七十二種報紙，代表三種文字，此外更有無數的小民族，現在也有了他們自己語言文字的報紙了。

講到蘇聯的報紙，我們可以按它的性質和地域，分成中央報紙，地方報紙，機關報紙，工廠及農場的報紙以及壁報等，現在可以摘要的介紹幾種報紙於此。

在蘇聯中央的報紙中，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報紙，就是『真理報』和『消息報』。『真理報』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創刊於一九一二年，到今年已有二十八年的歷史了。這個報紙最初是由工人們集資創辦的，它最初的編輯人員就是列寧，斯大林及莫洛託夫等人。這個報紙不僅是布爾塞維克的報紙，同時還是工農們的真正喉舌，和組織工農羣衆的最有力的利器。我們只要看看在一九一三年四月至一九一四年四月這

一年間，『真理報』共登載過一萬一千一百十四封工農們所寫的信，平均每期中登載四十一封信。這個報紙是在革命烈火中鍛鍊出來的，它被沙皇政府封閉過好多次，但在每次封閉之後，它隨時即用新的名字出版，所以『真理報』又曾有過『北方真理報』，『擁護真理報』，『勞動真理報』，『真理之路報』……這許多名稱。當時『真理報』的銷路僅有四萬份，但由於它是工農的報紙，所以它有千百萬的讀者，每份報紙都被很多人傳閱着，甚至在沙皇政府最黑暗的反動年代中和最困難的條件之下，這個報紙還是會秘密地傳到工農們的手中去。現在『真理報』有兩百萬份的銷數，銷行全蘇聯各地；它在莫斯科有一所規模宏大的印刷工廠，除發行『真理報』外，還印刷多種雜誌，畫報及兩種報紙：一種是給青年人看的，稱為『青年團真理報』；一種是給兒童看的，稱為『少年先鋒真理報』，這兩種報紙俱直屬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銷路各在五六十萬份以上。

『消息報』又名『新聞報』，過去也有人譯為『伊士瓦斯太報』，代表蘇聯政府，

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這個報紙係創刊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蘇聯政府最初所頒布的兩國著名的法令：和平法令及土地法令，即刊載於此報上，現該報銷數僅次於『真理報』，共一百六十萬份。

在地方報紙中，差不多蘇聯每一個城市都有一種代表地方黨政機關的報紙，如莫斯科有『工人莫斯科報』及『莫斯科晚報』；列寧格勒有『列寧格勒真理報』；基輔有『共產黨員報』及『布爾塞維克報』等。這許多地方報紙，在蘇聯全國的報紙中俱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機關報紙方面，蘇聯每一個人民委員會都有自己的機關報，如代表國家計劃委員會及財政人民委員會的是『經濟生活報』，代表國防人民委員會的是『紅星報』，代表各重要工業人民委員會的是『工業報』，代表農業人民委員會的是『社會主義農業報』，代表教育人民委員會的是『共產主義教育報』，代表全蘇聯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的是『勞動報』，這些報紙主要的是反映各產業部門及各機關的生活，銷數俱相當可觀，自十幾

萬份以至二三十萬份不等。

講到工廠和農場的報紙，這也是蘇聯的新聞事業的特色之一。這些報紙遍佈於全蘇聯各地的工廠農場及機器拖拉機站中，總數在三四千種以上，而且多半是鉛印的。在工廠報紙中最著名的，就當推列寧格勒橡皮工廠的『紅三角』，列寧格勒斯大林鋼鐵廠的『斯大林者』及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的『趕上及超過』報等。這些報紙的銷數，俱在五萬份至兩萬份之間。代表農民的報紙，其中有一種規模最大並且屬於聯共黨中央的：這就是在莫斯科出版的『農民新聞報』，銷數是一百八十萬份。這個報紙的樣張並不大，有如桂林的『救亡日報』，延安的『新中華報』和本報的華北版，共計四個，篇幅雖小，但是內容非常精采，同時又因為農業地區不同，所以前三面的內容，大致相同，而第四版則為地方版，銷行於特定的區域內。『農民新聞報』每週俱附有增刊，此外又發行許多雜誌及刊物，其中有許多是用民族文字編印的。主要的幾種刊物，就是『農婦』，『集體農場兒童』，『集體農場場員』（文藝刊物）及『集體農場戲劇』等，此

外尚有給文盲看的讀本及大字刊物等，種類真是繁多，不下數十種。這些書報雜誌，在鄉村間的賣報亭上到處可以看到，在城市裏面的賣報亭却反而看不到。

在當地值得特別提及的，就是蘇聯的工廠，農場的報紙，俱有他們自己的通信員，在工廠中的稱爲『工人通信員』(Balkor)。在農場中的稱『農村通信員』(Selkor)這些通信員本身就是工人和農民，所以他們一方面負有本身的工作，一方面爲報紙寫通信，同時還又負有指導及組織工作的責任，這也就是列寧所謂『集體的宣傳者』及『集體的組織者』之意，舉如在克拉斯諾達爾斯克區有一個『集體農場之旗報』，它的通信員即在九百人以上，又如基輔省有一個『斯泰漢諾夫工作者報』，即有二百五十個農村通信員，並照常收到在紅軍中服役的三十四個通信員的通信稿件等。

以後就可以講到壁報。壁報有用手抄的，有用打字機打成的。在蘇聯差不多沒有一處不辦，一處學校，一處團體沒有自己的壁報，其中有日刊的，有週刊的，有旬刊的，像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工廠機械修理部所編的一種日刊壁報『修理』，他已有八九年的歷

史，通信員達一兩百人以上。壁報的內容除文字外，還有照片插圖及繪畫等；文字的內容除表現一個機關或團體的動態之外，也有各種檢討工作的文字，所以壁報在蘇聯也是一個「自我批評」及「自我檢討」的最有力的利器。壁報的種類也是繁多的，當一九三三年時，蘇聯有一艘企圖打通北冰洋航道的「乞留斯金號」輪船，自在那霍茨克海沉沒後，全船的人就暫時在浮冰上居住，並出版了一種壁報，題名為「不投降」，其中載有由無線電中所接到的消息，新聞則是用鉛筆寫的，並附有插圖，這可算是蘇聯僅有的一種壁報了。

除壁報之外，蘇聯的其他幾種新聞機關，也可以附帶地講一講。在通訊社方面，蘇聯有一個代表官方的通訊社，這就是塔斯社。這個通訊社有一個很完備的通信網，通佈於全蘇聯及全世界各地，在我國上海及重慶兩地亦設有分社。在新聞攝影方面，就有一個蘇聯新聞攝影社(Sovysito)，專供給報紙以各種照片等。在電影方面，即有蘇聯新聞紀錄片攝製廠(Souznakino khrovtia)專攝製新聞影片，供電影院開演，該影片廠會派名

攝影記者卡爾曼到我國來，攝製抗戰影片，現在卡爾曼所攝的『中國在鬥爭中』這部影片，已上演的蘇聯的銀幕了。在蘇聯各地，還專有一種新聞電影院的設備，開映新聞片，觀衆們只要花幾十個戈比，在短促的一二十分鐘之間，就可以一覽目前各種的新聞了。

蘇聯的新聞事業全是國營的或公營的，它不僅是報導和代表民衆發表的喉舌，它還是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最有力的利器。我們在蘇聯的每一座賣報亭上，都是可以看見兩句話，一句是列寧說的：『報紙不僅是一個集體的宣傳者及鼓動者，同時還是一個很好的集體的組織者』：一句是斯大林說的：『報紙是我們黨的最銳利而有力的武器』，這兩句話，可說是表現出蘇聯新聞事業的整個兒的作用和特色來。（戈寶全）

蘇聯的新聞界

新聞紙的銷路，與美國近似的國家就是蘇聯。從一九二三年沙皇時的二百七十萬份

的銷數已增加到四百萬份。蘇聯新聞紙的產量依此增加，則在下一年內，即可佔取世界第一位。蘇聯在書籍的出版方面，已獲得世界之首位了。

在一個晚近國內民衆遠大多爲文盲的國家，新聞事業有如此驚人之進步，實是一件令人迷惑的事。這件事是需要一本專書來講述的，而奇異的是迄今還從未被人提起過。關於蘇聯的劇場，學校，青年，婦女，心理，倫理各方面，都有人着書論述，但關於新聞事業方面，却無人寫過一本書。

蘇聯之對於我們，似乎仍被視作爲人擁護或反對的一種論爭的革命觀念。許多朋友和聽講者向從蘇聯歸來的遊者必問的問題是：

「蘇聯的出版業是否由政府統制呢？我想，那裏的新聞紙一定是充滿了宣傳吧？我們是決不贊成那種檢查的！」

縱然「我們」決不贊成，但其新聞業在一萬萬八千萬人民中繁盛起來，而爲世界歷史上新聞事業發展最迅速的現象。

政府製報章、雜誌、書籍予以統制當然是對的。本來報紙就是公開宣傳的，根本的宣傳就是爲了建設一個嶄新的社會，以及作育新社會所有的人民。

蘇聯的每個辦公處，學校，工廠，軍營，集體農場和其他集聚的工作或娛樂的場所，都分布了以八十種語言用複印機或複合排印機印出的兩種近在十種報紙和手寫的壁報。

在報紙尖塔的頂端，是銷行全國的大報，真理報——共產黨的機關報和消息報——中央政府的機關報，銷數都在二百萬到三百萬份之間。真理報是宣揚並解釋國家政策的日報，它屬舉國最高的言論機關，消息報，是政府的代言人和中央的新聞機關。

如果印刷的數量加多，任何一種報紙的銷路都可增加兩倍或三倍，在蘇聯出版的每一種報紙雜誌都可能有同樣的情形，報紙數量的不足（雖然產量激增但仍不能適合增長的需要）形成必需的計口限制的辦法。

共產主義青年團有它自己的『真理報』（銷路達一百萬份）少年先鋒隊也有他們自

己的報紙。

純粹的政府報有各委員會及政府各部所出版的報紙，在這些報紙中，主要的是「實業化」，「經濟生活」，「共產主義教育」，「國家計劃」，「社會主義農業」和重要紅軍機關報「紅星」。

各種職工聯合會——教師，鐵路員工，公務員，工程師，新聞記者等——都有他們自己的報紙。承印報紙的都是較大的印刷廠，在一般的適合大眾口味的報紙中，最引人興趣的是民衆報，最好的模範報就是莫斯科晚報。每一個城市，都有日報出版，內容是國家新聞重於地方新聞。

購買新聞紙的行列

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奧渥。莫斯科夫斯卡亞旅館旁的石欄上，望着在設計莫斯科。瓦爾加運河的工人，忽然發現約十個在石橋上和河邊散步的人突然活躍起來，一齊向同

一個方向奔跑，我當時即刻就想到以爲是發生了暴動，可能的是托洛斯基黨人在鬧事。這羣人跑到一個角落裏的售報處的門前，就停下來，並依次的排成行列。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每日的表演——購買晚報的競賽。這樣的晚報很可能銷售到一百萬份，但都只印了四十萬份。

去年在莫斯科僅有的人的行列就是這些購買新聞紙者的行列和在劇院裏賣絲質衣料的商店門前的行列。這城的每一家書店，從早到晚，都排擠顧客，有時在書店前面一起就堆擠着三四個人——這種現象，是足以使美國的出版家和書店老板大受驚嚇的。

大量的各種雜誌都已出版。從共產主義哲學，經濟理論，和文藝研究方面的分量較重的月刊和季刊到「鱈魚」——蘇維埃的評論雜誌。有供婦女與兒童讀的雜誌；有供初學的文學志願者，設計者，水手，建築師，農人，工程師，反神論者和航空人員及初學識字的人讀的雜誌。兩種通俗的雜誌就是「小火焰」——蘇聯的「煤炭工人」和「邊疆外」——蘇聯的「活動時代」，都是轉載外國雜誌的文章的。

要知道蘇聯報紙是怎麼一回事，它是怎樣工作的，最好是把某一個報紙稍詳地探察一下。我們且以「農民報」為例：它的一切活動範圍都是典型的，同時，該報本身就值得參考，因為它是世界最大報紙之一，它確是報紙，雜誌，小冊子三種性質的結合體。

一個對出版業感興趣的蘇聯遊覽者，到了莫斯科，他會發覺他自己確是旅行在一個偉大的新「真理報」印刷廠里。該廠佔數畝大的地面，有二十一架旋轉印刷機，和十二架平面印刷機，另有四十餘架排字鑄版機和特別着色機，用這些機器印刷了六種報紙，和二十餘種雜誌，該廠係現代化機構的複合體，包括餐廳，俱樂部，育嬰所，幼稚園，和百科醫院。附近是該廠三千工人的一百三十二間住室，靠近莫斯科有一個休息所，並有兩個療養院，一在高加索，一在克里米亞。

「農民報」的內務部辦公室異常壯觀，設置在位於捷敏特街狹隘地區的一座重加修整的古老的宮殿裏。這裏是十六種報紙與雜誌所組成的農民報組合的編輯中心，其銷行總數幾達一千萬份。

「農民報」——爲農民所愛護的報紙，二百萬份銷售給北極到亞熱帶及從芬蘭的邊境到遠東的西伯利亞一帶的農民。該報很可能銷售到六百萬至一千萬份。

除了共產黨鄉村報外，還有一種專爲集體農場的黨員和兒童們讀的間日報，這種報紙每五天出版一次：

「學習讀者」銷路五十萬份。是用大型而簡易的文字編印的報紙，專供殘餘的落後的農民而讀的。

「文化與生活」銷路五十萬份，內容包括新聞，評論及對藝術音樂，衣着，舉止，言談的指導並一般日常生活的修養包括清潔，常識，和日常的禮節，是套色的。

「珂爾克滋兒童」銷路三十五萬份，專爲農場的兒童讀的。

「鄉村義務」銷路十萬份，供鄉村郵差讀的。

「體育與防護」銷路十萬份。專寫各種戶外運動與健康方法的。該報新近曾提倡建設鄉村網球場運動，並訓練十萬農民和他們的妻子，兒童打網球。

「農業展覽準備」銷路七萬五千份。該報本年或許停刊。編行莫斯科全蘇聯農業市場進步的農業發展的消息，套色。

「電影與戲劇」銷路五萬份。登載一般電影與戲劇的消息並有農場上的電影與戲劇的特殊材料，套色。

「農業實驗室」銷路五萬份。宣傳科學的觀念，破除農業上的迷信與經驗的法則。「讀書輔導」，銷路五萬份。專供集體農場閱覽室的管理員閱讀的刊物。

此外，這個印刷廠還出版些供婦女。兒童及特別嗜好娛樂品的人們和煽動者等讀的雜誌。它還出版一些為國內報紙的編輯和新聞記者及它自己的特約通訊員看的小冊子和旅行指南。並印行了一種為他日作鄉村編輯現富有熱情與才能的作家與記者通訊研究的課程。

農民報在全蘇聯各地有兩萬個經常通訊員，並有二十萬臨時通訊員，他們每兩三個月都要寄些東西來，前者是由報館支薪，後者是以稿件論酬，通常是書籍圖畫，及其他

遠地的不易獲得的貨品。從這些通訊員每天平均收到一千五百封信。當熱烈地論爭發生時，如關於反墮胎法或憲法的論爭，每天就幾千封信寄來。這些信件由八十個人組成的編輯部予以整理，摘錄，分類。有些信件片面的發表出來，大部份由專約作者加以整理，寫成論文。

信函的馳流

無數的這種信件都依賴的分存於農民報的各部（信件從不撕毀，也沒有不予答覆的）各部就作為鄉村意見交換的處所，這些信件常為探究農村的真相的作者們和需要知道人民所要求與所反對的行政官們的材料。

農民報的編輯部與一百五十個鄉村報紙維持着聯繫，通信，商討事項，陳述意見，及勸進新聞技術。該編輯部與集體農場的十萬個壁報的編輯部都保有密切的聯絡，它扶助而且獎勵了五百個初學的作者。一般都是些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很少是年老者。

該報另外的特色就是每個編者都到學校去讀書，俾求深造。同時，一方面，現在編輯部的人員百分之六十是從他們曾做過農民通訊員的鄉村調來的；另一方面，他們將來會高陞到蘇聯人民農業委員會或大學裏。

這個報紙並不僅在康敏特大街，而是經常地達到一切讀者之前。「農民報」備有兩列火車，每列三輛，還有十架飛機，這火車備有印刷，無線電和電影的設施，主要的是爲了深入「落後」的地帶和鼓舞處於緊要時期的工作遲緩的農民播種及收穫。飛機主要用在較邊遠的地方。時常，在飛機不能降落的地方，記者親自到了。在地方報紙出得如目前這樣多以前，「農民報」有四十五輛專用火車？隨帶移動編輯部，發行特刊，講演，放映電影，組織競賽會，突擊隊，召開各種集會展覽以檢討困難並提出補救的方策，時常緝拿富農惡徒，糾正他們的罪行。

在所有這些事情上，「農民報」是蘇聯新聞事業的典型，蘇維埃有幾種報紙有運報紙的專用火車，較大的報紙大半都有飛機，每一個銷路廣大的報紙鼓吹着業餘的和職業

的通訊。在蘇聯的記者中使每個人都能充分的學習，以求更進一步的勝任他自己的職務，準備肩負更偉大的工作。促進一萬萬八千萬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已成為蘇聯報紙的任務。

蘇聯增加了他們報紙的銷路，超過了沙皇最盛年代報紙銷路的十五倍，而且這還只是一個開端。他們的電影、無線電、遠地傳映電影、配合着報紙，形成一種綜合的新聞事業。將來的結果，一定會影響於其他國家的新聞事業的。

同時，他們的新聞紙是小型的。對於那些慣於看遊藝版的人是不感興趣的，缺少招攬生意的廣告，沒有遊藝版，犯罪，誹謗，滑稽畫，「雜誌」欄，而是偏重於政治，經濟，以及勞動界的消息，這些新聞紙每天出版，銷行給千百萬的民衆閱讀，他們在幾年前。還沒有報紙，甚至還是文盲。

在當前「農民報」，「真理報」，「消息報」大半都是以汽車，火車，船隻，駱駝，飛機和狗拉的雪車，破冰船，及馴鹿拉的雪車裝運，分配到各地的。（正基譯）

第

四

八八

(三) 英國

今日之英國報街

英國報界之特色

全英國重要報紙，除少數言論界權威如曼徹斯特禦報等報外，均集中予倫敦一隅。以倫敦不僅為全國文化政治經濟之中心，且交通便利，各報可以推銷於全國也。故倫敦各報，幾全為「全國」性質，規模均甚宏大。其銷數在百萬以上者，日刊達六家之多，次則倫敦報紙，競爭之烈，為全世界他處所罕見。在昔競爭之結果，弱肉強食，降至今日，倫敦大報，已所餘無幾。法國報紙林立，而報紙財政基礎均不健全。英國報紙甚稀，而莫不擁資數百千萬，倫敦巴黎實成尖銳之對比。

三則倫敦報紙，除工黨之每日民聲及共產黨之每日工人以外，並無純粹黨辦之機關報，其黨之報銷數甚少，不足與其他大報等論，工黨之報，名爲機關報，實則經營之權，亦操于大印刷公司，其經營方法，與其他資本家報紙，毫無區別，各報在政治上，固有一定之立場，然其財政，均爲獨立，吾人鮮聞英國報紙，有敲詐受賄之事，蓋其發行部及廣告部之收入，已足供給報紙開支而有餘。雖商業力量，頗足以左右英報之態度，然政黨力量，則不易使英報屈服。

四則倫敦報紙之金融資本化，較任何國報紙爲極端。各報館之債券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公開買賣。各大報業托辣斯，均能吸收成千成萬平民之投資，而成爲龐大之企業組織。此種大托辣斯，互相競爭吞併之結果，數量日益減少，而規模日益加大。降至今日，倫敦報界之三大巨靈，幾操有全英報紙總銷數半數以上，此三大巨靈者何：

第一名：勃萊(Berry)兄弟托辣斯，爲世界最大之報業托辣斯。其中又分爲三個部分。大勃萊(即Lord Camloss)擁有每日電訊晨郵報(三年前，二報合併而成)擁有金融

泰晤士報（英國最偉大的商業報紙）及一世界最大之雜誌公司中有雜誌一百二十種。小勃萊（即 Lord Kenesley）擁有同盟報業公司，中有晨報八家，晚報七家，星期報六家，尤以倫敦之每日索指報，星期泰晤士報，曼徹斯特每日快訊（英國最大之地方報）為重要。

伊利甫爵士（Lord Ilford）則擁有各種專門性質雜誌，如汽車無線電及攝影等刊物，三氏本共同經營事業，在一九三七年分開，各求發展。

第二名：路特曼（已故北巖爵士之弟）托辣斯，為英國資力最富歷史最久之報業集團，現主持者為路特曼子爵（Rothemann）繼承乃兄之事業，擁有每日郵報，新聞晚報（英國最大之晚報），星期快訊及每日鏡報，星期畫報等。惟據最近路特曼氏之聲明，後二刊物已出讓。此後路更擁有造紙公司數家。

第三名：皮佛布浪克托辣斯，以皮佛布浪克爵士（Lord Benvorhook）為領袖，僅有三報，一為每日快報世界上銷數最大之晨報也。一為標準晚報。一為星期快報。

除此之外，英國尚有報業托辣斯數家，如斯密遜團（SMITHSON）、如英佛來斯克團（FRANKLIN）、如時時報團（TIMES）等等，各有報紙數家或十數家，然偏重于地方報紙，在倫敦不足與右述三六五團相頡頏，惟地方報紙所合組之通訊社，即「報業聯合（Press Association）」則為全英最大通訊社，路透社全部資本，為此社所有也。

倫敦六大晨報

倫敦報街，雖熱鬧亦寂寞，蓋參加鬥爭之各員，已減少至十名左右。吾人若將星期報叢報等不計，則所謂英國報界，六大報即可代表。倫敦固有三個晚報，然三晚報均為晨報之附庸，倫敦有二叢報，然二叢報亦同隸於六晨報中之二大公司，至十大星期報之中，有七個隸屬於晨報中之四公司。（計勃萊系三，駱特曼系二，皮佛布浪克系一，亞特亨系一）明此六晨報之背景，則英國言論界情形，可觀全豹矣，六大報者何：

一、泰晤士報（The Times）（獨立）

- 二、每日電訊晨報(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 (勃萊系) (保守)
- 三、每日郵報(Daily mail) (駱特曼系) (保守)
- 四、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 (皮佛布浪克系) (保守)
- 五、每日民聲(Daily Herald) (亞特亨系) (工黨)
- 六、新聞紀事報(News-Chronicle) (喀勃來系) (自由黨)

此六個晨報，亦可分爲二類。前二者爲莊重嚴肅性質之報紙重質面較不重量，重與論之領導而不重於銷路之競爭，重於知識而不重於低級趣味，重於上層富有階級及知識階級而不重於下層之勞動階級。後四者反是，爲大衆化之報紙，其組版也，則極驚心奪目之能事，其寫作也，則極小巧輕鬆多趣之能事，其社論則長不及一欄，其插圖則連篇盈幅，其選材也，電影明星之戀愛，較政治家談話爲尤要，倫敦暗殺案較日內瓦之會議爲更受注意。而四報之中，尤以每日快報及民聲爲極度之「感官主義」者，足與美國之黃色報紙齊驅。

依政治之立場而言，則泰晤士雖曰保守，總以政府之態度為態度，比較不偏不倚。每日電訊，快報及郵報等三者，均為保守主義之報紙，惟各有程度上之不同。三報既屬於三大托辣斯，其主人之出身各不一致，主持郵報之駱特曼，極為右傾，有法西斯蒂之傾向，曾一度鼓吹穆斯來爾士之法西主義，因受廣告商人之反對而止。勃萊出身于金融界，為英國之純商人型人物。其色彩無郵報及快報之極端，為溫和的保守主義，蓋鮑爾特溫之流亞也。至皮佛布浪克爾士，為加拿大籍之富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主持英政府之宣傳工作，為極端之孤立派，主張光榮孤立，主張帝國（各自治領）之大團結。其報紙之個人色彩，極為濃厚，三報于現保守黨政府（雖名義上仍為國民內閣）均加擁護，惟皮佛布浪克常能依其本身所定之政治綱領作緩和之批評。

每日民聲與新聞紀事，則站在反對黨立場上，每日民聲者，工黨之機關報，而工黨為英國最大之反對黨。此報之社論政策，由工黨之委員會決定，其營業政策，則由操有此報股票百分五十一之亞特亨公司（Outhwaite）決定。如對於政治主張，亞特亨公司於工

黨所持有不同意處，則提交仲裁。自我國抗戰以來，此報對我，備致同情。至新聞紀事報，則爲自由主義之最主要報紙，其態度足以代表反對政府之辛克來(Sinclair)派自由黨，對於英政府撥華工作口實而惡不至，常持攻擊之態度。

以言六大報之勢力，則前二者不能與後四者相提並論，蓋前二者銷數雖少，而以歷史之悠久，讀者水準之高，影響力之大，往往超過日銷二百萬之報紙。倫敦泰晤士報世界勢力最偉大之報紙也，創辦於十八世紀之末葉一七八五年，現已有百五十五年之歷史，雖世界上歷史較泰晤士更久者，尙有許多報紙，然更無一個報紙，具有泰晤士之同樣光榮歷史。近該報當局編輯是報歷史，已出數鉅冊而尙未竟功。自法國大革命，拿破崙，維也納會議，柏林會議，俾士麥，莫不與此報有直接關係。第一次大戰前，入於北巖爵士之手。北巖死後，爲英國貴族(Major Astor)以重價購去，北巖之弟不能一爭也，現主筆爲達孫(Godfrey Dawson)，其社論力量允爲全英第一。泰晤士報受英國傳統之外交政策影響至深，故於遠東問題，未能如民聲及新聞紀事等之主持正義。

泰晤士之銷數，僅二十萬份，每日電訊及晨郵報，則達七十萬份，後者以一上流高尚清潔之報紙，得若斯之銷數，非大勃萊經營之天才，又何克臻此。每日電訊報創於一八五五年，本為倫敦中產階級之言論機關，活潑進步，非頑固之晨郵報可比。其態度本傾向於自由主義及因反對格蘭斯敦之愛爾蘭政策，一變為保守主義者。勃萊於一九二七年購入此報，以新式經營方法使其濟於基礎健全。三年前，英國最老最頑固之晨郵報，亦入於勃萊之手，併入於電訊報。去歲別開生面，將最重要消息，登載於第一版，於是倫敦之上流社會，亦接受美國式之組版風格矣。（英報慣例，第一面為廣告，現六大報之中，守此慣例者，僅泰晤士與每日郵報）。

每日郵報為英國近代報紙之急先鋒，為北巖爵士之心血結晶，創於一八九六年。自一八九六年聖巴黎和會前後，一向為英國銷數最大之報紙，然今日則屈居第三位矣，其讀者水準，較每日電訊為低，較每日快報等為高。其廣告定價之高，全世界日刊報紙中，無出其右者。每一頁每天一千四百鎊，茲比較四大報之銷數及廣告定價如次：

每日快報	日銷 2,466,323 份	每頁廣告 1,000 鎊
每日民報	日銷 2,000,000 份	每頁廣告 800 鎊
每日郵報	日銷 1,5203,55 份	每頁廣告 1,400 鎊
星期紀事	日銷 1,3330,75 份	每頁廣告 700 鎊

每日民報報數較郵報為多而廣告定價反低者，以每日民報之讀者，多煤礦工人之類，購買力較低也。此四大報，均在曼徹斯特出地方版，至每日快報，則又在格蘭斯哥（蘇格蘭第一大都會）出地方版。每日郵報則在巴黎出大陸郵報，在大西洋英國郵船之上，出海上郵報。

畫報晚報及星期報

以登載圖畫為主之小型日刊，始於英國，今則美國亦摹倣而創辦矣。北巖爵士於一九〇二年辦每日鏡報，賽爾斯勃來爵士見而嘆曰：「北巖既辦郵報，以供給一略識之無

「蓋以報紙矣，今且辨鏡報，以供給「目不識丁」者之需要！」蓋言郵報文字淺近，而鏡報圖畫多於文字也。今英國倫敦共有二小型畫報，一為略特曼系之每日鏡報，(Daily Mirror) 日銷百五十萬份，一為勃萊系之每日素描(Daily Sketch) 日銷亦近百萬，以婦女讀者為多，態度均屬於保守主義。惟此類通俗化之報紙，於社論較不注重。

星期報之單獨刊行，為英國新聞界之一特色。現英國首都，有星期報十家之多，其中世界新聞一報，每期數達三百七十五萬，全球之英文刊物，無一可與比肩者。茲舉十星期報之名稱銷數如下：

世界新聞(News Of the World)，獨立經營，日銷3,750,000份，創於一八四三年，由已故李台爾(G. Biddie)銳意經營而成。

人民報(People)，與工黨之每日民聲同為亞特亨公司所經營，其每期銷數，亦有三百萬以上，讀者多為工人。

星期快訊(Sunday Dispatch)乃略特曼系每日郵報之星期報，日銷883,709份支持保

守主義。

星期快報(Sunday Express)乃皮佛布浪克系每日快報之星期報，爲氏所手創，日銷百四十萬。

觀察報(Observer)乃最有力量之星期報，其地位與泰晤士報相當。於一七九一年創刊，現主人即倫敦泰晤士報主人之兄。此報以其主筆格爾文(J. L. Garvin)之論文出名，其內容有極有價值之外國通訊、文藝及劇評等，亦爲保守一派，每期銷二十萬。

星期泰晤士報(Sunday Times)勃萊系之星期報，與倫敦泰晤士報毫不相干。創刊於一八二二年，其性質與觀察報相近，惟政治主張更中庸穩健，一九一五年爲勃萊收買。每期銷三十萬。

雷諾新聞(Reynold's news)一八五〇年創刊，爲合作運動會社之刊物，每期銷五十萬份，因合作會社加入工黨，故此刊亦可謂工黨方面刊物。

星期紀事(Sunday Chronicle)亦爲勃萊系之星期報，本在曼徹斯特刊行。去歲勃萊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家將倫敦之星期證人報購入，併於此報，乃移至倫敦出版。每期銷七十四萬。

星期畫報 (Sunday Pictorial) 為賂特曼系之星期圖畫刊物；實即每日鏡報之星期刊也，每週銷一百五十萬。

星期繪報 (Sunday Graphic) 為勃萊系之星期圖畫刊物，實即每日素描之星期刊也。每週銷數亦近百萬。

倫敦之晚報，僅有三家，而分隸於三大晨報。蓋四個大衆化晨報之中，除工黨之每日民聲，尙無晚報外，餘均有晚報也。

新聞晚報 (Evening News) 為郵報之晚刊，日銷 822,198

標準晚報 (Evening Standard) 為快報之晚刊，日銷 424,352

明星報 (Star) 為新聞紀事報之晚刊，日銷 507,650

倫敦以外

前述之六晨報，二晝報，十星期報及三晚報，可以包括今日福利脫街之報業矣。然在此報街以外，尚有一二地方報，不能不注意者，其中尤以曼哲斯特德報(Manchester Guardian)爲國際所重視，其地位幾可與倫敦泰晤士相匹，其政策之獨立，主張之開明，自由主義之澈底，國際新聞之完全，經濟金融新聞之正確，文筆之清新高雅，均足使世界上知識份子，奉此報爲每日之聖經，此報創於一九二一年，本爲自由黨之週刊，後成爲自由主義者之機關報。一八五五年爲日刊在過去數十年間，主筆政者爲司各答(C. P. Scott)君，數年前，氏以高齡逝母，現主筆爲(W. P. Crozier)，此報遠東通訊員田伯烈君，恆能爲正義宣揚，爲中國之良友。

此外如紐克廈郵報(Gorkshire Post)爲保守黨在倫敦以外最重要之報紙，有人視爲自治領大臣艾登之機關報，一八六六年創刊，主筆政者多爲一時之俊，伯明罕每日郵報亦屬保守黨，其在英格蘭中部地位，與紐克廈郵報之在北部者同。利物浦每日郵報，則爲自由黨之報紙。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右諸報紙，銷數均不甚大，以之與倫敦「四大」相比，則渺乎其小，然領導輿論之力量極大，報紙之價值，固不能以數量計算也。（馬星野）

英國報界現況之分析

一般人對報紙的興趣雖很濃厚，可是，對牠的認識却都很膚淺，甚至消息靈通的人士也竟不知道那一家報紙是屬於那一個人的。加以反猶太的人又常常宣傳倫敦的報紙是在猶太人手裏，因此一般人更是如入五里霧中。我有鑒於這種情形，所以就決定着手寫這篇東西。

「泰晤士報」(Times) 是屬於泰晤士出版有限公司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Ltd.) 的，北巖爵士 (Lord Northcliffe) 生前，是該公司的一個很有權勢的股東。約翰依拉門 (Sir John Ellerman) 和華爾忒家 (Walter Family) 也握有不少股票。北巖死後，他的股票和華爾忒的股票都給歐斯忒 (Honorable John J. Astor) 買去，華爾忒自己却買了

依拉門的股票。

歐斯忒以後在這報紙上所獲的利益，較他投資時股票的名義上的價額要高出二倍有餘。泰晤士出版有限公司是公開的公司，每年一定要把帳目公佈，據他最近所公佈的銷數看來，「泰晤士報」每天已經能銷到二〇四，四九一份了。

我自一九一五年起，曾擔任過「星期泰晤士報」(Sunday Times)的總編輯，眼見着這報紙一步步的成功，心裏很想染指倫敦其他的重要報紙，「每日通訊報」(Daily Telegraph)的股東貝恩哈姆爵士(Lord Bannham)在我的談話中得悉了我的意思，很願意幫我忙，討論結果，由我和我的兄弟康斯萊爵士(Lord Kensley)和伊立夫爵士(Lord Little)組織一個合夥公司以收買「每日電訊報」。

我們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開始接收，編輯方面的管理完全由我負責。每天的銷路大約有八萬四千份。每份二便士，可是，也學「泰晤士報」一樣的辦法：教師、牧師、文官，和某種職員都可以享有特價，只要一便士一份。

當我們回復一便士的原價時，一般人都不能相信一個像「每日通訊報」這種性質的報紙，銷數會達到現在七六三。〇〇〇份一天的。我真說不出那時的樂觀。最近，我們已擺脫了傳統或編排方法，第一頁不登載生，死，和結婚的統計，以及一大串的廣告，而登載當天最重要的新聞，所以才決定這樣更改。這樣，在廣告的觀點上說，不會增加收入，但也不致減少。輿論方面也很贊助我們的改革，有些老讀者對這種更改却不能表示同情。一九三七年十月「晨郵報」(Morning Post)被「每日電訊報」併吞。

每日電訊報有限公司是私人的公司，所有的普通資本和優先股票的大部分都屬於我和我的近親，其餘的優先股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我們的合夥公司解體時，給康斯萊和伊立夫買去了。那時我也放棄了聯合報紙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編輯的職務。自此以後我們公司裏便沒有其他的股東，也沒有任何公開的投資了。我們的資本名義上是廿四萬鎊。

除「每日電訊報」、
「泰晤士報」和
二家注重財政新聞，
一家注重體育新聞的報

外，倫敦還有六家日報和三家晚報。六家日報中二家是畫報。就是「每日繪報」(Daily Sketch)和「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其餘四家就是所謂大衆化的「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每日民聲報」(Daily Herald)「每日郵報」(Daily Mail)和「新聞紀事報」(News Chronicle)——上面是按他們銷數的大小排列的——現在我把牠們每個都介紹一下。

銷路最大的是「每日快報」，牠現在完全在貝華勃魯克爵士(Lord Beaverbrook)控制之下，在國稅物革法爭辦方烈的時候，貝華勃魯克一度做過「環球報」(Globe)（現已停刊）的主人，在一九一七年收買「每日快報」以前，他就把「環球報」讓給都雷·多克(Mr. Dudley Docker)了。

和「每日快報」屬於同一公司的，有「星期快報」(Sunday Express)「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前者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貝華勃魯克爵士所創，後者是一九二三年羅塞米爾爵士(Lord Rothermere)以及每日郵報托辣斯從愛德華海爾敦(Sir Edward

THIRD)手裏買來的。這擁有所有權的公司是一個公開的公司。

和「每日快報」銷數相近的，是社會主義者的「每日民聲報」。在一九一二年，牠以日報的姿態在倫敦出現，那時牠大部分都依賴黨的經費支持，所以在一九三〇年給奧特哈姆(O'Donnell)印刷和定期刊物出版公司買去以前，牠是常在風雨飄搖中。奧特哈姆取前百分五十一的股票，其餘百分之四十九，仍由工黨的保管人三十二個貿易組合的職員們保有。九個理事中，五個由奧特哈姆舉薦，四個由黨內舉薦，現在黨的代表人是華爾忒、薛特林(Sir Walter Citrine)，芬萊(Mr. A.A. Findlay)，威廉、欽(William Keen)，和安納斯脫、貝文(Mr. Ernest Bevin)。

這樣一來，奧特哈姆有很大的權力可以控制報紙，可是，要是報紙採取和工黨不同的政治主張時，黨就可以出而干涉，可以請人出來仲裁。現在「每日民聲報」的銷數每天達二百萬份，無疑的，這成功完全是得自奧特哈姆有限公司董事長南本爵士(Lord Southwood)的才幹和能力。

除了他的政治主張外，「每日民聲報」對於新聞和世界大事的編排和其他資本階級氣較重的報紙差不多。該報的所有權屬於奧特哈姆有限公司，該公司是一個英國的公
司，承印許多東西，也承印一個名叫「人民報」(People)的星期報。最近約翰伊勒門
(Sir John Ellerman 這個伊勒門並非剛才提及的那一位，那一位已經死了，而這裏提及
的伊勒門則尚存)變成了大股東，可是，他的投資也僅及公司資本的十分之一，沒有一
個股東或是一個股東集團獨佔該報的管理權。

第三個就該輪到「每日郵報」了。牠是一八九六年北巖爵士所創，無論在廣告收入和銷路上，「每日郵報」在幾個大眾化的報紙裏坐第一把交椅坐了好幾年。牠另外又擁
有一個銷路最大的晚報，名叫「新聞晚報」(Evening News)和一個「星期報」(Sunday
Dispatch)，這三家報紙都是組合報紙有限公司的財產。北巖爵士在這公司裏擁有股票
很多，他死後，他的股票都給他弟弟羅塞米爾買去，羅塞米爾組織了一個每日郵報托辣
斯，用有價證券的方式，發行有價證券吸收公眾的資本，把他自己的股票也都換作該報

托辣斯的證券。

「新聞記事報」是「每日新聞」(Daily News)和「每日紀事報」(Daily Chronicle)的混合物，後者有一個時期中是勞合喬治的財產和他政黨的資財，有七十萬到八十萬份的銷路。那時後各報對定報者競相餽送禮物和替人保險，以推廣銷數，但事報開得真兇。一九三〇年牠與「每日新聞」合併了。「每日新聞」在先已經吞併了兩個自由黨的報紙，一個是「晨導報」(Morning Leader)一個是「威斯明斯特公報」(Westminster Gazette)。後者本來是一個晚報，發行了廿八年，才給考特萊爾士(Courtley)改成晨報，在廿八年間，據說只有一年是獲利的。

「威斯明斯特公報」是以卡魯塞斯、高爾特(H. Carruthers Gornall)的卡通和斯賓德(Mr. J. A. Spender)在第一頁上社論而著名的，但是牠並沒有在其他方面發生效力，全靠替讀者保險的辦法，他的銷數才大約有三十萬份。據說在「威斯明斯特公報」出賣

給每日新聞以前，考特萊和他的繼承者竟賠了七十五萬鎊。

「新聞紀事報」是屬於每日新聞報有限公司的，這公司的資本有五六三，一八五鎊，每股二先令，其實，實在的資本數目還要比大好幾倍。

在一百九十三萬五千股中，有九十九萬股，就是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喬治·卡特貝黎 (Mr. George Cadbury) 一個有名的家庭托辣斯所有，還有六十八萬股屬於卡特貝黎家的其他份子。「新聞紀事報」的銷數是一，三一七，一七六份，現在進展得很快，恐怕要使「每日郵報」坐不穩第三把交椅了。他實際方面的管理和控制都操在著名的經濟學者華爾忒萊敦 (Sir Walter Layton) 的掌握中，這公司還擁有一個「明星晚報」(Evening Star) 牠的銷數有五〇二，六三九份，在晚報中銷路佔第二位。

至於那二個畫報，「每日繪報」屬於聯合報紙公司，牠是已故的愛德華·海爾蒙所創辦，每屆週末，還有名叫「星期圖畫報」(Sunday Graphic) 的星期增刊，「星期泰晤士報」也和他屬於同一個公司。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英國高蒙影片公司(Gaumont British Picture Corporation)的「星期評判報」(Sunday Referee)，本來許多年來是屬於伊西多爾·奧斯特勒(Mr. Isidore Ostrer)的，現在却和「星期紀事報」(Sunday Chronicle)合併了，「星期紀事報」也是屬於聯合報紙公司的，在孟徹斯脫出版，將來他們的聯合版或許會搬到倫敦來出版。要是誰高興去算一下奧斯特勒爲着辦報所費的幾千成萬英鎊，也許是一件頗有趣味的玩意兒。現在康斯萊是聯合報紙公司的董事長，他是最大的股東，把他自己的股分和他家庭的股分合計起來，他實在該握有公司的控制權，他有支配權倫敦的一家日報和三家星期報。

「每日鏡報」和「每日畫報」(Sunday Pictorial)是兩家分開的公共投資公司所有的。這二家報紙在同一个建築物內印行，理事會裏的會員也幾乎完全相同。約翰考萊(Mr. John Cowley)是兩家報紙的理事會會長。這兩家報紙以前都是在羅塞米爾的控制下的，可是，一九三一年三月裏，他却公開的宣佈說：他和他們已經完全無關，而且他在他們公司裏也沒有股分了。

星期報中獨立的，其不與他報紙聯合的。其一是「觀察者報」(Observer)，他的主人是「泰晤士報」主人歐斯忒市長的兄弟歐斯忒伯爵，人家常弄不清那一個報紙是哥哥的，那一個報紙是弟弟的，要是歐斯忒市長另外起一個名字，那麼人家就不會老是弄不清了。「觀察者報」一度是北巖的財產，其後才賣給歐斯忒伯爵的父親。現在也許人家一看見這報紙就會想到他的編輯卡文(J. L. Garvin)——一個當時最受人崇敬和著作最多的政論家。

還有「世界新聞星期日報」(Sunday New of the World)是全國報紙中銷路最大的，大約有三百七十五萬份，賴得爾爵士(Lord Riddell)是牠的董事長又是最大股東之一，可是並不是普通所想像的他是最大股東。自他死後，曾經公開發行過優先股票，不過普通資本却仍舊是私人所有。大部分都在查理傑克遜上校(Colonel Charles J. Jackson)和恩姆斯萊·卡爾(Sir Emsley Carr)之手，前者是擁有英國銀子最多的富

家，後者曾任該報編輯多年，現在仍舊居於經營該報的地位。

另外還有一個星期報名叫「萊諾斯新聞報」(Reynolds News)，數年以前牠已經變為合作運動者的財產了。

至於倫敦的報紙是否在猶太人掌握，現在讀者們也當該明白，用不着我再喋喋不休了。人們常常問我是不是「每日郵報」的主人，而且我也常常聽到謠傳羅塞米爾士擁有「明星報」，我還不時聽人說「泰晤士報」的主人是歐斯忒伯爵而不是他的兄弟呢。

在政治尖銳緊張的今日，我覺得讀者們是很該知道各種報紙所發表的是誰的主張，我這裏所列舉的各報的主人和握有控制權力的人雖不全都是新聞工作人員，可是，他們對自己報紙的新聞政策和對於公共政策所採取的方針却完全是由個人負責。只有二個是例外的：歐斯忒市長握「泰晤士報」的管理權，全都託付給牠的編輯喬弗雷、道孫(Mr. Geoffrey Dawson)，而歐斯忒伯爵除關於禁酒不主張外，把決定「觀察者報」的政策和觀點的責任都託諸卡文。

總之，倫敦有八家日報，三家晚報，和十家星期報，讀者們儘可自由選擇，然而事實上，選擇的範圍並沒有這樣廣泛，因為這八家報紙已經把自己歸併成二三大類了。

（徐鍾佩譯）

路透社的今昔觀

一八五一年德國加賽爾地方一所銀行裏，有個名叫路透（Paul Julius Reuter）的德籍猶太人，因感於當時比利時京城傳來的市場消息，郵遞過慢，於是計劃改用信鴿飛送，實行的結果，路透因此而獲厚利。一八五一年，路透移居英國，得維多利亞女王的贊助，路透乃由商業的報道進而為政治的新聞報道，同時更能機敏地利用當時逐漸敷設的電線，業務因而發展。一八五八年，乃與倫敦泰晤士報取得密切的聯絡。一八六五年，路透將小規模的私人企業改為有限公司，然路透一家始終能控制這個公司的實權。老路透退休以後，其小子路透繼續經營，達三十七年之久。後來小路透死了，公司當事

人才由該社派赴埃及之青年記者瓊斯(Sir Riek Jones)繼任。這時候，路透社的遭遇是困難的，一則因路透社之股票落在僑居美國的德人手裏，當時美國尚未對德宣戰，有實權的股東都同情德國，路透社工作受到梗阻；二則因英政府覺得路透社力量宏大，擬收爲國家的宣傳機關。後經瓊斯的種種努力，一方面組織信託公司，購回流於外人的路透社股票，另一方面則四方游說，使政府打消收爲國有的念頭，當時的難關總算渡過了。

這時候，英國除以外國通訊爲專業的路透通訊社外，還有一個專發國內新聞的通訊社叫新聞聯合社。新聞聯合社與路透社有着密切的關係，因路透社對外發的英國新聞稿，主要是這個聯合社所採集的新聞。他們間的關係，最初不過是單純的互助關係，後因聯合社組織加強，勢力逐漸增加，路透社遂感到有與聯合社作更進一步聯繫的必要，乃於一九二五年把路透社股票的過半數讓於聯合社，實權乃移於聯合社，仍以瓊斯爲總經理。但爲防止外人侵佔路透社起見，所以規定瓊斯退休或死亡之後，則路透社全部求入歸於聯合社，最近瓊斯已辭職，由史陶萊任總經理之職。

第一次大戰時，路透社之發展非常迅速，隨然成爲全球新聞通訊之主宰。德國深恨之下，乃有U字第四號潛艇破壞加拿大與澳洲間的海底電線事。

英國名飛行家莫理遜曾說過：當他每在一個地方降落的時候，第一個會面的人總是路透社的記者，可見地球上重要之地幾乎隨處都有路透社的觸角。一九三〇年德國一家商號與美國美孚油公司簽訂合同，由美孚行在歐洲供給汽油三年。但因簽訂合同時，無法決定三年間之油價，結果雙方同意，以付油那天的路透社所報告的行情作爲付價的標準。這可見路透社之被人重視與其信譽之良好。

路透通訊社能有今日的地位，固然不是一八五一年時養着幾隻鴿子的老路透所能意想到，但也不會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它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功，可以說是建築在這九十年間每一點滴的工作之上，我們在下面舉出路透社在國際新聞採訪史上光榮的幾頁：

一八五七年路透社最早發表拿破崙三世所貽奧國大使之勅語，使世人驚異第二年法奧二國因意大利問題而開戰。戰爭中各戰線上皆有路透社記者的活動，利用電報報道軍

事消息，此為路透社成功之第一步。在美國南北戰爭時，因大西洋之海底電線因損壞未能通電，美英間之通訊僅賴郵船，但路透記者多方設法利用高速之小汽輪與專用電線，終使其報章比他社為快，此為其成功之第二步。當普法戰爭時，路透記者從俾斯麥處得知塞丹之役拿破崙投降的消息，立即傳播，震驚歐洲。其後，一八七八年俄土戰爭，二國之和約在全權代表尚未簽名前，已為路透社所發表。這多次重大消息迅速的披露，皆引起各國之極大注意，於是路透社之聲譽與地位遂一天天的增高了。

在過去，無確實之統計數字得知路透社用鴿傳信的費用。但是，今日路透為求報道的迅速，盡最大可能利用一切通訊工具，故年耗在六百萬法郎之數。近以戰爭的關係，不斷地成立分社，以加強工作能力，環繞德國的重要地點，無不有分社的佈置。現在它的電稿內容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戰訊報道，發電因能與國際電台取得協助，故「哈爾」機於二十四小時內不斷地使消息發到全歐報社，即成新聞。至於收報方面，有能收全世界電報的「莫而遜」收報機。當邱吉爾演說時，在他未坐下前，四分之三的演詞已到世界

各地了，這是用電話將演詞逐段報告總社，再由總社用無線電發出的。至外國電訊到倫敦，是先經過參謀部檢查的，參謀部的工作人員，大多諳懂五國的文字，且都是對新聞事業有認識的人，經過他們的新聞腦，倫敦才獲得新聞。

路透社最初稿乃致力於金融新聞，因其本身與金融市場無利害關係，故能持客觀態度以報道消息。直到現在，他的業務雖已擴張，然其報道消息仍以正確為主旨。該社記者信條爲：消息發出前，要能自己看到，或爲能證實之範圍內，自信其爲確實之事實。可是，絕對客觀的，獨立性的通訊社是少有的，因爲，即使不是正式的國家宣傳機關，但是總得適合本國的政治主張，外交政策，總不能有違反根本立國原則的消息報道。雖然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路透社總經理瓊斯來華考察，在新聞界歡迎席上，瓊斯答詞裏曾這末說：「欲求報紙發達，當使新聞與批評不相混淆：一、歐戰時，各通訊社對於新聞之報道，誠有失實之處，但路透社則經常注意於：一、察看各新聞之性質，二、考究新聞之來源，如新聞之可靠者則用公正態度，從事撰述，供給各報，如某種新聞可疑者亦送

至各報館。以憑編輯之選擇……」但瓊斯到了北平，在顏惠慶的歡宴席上却說：「當歐戰期中，余為英國政府担任宣傳，此猶之毒氣礮，炸彈等戰品，在急欲濺敵人之際，不得已而用之。大戰一終，宣傳作用即當隨毒氣礮，炸彈等而俱去，不應重演於世界和平之日。」可知路透社至少在歐戰期中其所發之電訊多少是英政府要說的話，這個自國說話的病症，在戰爭的時候，特別現得利害。因此，我們中國的通訊社不僅要從事發稿，譯稿的防禦工作，而且要能達到進攻的一步。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通訊社，能夠担任起這個工作，隨時糾正外國通訊社對我國失實的消息，同時供給國人以正確的國際新聞。如果宣傳重於作戰的話，我相信我們這種希望不是沒有理由的。（曾美霞）

英國的戰時新聞政策

歐戰正在激烈進行中，英國宣傳部的組織和人選也有好幾次的變更，現在來把這次歐戰中，英國的新聞政策作一總檢討，似乎應覺得太早一點，我們可先把過去這九個月

裏的情形，作一很簡單的分析。

英國在歐戰爆發之前，平日就有很完好的宣傳組織和工具，倫敦向有全世界新聞中心點之名，各通訊社通訊社在倫敦都有分社或特派員，將每日倫敦所得各方面消息本發本國報紙或通訊社，英國在全世界的水綫網，造成新聞集中倫敦的特殊現象，有一個時期駐上海的美國記者，發新聞電報由倫敦轉紐約，比由上海直接發紐約，還要便宜，還要快。英國的(BBC)廣播電台，聽衆遍全球，路透社雖然不是英國政府的通訊社，可是事實上是英國國際宣傳最有力量的的一個機構。

歐戰爆發之後，英國既然有這樣完善的宣傳組織，一般人預料英國在國際宣傳戰上，一定可佔絕對優勢，但是事實與理想正相反，在過去兩個月內，英國的戰時新聞政策可以說是失敗的，理由很複雜，在我們研究英國戰時新聞政策的得失以前，我們先簡單的 분석英國在歐戰爆發後，對於新聞政策，所採取的步驟，戰事開始，英國內閣設立宣傳部，管理一切官方新聞的發表，檢查郵電，及辦理其他一切宣傳工作，在全世界各

國設宣傳部辦事處，各大使館加設新聞參贊，宣傳部的遠東代表是司高特（Scott）辦事處設香港、中國、日本、菲律賓、安南、緬甸、新嘉坡、荷屬東印度、均派遠東區、凡英國設領使館地，均成立宣傳委員會，辦理當地宣傳事宜，在香港新嘉坡等地，印行宣傳品，運赴中國各地分發。

宣傳部成立後，最受英國新聞界攻擊的，就是新聞檢查和新聞發表兩件問題，新聞界認為新聞檢查太慢，且有不合理的情形，宣傳部所發表的消息，不能滿足新聞界的需要，在報紙上，在國會裏，對於宣傳部，均有很猛烈的攻擊，結果是宣傳部改組，各報館通訊社記者可自由向政府，機關如海陸空軍當局採訪消息，但是對於新聞檢查問題，還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辦法，例如凡官方所發表消息，各報館通訊者記者，只能照原文發表，不能自己寫新聞「頭」(LEAD)，內閣首相在國會演講，全文也許有四五千字長，最重要的一段，也許是在最後，照新聞寫作慣例，一定把最重要的消息寫在前面，但是宣傳部所定的原則，是不能更改一句必照原文刊出，在本國還無重大不良影響，但

是發覺報到國外去，就要吃虧了，第一，發全文延誤時間，第二，乾枯無味的寫法，不能引起國外讀者的興趣。

英國政府新聞政策，雖然可以改良的地方很多，但是也有我們可以仿效的，在戰報裏面絕對說實話，不論軍艦的炸沉，城市的放棄，或者軍事的失敗，英國官方所發戰報，會直言無諱，並且凡有重大事件發生，不遲疑的立時公布，德國統帥部所發戰報，在英國報章亦可自由登載，這種作法，是值得我們仿效的，因為現代的戰爭是全民戰爭，必定要全國人民一致作戰，纔能有勝利的把握，要人民齊心齊力擁護政府，政府一定要先得人民的信任，這種信任心只有開誠佈公纔能得到，愚民政策終久是要失敗的。

再者無論英國宣傳部的新聞政策是否正確，英國當局對於新聞政策的力圖改善是十分誠意的，一般民衆和新聞界的意見，他們都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接收，九個月內三換部長，就是很好的證明，各國對於英國政策的批評，他們都十分注意這種材料，由各地宣傳委員搜集，報告予英國政府不論贊同或反對英國的政策，各方面的論調，都供給倫

敦宣傳部，作英政府負責人員參考用。

自從開戰以來，英國宣傳部對於新聞事實，絕對不加干涉，各報紙對於政府的政策，組織和人選，可自由批評，發表主張，因為英國政府負責人員覺得民主國家，絕對不能脫離人民，人民如果不能充分發表意見，民主國家也就走到末路了。

在戰爭正在走進最嚴重階段的時候，究竟英國的戰時新聞政策，將來是成功或是失敗，現在很難確定，按目前情況，英國宣傳部的工作，是有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但是他們新聞政策是否與他們的軍備一樣，天天進步，天天改善，向勝利的大道上走，要看將來如何演變了。（趙復哲）

轟炸中的敦倫報紙

這兒並不是討論報紙在戰時的價值，因為準確和快捷的新聞，早已被認維持作戰精神的主動力。這兒是談及報紙怎樣在空襲時的困難與危險中繼續出版。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這兩點，第一，報紙的出版，甚至在承平時期的，永遠是一種跟時間搶快的賽跑；報館中無論何人，從編輯至小厮，都是競賽員之一。其次就是當空襲警報叫得最起勁時，報館裏正是最忙碌的時候。

我們現在舉出「每日電訊報」為例，當公共警報發出之後，報館中的工作仍繼續不停，不過，報館本身的防空員馬上全體出動了。那幾個監視哨跑上屋頂，觀望天空，當他們認為危險逼近時，他們便發出一個警號。

監視哨的警號報館中的電話接線室通傳各處，館內所有的警報機於是響起來，同時播音筒也廣播着：「監視哨宣佈危急」直至屋頂的人報告危險已過時，這警報期間也算解除，在一夜間。十二次以上的館內警報是很尋常的。

廣泛說來，報紙上的新聞是經三條路徑傳入報館裏的——用電話和有綫或無線電報，由通訊社的電訊印字機，（一種以字母替代電碼的電報機），和報館自己的訪員，在空襲時間，第一種往往會遭受長時間的斷絕；第二種雖然也受相當的影響，但仍可繼

續；而祇有第三種仍能全體活動。在黑漆漆的街道上，冒着破片，流彈，和炸彈的危險，男女訪員們天天晚上都照常一樣去採訪。

當他們的文章翌日登出報上，有許多讀者會思量一下這些新聞就是一些勇敢的人們，在祇有砲光和探照燈光的城市中，而當作炸彈的噓聲在頭上尖叫着的時候，採訪得來呢。

一天，一個訪員在館內微怒憤懣地說，他已經感覺得穿厭了身上那套衣服，到了那時他的同事們才知道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在空襲中被毀一空了。但他仍天天穿着那套碩果僅存的衣服出外採訪去。

新聞到報館，首先到達各助理編輯手中，他們的工作就是將新聞整頓，修改，加上標題，然後送到排字房，早報的助理編輯是在夜間工作的，大部份在十二時至二時間才工作完畢。空襲已經惹起了兩種麻煩：第一、排版時間必須提早，使印刷和發行都多點寬裕的時間來對消意外的阻延；其次。在竟夕的空襲中，編輯們雖然在早上一時至四時

工作可以完畢，但他們必須等候到清晨的解除警報發出後，才能回家。

爲要應付這種困難，「每日電訊報」的編輯們於是分爲兩班，輪流隔日上工，而工作時間由下午二時起至明早解除警報止。這一個分配計劃的唯一缺點，就是那兩班人員須俟戰爭結束之後，才有相見之日了。

在正常時，助理編輯們在二樓的一間廣闊的明亮的房工作。公共警報發出後，他們仍舊在那兒工作，到了館內警報發出時，他們才落地窖層的一個大房間裏去。

在這地窖層的房子中，有一座臨時的電訊印字機和一座臨時的電話接綫機，連接着館內其它部份，電報生和電話司機聽到館內警報時，也立刻從上而跑下來，此外還有速寫電話生，小廝們在地窖裏迷陣一樣的地道中左穿右插，將編輯的稿件送到。

在編輯室的前廳和地窖層的其他房間，都設了帆布牀，當夜間的編輯工作完畢後，除掉留一二人等候報紙完部印刷完竣之外，其餘都去睡覺，直至警報解除以後。

自倫敦遭過猛烈空襲以來，報館的印刷比較其他各部更多麻煩，排字房是一間龐大

的凌亂的房間，在第二層，大部份的屋頂是玻璃，明顯地，冒險在那兒工作是不合理的。

因此，很多部排字機都從二樓拆卸下來，安裝在地底的第二層，那兒同時安裝着一部世界最大和最新式的印刷機，那兒工作在整個空間也繼續不停：在那兒，「稿子」變成一格格的鉛字，由若干格拼成一頁，一頁的紙版壓好後便送到鑄版房，鑄成一個半圓筒形的鑄筒式鉛版，然後再送到印刷機去。

印刷機本來是裝固在地面層的混凝土座上，所佔領面積非常廣闊，所以實在不能移動：目前應用的在地底第二層的印刷機是一部新裝的機器，祇開動其中的一部份，已經可以每小時出紙十萬份。

印刷機開動時的軋轆聲非常響亮，警報機和播音機的聲音也不容易聽見所以印刷房的警報是用電燈的熄著來表示的：館內警報發出後所有工人都放下工作，鎮靜地躲入更深一層的避難室中，直至屋頂的監視哨報告「危險已過」之後，工作立刻恢復。

報紙的發行就是跟時間賽跑的最後一段途徑，將一捆一捆的報紙從報館運至倫敦火車站和各批發報社的工作也是相當困難和險危，而且是無法改善的。

他們是用小貨車經過昏暗街道和穿過槍林彈雨而運往各處的，運報紙的人都要有勇氣和決心，但他們的工作是永遠不會獲得人們的讚揚的（雍容譯）

戰時英倫的外國新聞紙

英國有史以來，從沒有像有今日這樣多的失去了祖國的人民居住在草土在第二次大戰未爆發之前，居留英國的外國人，只不過數今，而現在其數目動則成千萬計之。如像法國人，波蘭人，捷克人，荷蘭人，挪人，及比利時人等等，但大多數仍穿着其自由之制服，成羣的在街上往來。

這些外國客人，大多數只能說幾句英語或根本就不會說。他們對於戰爭情況都異常關心；並且還熱望着用本國的字發表每日的新聞及分析戰爭的評論。他們更渴望着祖國

各方面的消息。

這樣多不同文字外國報紙，突然同時在英國出版。由英國報紙及定期刊物立場而論，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外國報紙在英倫各俱樂部，餐館，宿舍及其他公眾集會的地方，英人歡欣的程度不下於屈旅英倫的異國流浪者。

當法國未經數月即告潰敗時，有七種不同文字的新聞報紙及定期刊物在英倫出版，內分法國、荷蘭捷克、波蘭、挪威、比利時及德國等七國語言，其中有三種是用法文、德文，有的是私人出資經營的，有的則是由各國政府津貼所辦的，主持人不同，但是目的皆同，而政策也百分之百要英國政府合作並堅持抵抗到底以至消滅納粹政權爲止。

在這些種刊物中，最卓越的恐怕要算四頁的法國每日新聞 *Frausl Oaisy Prunel* 一張，一張法國每日新聞編排得很好，因爲負責該場人合資經營的純發行數目相當的大，可以在全英各大書店都購得着，故該報在英已達到理想的境地。

最近在發行一家很有興趣外國新聞紙「*Dizze Tunde*」(譯者按該字爲意國文報紙)，

該報讀者，皆是逃居英國的德奧人民該報主筆是德國著名的報人路得（O. L. D. The）。路氏助手皆是反希特拉的德國有經驗的報人及著作家。Die Stotung 報除了不發表宣傳國該黨及其產黨文字外，則無黨派之分的。該報反對奴役人類的德國態度與英國一致，如其所載的一篇論文「我們的回憶」是講頭一個國家被希特拉奴役的是德國。荷蘭在英國每週發行一次的新聞紙為「自由的荷蘭！」（Vrijeland）。牠載些有特殊意義的故事在淪陷區與德軍拚死弄活及納粹黨人在荷蘭兇惡行為的事件。該報非常輕鬆幽默有趣味並不像德國報紙那樣刻板，愚笨，缺乏生氣，因之該報特以幽默筆調諷刺他們的暫時愚鈍統治者。該報近來登載一篇德國當局命令，當德國士兵走入咖啡館時，荷蘭人民皆不得炫耀的走開的公文。這道難得讓人相信的愚鈍命令公布後，德國士兵走入咖啡館十五分鐘之後荷蘭人仍舊安然坐着不動。但結果，納粹走入咖啡館，來監視各桌時，則十五分鐘後連第二個咖啡館人皆已走光了。

自由日報是個企業公司，刊載各方面消息及公眾意見，有時則關於登載荷蘭東印

度，南非洲，美國等處的通訊，並記載些有關兒童及士兵生活等等的趣聲。牠每日發行二萬份，能銷行至荷印及世界各角落去。該報頗能代表荷蘭官方的意見的趨向。

爾波的 *Dzieńnik SSK* 日報在英倫發行不久，也是英國報紙同盟軍中最堅強的一個，該大半數銷行於波蘭人集中的地方，尤其是被在英的波軍所歡迎。

「捷克新聞報」係由捷軍發行的；主編者捷克知名之士，另有週刊，叫作「捷克斯拉夫也是」，在各國銷路數目與在英國相差不多。

比利時在英國一地有二萬多也，發行之週刊；一用比利時北部福南及斯語刊行，一用國語發行的。這二種週刊皆充滿有趣味及淪陷後比利時各種情形之記載二個比利時最著名報人旋丁 (*Smeyers*) 及瓦特 (*Muunters*) 分爲該二週刊編輯，而瓦特氏過去曾爲比內閣閣員。

這些新聞紙皆是英國戰時增添的客人，而英倫富有者都願將房屋讓給這些爲自由奮鬥的「客人」，故在英國逃去的戰鬥員，外交家，官員及難民皆能在俱樂部飯館及其他

集合場所討論着當日所看過的新聞，談着自家圖書館藏有的書籍，吃着家鄉味菜飯及聽着本國的音樂。

這大羣愛好自由的人們，雖暫時的在自由園地司令部，英國避難，但他決為保衛自由及民主制度奮鬥，犧牲！

(張仁仲譯)

在英國避難的報紙

各國人民僑居在英國的，從來沒有像今天的衆多。在戰爭開始以前，外僑居在英國的，以千計，但是，在今日，却要以幾萬或是幾十萬計了。

法國人、波蘭人、捷克人、荷蘭人、挪威人、比利時人——多數客僑，都穿著自由軍隊的軍裝，磨聚街巷——。

多數的客僑能說一些英語，或是竟不能說英語，但是，他們都熱切注意戰爭的進展，在起初，他們很渴望能讀些本國文的消息和評論。他們渴望能讀一些報紙形式和內

容，是他們所熟悉的，而他們的內容，側重他們本國的新聞和觀點。

一旦創辦許多外國報紙，並不是一件易事。而在英國的報紙業頭，突然間有許多的外國文的報紙和定期刊物出現，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新奇的大觀。這些報紙很博得客僑的歡迎，也如同最近爲了客觀的利益，而設置許多俱樂部，公寓，聚集場，大餐室，和其他的利便一樣。

初期的滿足

在法國崩潰後的幾個月以來，有幾種報紙，和定期刊物出版，他們代表七個國家——法國、荷蘭、捷克、波蘭、挪威、比利時、和德國。在這些刊物當中，有三種是法文、德文和波蘭文的日報，其他的却是週刊，有幾種是由私人組織和投資的，有幾種是由其自由政府所津貼的。

但是，所有的刊物，有一點相同，就是：各刊物的政策，却是百分之百與英國合

作，主張抗戰到底，粉碎納粹主義。

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文日報「法蘭西」。這份日報，共計有四大版，樣式和內容，都和商業報一般。主持這報的人們，都是巴黎各大報的舊報人。這些報人的姓名，以前雖然人人皆知，但是，爲了他們在佔領區域的親屬的安全起見，現在，他們都不能署實姓名。

這家報紙是英國商人團體投資經營，工作的成績很好。他們發行的地址，是在新式的佛里脫街，銷行遍及全國，在英國的各書店裏都可以購得。

首先征服的人們的報紙

新出報紙最饒興趣的一種，就是最近創辦的德文日報「時報」。這個報供居在英國的流亡德僑民被讀。

這家報紙的主筆，是德國著名的新聞家羅沙（J. H. Roscher）。據羅氏在希特勒沒有握

取政權以前，曾充任過德國大報「佛蘭克福時報」的總經理。自從納粹秉政以後，羅氏就移居倫敦，他就從譯用英文譯述湯姆斯曼的著作。羅沙的助手，都是反對納粹富有經驗的德國新聞專家和著作家。「時報」所發表的言論，毫無黨派的成見，因為它的宗旨是要讓大家發揮意見。但是，對於納粹和共產主義，當然屬於例外。

「時報」反對納粹黨奴隸人民，以及和英國充分的合作的政策，可以從該報第一篇的社論裏省出。它說：「吾人永須記憶，德國是希特勒征服的第一個國家。」

荷蘭人敏銳的工作

荷蘭週報「自由荷蘭」已經以發表聳動的新聞，博得相當的信譽，該刊對於獨占的新聞的敘述，尤有專長。這些新聞，都是由荷蘭的淪陷區冒險傳出，詳述納粹侵略者的行為和被征服的荷蘭人民的堅強與勇敢抵抗。

荷蘭人和德國人不同之點，就是荷蘭人頗具有幽默的特性，喜歡對於他們的嚴肅的

統制者，施以嘲弄，「自由荷蘭」新近刊載了一個故事，述及德當局禁止荷蘭人，當德國兵士餐館的時候，蓄意躲避。那司令官用叫人想不到的愚笨辦法，發出命令，規定不論何人，非等候納粹軍士坐下十五分鐘以後，不許擅離餐館，結果呢，在每一個納粹軍士入餐館以後，每一桌的顧客，都把表掏出來，放在桌上，一等到十五分鐘以後，餐館爲之一空。

「自由荷蘭」，是一個很好的報紙，內容載有普通的新聞和意見。荷屬東印度，南非與美洲之特訊，以及兒童，兵士和幽默各欄，當他初出版時，就銷行二萬份，現在的銷路，已達到全世界的荷蘭殖民地，在那些區域，該報已成爲傳遞消息的媒介。

巴特魯斯基的同胞

在英國的客籍軍裏面，現在人數最多的，要推波蘭人。他們到英國幾個月內，即創辦了幾種刊物，內中包括「波蘭日報」。

這種報紙，在波蘭人集中的區域銷售，波蘭人現今在英國的大多數是軍隊。波蘭人第一次在英國辦的報，就是用打字機複印出來的，出版的地址是在英國某地的一個軍營裏，捷克人辦的報紙有一種叫做(Nase Noviny)，它是先用打字機繕成，然後再予以複印，每份在軍中發行。現任的編輯是一位伍長，還有一種週刊，銷行海外與英國。

比利時人在英國的，數逾二萬，有週刊兩種，一種用佛萊明語發行，一種用法文印行。兩種報紙載有現今被佔領的比利時的最有興趣和準確的消息，並且有一篇用英文寫的社論，比國有名的兩新聞記者，一為史太恩(Mr. St. John)，一為華特斯(Mr. Wantens)，分任這兩種週刊的主筆，華特斯曾經充任過比國的閣員。

客中的慰勞品

上述的外國報紙，只是英國招待戰時客人的慰勞品之一種，英國多數有產業的人們，允許其軍隊用他們的房屋和大廈。作為各國人士聚集中心的俱樂部，聚餐室和會

場，在這些地方，戰士，外交家，官員與難民，可以會晤討論當天的新聞，展覽圖書館的書籍，享受素常所好的烹飪和靜聆本國的音樂。

凡酷好自由的人民，已得暫安於解放的總機關。他們是決不會失敗的，因為自由表現的機構，就是民主政治藉以生存的血液。

（聞譯）

英

國

一三八

(四) 法國

法蘭西之喉舌

第二次大戰開始後，各交戰國對於戰事政治新聞，施極嚴密之統制。國際新聞之採訪，異常困難。世界各大通訊社；往往以轉載各國重要報紙之記載與言論為塞責，故吾人每日於國際版上所見者，不曰巴黎某報所載如此如此，即曰倫敦紐約某報今日評論或觀察如彼。不明瞭此諸報紙立場或背景者，往往如入五里霧中。作者擬將每日國際版上常見之各國重要報紙作簡單之介紹，期使關心國際新聞者，得一助力。先及英法等交戰國，次及美蘇等中立國。陸續於本報發表。

首言法國，巴黎為歐陸消息之集中點，亦國際新聞記者之總匯所，巴黎報紙之言論記載，被徵引者獨多。巴黎以外，法國之重要報紙尚多，然或偏於國內問題，或富於地

方性質，除都魯士快訊（急進社會黨機關報）等數家外，可不置論。巴黎報業，最爲五光十色。報數之多，政治色彩之濃厚，背景之複雜，爲任何國首都所不及，就其性質而論，有大衆化之報紙，有上流性質之言論報紙，就其刊行時間而論，有晨報晚報與午報，就其政治主張而論，自極右之保皇黨機關報至最左之共產黨機關報，紛然雜陳，惟自大戰開始，極右之法蘭西行動報與極左之共產黨人道報，以批評政治過甚，爲達拉第政府所禁止而停刊，法西斯蒂傾向之自由報，亦先戰事發生而自動停刊。

法國報紙之共同現象

在分析各報態度之前，吾人於巴黎報界共同之現象，不可不察。一則巴黎各報，與法國財閥及重工業鉅頭，多有極密切之關係。故一般而論，頑固之傾向甚顯。大衆化之巴黎五大晨報，言論界權威之時報及辯論報均直接間接爲鋼鐵委員會所投資。鋼鐵委員會者，法國軍火商及鋼鐵商之集團，而以現國會上下院議員及辯論報主人溫台爾（F. Wendt）

is de Valenciennes) 爲其首腦者也。在法蘭西銀行改組以前，操縱法國金融者實即操縱法國言論界之少數財閥，所謂「二百豪富」者是。

二則巴黎各報，除一二潔身自好之報紙如人道報等，不作敲詐受賄等行爲外，其餘均不免於同流合污，政府之津貼固無論矣。最可驚者，爲接受外國政府之賄賂，第一次歐戰前俄皇之賄賂巴黎報紙，亦指中已詳爲披露，可痛恨者，九一八以後以迄於今，日本在法國報界大施賄賂，巴黎報紙之主持正義者寥若晨星。利之所在，論說隨之。在阿比西尼亞戰爭之際，巴黎報界幾一致爲墨索里尼宣傳，反對制裁。以畢氏在巴黎賄賂報紙這一萬萬法郎之多。此次歐戰暴發之際，尙發現巴黎時報及菲加羅報二名記者，接受希特勒之津貼，受賄敲詐，幾爲巴黎報界通例。

三則巴黎報紙幾完全與政黨派別有關係。在巴黎求一完全政治上獨立之報紙，純粹以報導客觀消息與發表超然之言論爲任務者幾不可得。此固因爲法國讀衆政治興趣，較英美等商業國家爲高，亦因巴黎之報人，往往以辦報爲從政之第一步，今日赫赫於法國

政治舞台者，類多出身於墨水剪刀漿糊堆中者。昔之克來孟梭，今日之泰狄歐萊翁白侖，均以記者而成大政治家者。下院議員，以發表政論報紙爲上進之道。當「老虎總理」克來孟梭競選總統失敗之日，憤然曰：「此何傷，以余之筆以余之報，可以爲世界之帝皇！」

四則巴黎之報紙，多受大通訊社哈瓦斯之脅持，而哈瓦斯社既爲法國政府之津貼的宣傳機關，又受財閥重工業鉅子之控制，其接受各方之宣傳費，不一而足。哈瓦斯除營通訊事業外，兼營廣告商務。雖最近傳言，該社擬將廣告部份分出，歧而爲二。然尙未實現。法國各報，消息及廣告十分之七八出於哈瓦斯，使法報取獨立之態度，哈瓦斯往往可以不刊廣告於該報爲脅。昔香水鉅商古推(Coty)憤於哈瓦斯等之把持，投資二萬萬法郎於報界。謀相頡頏，終歸失敗。後小巴黎人報之編輯杜邁創辦每日報，與哈瓦斯及巴黎五大報相抗，亦失敗而屈服。今每日報且以停刊聞。故哈瓦斯實爲巴黎報界一至大勢力，法國宣傳之重鎮也。

右派各報

巴黎報紙可岐爲二類，以言論爲本位，對於銷數廣告等項較不注意者爲一類，可以時報菲加羅等爲代表。以興趣爲本位，偏重新聞，標榜政治上之獨立，競求廣告之增加，銷數之加大者爲一類，以巴黎人報（五大晨報中之最大者）及巴黎晚報爲代表。前者可稱爲「論說的報紙」，後者可稱爲「大衆化之報紙」，各報又可以因其政治背景不同分爲右，中，左各派。

右翼之論說報紙有極右之法蘭西行動報（L'Action Française）及自由報（Libere），前者爲法蘭西行動黨之機關報主張復辟，抨擊共和制度，議會政治與急進黨人如蓬賴第等最不相容。創於一九〇八年後，爲日刊。主筆政者爲都德氏。在戰前曾日銷十一萬份，筆鎗墨彈，肆行譏諷，讀者多保皇主義者及頑固之天主教徒。自由報創於一八三一年，爲法國報紙之最富法西斯蒂色彩者，常與共產黨之人道報作筆戰，且曾涉訟法庭。共產

黨領袖(Dogge)因爲「托蕩斯基派」，與其黨不相容，於一九三七在購入自由報，高揚反共之旗。去歲五月，竟行停刊。

右翼報紙之中堅爲時報(Les Temps)與倫敦時報紐約時報並稱，雖日銷九萬，然以讀者多數爲政界知識界及實業界份子，勢力之大，一時莫敵。右派大文豪迭欲毀，卽出身於此報，其通訊網遍歐陸。且以與法國外交部關係密切，其外交新聞，多數人所未發。創刊於一八六一年，數度易主，今之主人，爲煤業、礦業、保險業、軍火業之鉅頭，與鋼鐵委員會有關，爲法國半官性質之報紙，其意見可以代表法國之統治階級。

次爲辯論報(Journal Des Debats)鋼鐵委員會主席之財產也，創於法國大革命之年，向爲自由主義之論壇，法國報紙中之最有歷史者，其內容重注文學，屬於共和主義中央派。近已消沉，共和主義者，在昔日爲左，在今日爲右。蓋法國政治分野，先爲復黨派與共和主義者之對立，後爲保守共和黨并急進共和黨之對立。降至今日，以爲社會主義者與共和主義者之對立。共和主義爲何，擁護大革命之口號，然反對社會之改革，

爲資本主義作維護，私人之權利高於社會之福利，中產階級之所奉爲圭臬者也。

右翼大報之中，更有十字架報(La Croix)爲法國天主教之機關報，日銷七十五萬，在百零四處發行地方版，態度保守，暢行於法國農村，天主教爲法國極大力量，法人百分之七十八爲天主教徒。過去政教未分，教中人士，多參加政治，往往爲進步主義之敵人。自二十四紀以後，政教分離，教士不支國家之薪給，教育權亦自教會分出屬於政府。天主教勢力始較削。

菲加羅報(Figaro)本爲攻擊議會制度極烈者，本爲古推之財產。與古推所辦之人民之友報，同爲右翼報紙之彗星。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德國，反對無能之議會，其法西斯傾向濃厚。自古推之二萬萬法郎虛擲，二報出賣，遂與哈瓦斯及五大報合流。近此報特別注意於巴黎消息。日銷八萬五千，態度與時報等無大出入。

以上右翼各報，與國會中共和同盟一致。共和同盟爲財閥距離利益之代表，其中錚錚者如前總統米勒蘭及總統樸薩克雷均曾操法國政權甚久。至於法國之中央派報紙，重

要者甚鮮，如秩序報(Ordre)日銷五萬，爲中央派之右傾者朝報(Aurore)日銷二萬，爲中央派中大衆民主黨一派。

左派各報

法國左翼報紙，多爲左翼政黨之機關報。左翼三大黨：急進社會黨也，社會黨也，共產黨也。左翼三大報，事業報也，人民報也，人道報也，均銷路廣大，在二十萬以上，態度鮮明，主持者多爲黨之領袖，其言論莫不以黨之立場出發。

事業報(Oeuvre)者，達賴第旭丹等之喉舌也。急進社會黨本爲法國第一大黨，其態度既不急進，且非社會主義，所代表者爲下層之中產階級，農民、店員、小商人及公務員等。其所主張爲漸進之改革，對外本以妥協外交出名。慕尼黑協定簽訂者之達賴第即此派領袖之一。和平主義者，現下院議長赫里歐，爲急進社會黨之老黨魁。然二氏雖有師生之誼不能相契。事業報態度，多代表左傾之達賴第一系。此報以塔布衣(Genevri-

ve Thadouis)夫人之外交論文著名，夫人爲歐陸三大名記者之一，其家世與法國外交界關係極深。

社會黨爲法國第一大黨，且爲左派大集團所謂人民陣線者之中心。其機關報爲萊翁白侖主持之人民報(Populaire)日銷二十一萬份，實爲第二國際之大報。白侖於一九四六年偕當時社會黨領袖萊來創人道報，宣揚社會主義，及社會黨與共產黨分離乃創人民報爲代，彼以黨魁兼此報社長，日撰論文，於現行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多所批評。其主張爲溫和之社會主義，反對財閥，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上議院，反對天主教，主張對大富家課稅，主張勞動立法，以增進工人福利，主張大產業收歸國營，其政策在第一次白侖組閣時，局部實現。如改組法蘭西銀行及軍火業國營等是。

至共產黨之人道報(L'Humanite)則爲第三國際之喉舌。主持者爲法國共產黨領袖(Marcel Cachin)。此報在戰前日銷三十四萬份，爲左派報紙第一。德蘇協定成立後，人民報一改親蘇爲反蘇，人道報則仍秉第三國際之意志。戰事既發，達賴第內閣，於共產

黨活動，防範極嚴。此報亦被封，法國工人組織，爲二大團體，一爲社會黨領導之總工會 C.G.T. 一爲共產黨領導之聯合工會 C.G.T.P. 人道報同時爲後者之機關報。前者之機關報，則爲總工會領袖 (Johanno) 所辦之民報 (Peuple)。

右之所述，均爲巴黎意見本位之新聞紙。

巴黎五大報，晚報，午報

小巴黎人報 (Le Petit Parisien) 創於一八九六年，爲法國報業資本家 (Dreyfus) 所有。其所辦巴黎畫報 (Excelsiro) 亦極流行。在巴黎晚報未興起之前，其銷數爲法國最大。曾達一百七十萬，最近降爲一百三十萬。其主權之一部份，亦操於鋼鐵委員會。此報態度亦爲共和主義 (右派) 之較左傾者，左派之人，恆嘲爲「小笨瓜」。次爲日報 (Le Journal) 創刊於一八九二年，其主權屬於鋼鐵委員會及哈瓦斯通訊社，現在每日銷六十萬份，政治色彩，并不濃厚，五大報之中，以此報之文學色彩最濃厚，多小說之刊載。

小日報 (Le Petit Journal) 創于一八六三年，其態度亦接近共和主義，其內容多記
錄新聞及通俗小說，為五大報中最美國化者，定價甚低，當二十世紀之初，銷數甚暢，
近受他報之競爭，銷數漸少。現社主為 Patenôtre。巴黎週聲報 (L. Echo de Paris)
創於一八八四年，為右派保守主義之報紙，讀者多軍人，產業界及知識界，而尤以在海
陸軍中勢力最大。過去小說名家如莫泊桑都德等均曾在此報發表文字。近年則以法國第
一名記者 Pertinax (即 Andre Gerat) 之外交論文出名。其態度保守，戰前反對羅加
諾公約，堅持凡爾賽和約。現該報已為巴黎另一報紙購去，併為 Jour-Matin de Paris，
其社主為 Leon Bailly。

晨報 (Le Matin) 創於一八八四年，亦右傾之報紙，曾為右派政客樸薩克雷之機關
報，其全盛時有銷數七十五萬，現尚有四十萬。此報為五大報中之最具國際性者，其國
內外通訊網甚為週密。倫敦之每日郵報，即與此報交換新聞，其主張保守，如反蘇聯如
對德報復等，國際反蘇陣線，此報提倡最力。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世界最大之晚報爲巴黎晚報 (Parissoir)，在其崛起之前，最大者爲不妥協報紙 Jutransigant，現此二報仍事競爭。不妥協報創於一八八〇年，亦爲麥業及銀行業等富豪之財產。最盛時日銷六十萬，以小品短文及小廣告見勝。名家文學作品及劇評甚多。去歲此報爲巴黎一律師所收買，據德國方面所傳，其背後主持者實爲現內閣協理旭丹，然旭丹曾加否認。

巴黎晚報現與太陽報合併，日銷一百四十萬，純粹爲美國式作風，其主人爲法國紡織業鉅子 FROUVOST，亦有紙業資本家之財產在內。一九二四年創刊，此報專以照片圖畫運動新聞，戲劇影響等。

午報則有 Paris midir，注意于社會新聞及藝術，日銷六萬餘。

尾聲

巴黎之報，五光十色，右之所述，信筆拈來，已有二十個以上（計言論本位報紙，派一，中央派二，左派四，大衆化報紙晨報五，晚報二，午報一，畫報一）若一一列

舉則巴黎有三百三十七家報館，各省有三千一百家報館，比中國多三倍，比英美亦多。此蓋因法國人民政見紛歧，自左迄右，各是所是，且各報規模均小，多者亦僅十餘頁，與美國之四五十頁者不同。因報小，數多，廣告稀少，而定價又為世界報紙中之最便宜者，故流弊叢生，成為慣例。新某評論家曾視巴黎報紙之擁護何國，即可知何國所施賄賂為最多。自由平等博愛之祖國，盧梭伏爾泰之故鄉，為人民喉舌之報紙竟墮落至此，吾人豈僅因巴黎報界於中日問題不主持公道而示惋惜哉。

（馬星野）

哈瓦斯社的過去和現在

世界的通訊社，可分為三種：純官性的，如蘇聯的塔斯社，德國的海通社，半官性的，如英國的路透社，法國的哈瓦斯社（本年十一月以前），私營性的，如美國的美聯社，合衆社，各個的性質不同，其活動的範圍和所負的責任，也是不一樣的。

哈瓦斯社，始創於一八三五年，到現在，已有一百〇五年的歷史，在這期間，經歷

過三個階段，私營性，凡四十四年，半官性，凡六十一年，自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後，又為純官性的了。它的歷史，殊堪追述一下，它的現狀，也許有人想知道一點，用特作個簡短的報道，希望能夠滿足想知道它的過去和現狀的人們。

一八三五那一年，法國一個商人哈瓦斯（Charles Havas）在巴黎首創一種事業，專以翻譯英，德，西，意，蘇的新聞供給報館和大使館為業務的，當時還沒有人予以多大注意，而且還有一部份反對，但這位商人，並不灰心，繼續向前。五年後，巴黎倫敦之間的信鴿通信試驗成功，通訊事業，始引起社會的注意，一八四〇年，哈瓦斯的事業，才站立起來。

一八五〇年，哈瓦斯的兒子（Auguste Havas），他的父親的事業，五年後，業務有很大的發展，一八五六年與布流爾廣告社（Bullier）合併，由是成為法國最有權威的通訊社，不但握有新聞供給獨佔權，而且握有廣告獨佔權。雖然是私營性，但實際上是獨霸與支配全國報業的。直至一八七九年，狄良朱（D. Eslanges）收買了它，它光輝的

私營性，就此告了終結。

這以後，哈瓦斯社改爲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增大爲二千多萬法郎，這時組織上雖有點不同，業務却仍是這樣。法國重要的十大報紙，仍舊依賴着它，所不同者，祇多加一重任務，卽半官性，担任法的部對外宣傳工作，所以官方性質很濃厚。

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哈瓦斯社股東在巴黎召開股東大會，決議以二千五百萬法郎的代價售與法國政府，卽是說，賣給貝當主持下的維琪政府，半官性有過六十一年歷史，今後則爲純官性的了。

哈瓦斯社自改變之後，通訊工作，照常進行，祇因法國國際地位不如往日，通訊人員的工作，有多少困難，不比往日的方便，因此分社設立，也沒有比以前那麼固定了。

哈瓦斯社的過去工作，以法國爲中心，於拉丁系的國家，有着很大的影響。現在仍本着過去那麼進行，但重心有點不同了，法國屈服後，法人分流，一是戴高樂領導的「民族委員會」，一是貝當主持的「維琪政府」，兩者都集中力量爭取殖民地，對殖民地

作宣傳。這些「無主的殖民地」，一個是越南，一個是法屬非洲，哈瓦斯社對這兩個地方，都作更大的努力，尤其是越南。越南是「法國殖民地的珍珠」，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都可以以法國以有力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戰越南在人力上出過十萬壯丁，在物力上出過三十三萬五千噸的食糧，在財力上出過三萬一千萬法郎的捐款。這個國亡八十年人現在要反抗起來，所以哈瓦斯社不得不加緊注意這方面的工作。

該社從前駐中國的代表，是英人施德恩 (Steen)，維琪政府買了哈瓦斯社以後，他辭職了，現在駐中國的代表還沒有，職權劃歸到駐遠東代表身上去，這代表是杜課爾 (Dufour)，他是個法國人，現住上海。

該社駐重慶的特派記者是個美國人，中文名丁曉 (Hugh Denne)，他原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學生，在校時，主編校刊，對遠東問題很有興趣，後來為交換生交換到廣東嶺南大學，在那裏念過一年，遠東問題，當然更深一步認識。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並過寫作生涯，他着手寫一本關於中國革命和農民關係的書，已搜得很多資料，這個問

題，國內研究的人還少，這一類的書，也不多見，外國人和外國文關於這個問題的，就更少了。我們相信他的時間不會是百費的。（李龍）

法國今日的報紙

像法國今日的政情一樣，現在法國的報紙也可分作兩類，雖然在佔領區與未佔領區間，人民仍有信件往還，但兩地的報紙却過着隔離而獨立的生活，佔領區內固然禁止自由區域的報紙流通，就是佔領區的報紙，也是最近才由納粹統制者下令准許送至自由區域，在此以前，巴黎的定期刊物只有圖書週刊『L'Instruction』可以銷行自由區。『L'Instruction』前為法國財力最雄厚的定期刊物之一，現在已被德國買去。此外，那些在戰前曾經行銷窮鄉僻壤，供給村農政辯資料的巴黎定期刊物，全都不送運佔領區域。

巴黎以前本有五十家法文報紙和差不多數目的外文報紙，而現在則僅剩八家了。其

中，六家爲最著。卽：一、曾爲 Stephen Janzanne 主編的晨報 (Le Matin)，此報會停刊數日。二、法國勞動報 (France au Travail)，此報於去年六月和議後出版。三、去年九月遷回巴黎的工作報 (L'oeuvre)，此報本爲急進社會黨之機關報，現在當然已經變質。四、前曾在巴黎本埠擁有很大銷路，且爲新聞最詳實的報紙之一的小巴黎人報 (Le Petit Parisien)，此報之巴黎版於去年十月復刊。五、最近創刊的今日報 (Aujourd'hui)，由 Henri Janson 主編。六、現由 Jacques Doriot 主編的人民呼聲報 (Cri du Peuple)，Doriot 前爲共產黨的黨魁之一，現已轉隸法西斯黨。彼尙主編民族解放週刊 (L'Emancipation Nationale)。其餘的兩報爲晚報：一卽巴黎晚報 (Paris Soir)，二爲新近創刊的新時報 (Nouveaux Temps)。所有上述各報均爲四頁。

這些報紙，對於德法合作的解釋，雖然多少還有其個別的風調，但全是處於納粹的統制之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只可發表德義官方的戰報，而不准刊載同盟國所發表的消息。在自由區域的報紙則不受此種限制。

八個日報中，只有巴黎晨報(Le matin)的形式與風格尙能與法國戰敗前大致類似。他主要的讀者是工商界，所以一切新聞的編輯，都力求緊縮以節省閱讀的時間。現在晨報刊有一篇冠於「晨報自由譚」(“Le mille et Un Matin”)題下的故事與數篇論文，算是他唯一所有的「文學」的作品。此外現在的編輯 Jean Luchaire (彼亦爲新時報的編輯)差不多每天還寫一欄關於政治，社會或經濟的評論。

工作報(L'oeuvre)仍爲 Marcel Dieat 所有。他有一個「謹慎」而能幹的編輯部。M. de la Fourchardiere、M. Francis Delaisi、M. Georges Pioch 均在其編輯部內任職。至於他的前任編輯 Jean Poir 則數月沒有出頭了。在工作報的漫畫以及雜寫之內，有時我們固然也可以找到令人發笑的讀材，但工作報的存在，其唯一的原因乃是在宣揚「合作主義者」(“Collaborationist”)戴特(Dieat)的對德合作的觀點。

小巴黎人報(Le petit parisien)的政策是盡力使新聞輕鬆可口，因之極力避免政治新聞。他的首頁的大部面積刊載戲劇，運動，婦女生活等新聞，當然也有爲納粹宣傳的

東西。此外，小巴黎人報還時常刊載今日及以前的「聞人」的作品。如 Diechare Clande
 Janet Maurice Prox Jean Vignand、Jean-Joseph Renand、Colleto、Abel Hermant、
 Mannice Donnay、J.H. Rosny Jenne、Manrice Bedol、Lavarende 及 Hughes
 Lepaire 諸人皆曾爲此報撰稿。

今日報 (Aujourd'hui) 的特點在其富於時事照片及卡通。他的論文偏重社會，經濟
 及文學的綜述。今日報闢有「青年生活」「體育」「婦女俱樂部」「戲劇」及「書評」
 等欄，而其文字力求適合大衆之口味。此外尙有時裝設計競賽獎金（雖然納粹統治者宣
 傳說法國佔領區之婦女必須專心致力於母道與廚房內的工作）。爲了與小巴黎人報相對
 比，今日報也常常於其首頁刊載政魁名人等的經濟的政治的論文有如：Jean Sarmant、
 Marcel Ayme、Henry Jacque Robert Francis、Etienne Rey 及 Galtier Boissiere 諸人。
 這些人以前或爲左派或爲極左派，而皆能爲納粹統治者所容。當然，他們的社會主義或
 急進社會主義而今改爲「合作主義」(“Collaborationism”)了。今日報最近又在「法國

研究」(“A la recherche de la France”)題下，刊載了不少著名出版家 Bernardo Grasset 的論文。

兩個新出版的報紙，法國勞動報(La France au Travail)與人民呼聲報(Le cri du peuple)則多致力於政治新聞，而且常常帶着一種暴力的口吻，譬如法國勞動報在一篇社論中就開這樣的口吻開始：「貝當將軍已經宣佈了對德合作的基本方針。不必遲疑，不合作只有自殺，再沒有他路可走」。

人民呼聲報雖另有一種作風，但其語調也並不稍帶迂迴，他反共產主義而倡法西斯主義，像戰前的自由報(Le Liberté)一樣。在 Jacques Doriot 編輯之下，對於共產黨施以猛烈的攻擊、至於「青年活動」與「體育」則被視為國民的「再教育」。

至於晚報：「巴黎晚報」(Paris Soir)承襲了原來巴黎晚報的名稱(巴黎晚報現仍在非佔領區繼續出版)也處處模彷彿巴黎晚報的作風；首頁是綜合的拼版，刺目的標題，軼事以及富有人關情趣的讀材。第二頁則是劇院，賽馬及其他娛樂的新聞雖然其內容涉

不足道，然而却奉行一種強烈的親德政策。相較之下，新時報（Nouveaux Temps）則頗類似晨報。

常撰稿人爲 Alfred Mallet' Robert Francis' Steve Passeur' Marcel Ayme, Henri Jacques' O.F. Gilbert' Jean Goy' Rena'our 諸人。

上述各報皆在納粹統治之下，而工作報（L'Œuvre），今日報（Aujourd'hui），法國勞動報（La France au Travail）與「新時報」（Les Nouveaux Temps）則納粹公開出版之報紙。

至於地方報紙，則普遍的感到紙張缺乏之苦。通常地方報紙都是兩頁，雖然每週之內他們有兩天准予出版四頁，但真正有此能力的出版家並沒有幾個。

自從巴黎淪陷以後，里昂實際上成了今日法國精神與文化上的首都，很多巴黎的大報都遷來此地。最重要的是；一、曾爲政府機關報的時報（L. Temps）。二、前爲香水大王 Coty 所有的 Figaro 報，此報仍對文學特別重視。三、法蘭西行動報（L'Action

Francaise)此報現仍爲 Leon Dardet 與 Charles Maurras 所編。因爲近來擁護復辟的人日益增多，所以此報的銷路依然很好。四、努力報(L'Effort)現由 Charles Spinause 所編。Spinause 爲人民陣線政府時代的經濟部長。彼自承認其現在之主張與貝當相同，並謂其報紙乃是爲了「建設新法國精神與道德的基礎」(«to labor for spiritual and moral basis of the new France.»)很多人以爲行動報可算是以前社會黨「人民報」(Le Populaire)的替身。(人民報爲萊翁，白侖所編，久已停刊)名義上他是爲工人而有的，但實際上在工人間並沒有多大影響。

里摩日(Limoges)現在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此地發行的報紙有：(一)前在巴黎出版的天主教的十字架報(Le Croix)因爲宗教感的復活，所以此報的銷數也大大增加。(二)Le Journal (三)Le petit Journal。

在馬賽出版的報紙有：(一)現代報(Le Jour)此報亦爲巴黎遷來之報紙。(二)賴伐爾內閣時代會爲閣員的 L.O. Frossard，現在主編的 Le Mot d'Ordre 報。此報係一晚

報，似亦爲工人之報紙。

此外克勒蒙梭隆(Clermont-Ferrand)亦有不少報章雜誌出版，如辯論報(Journal des Dohals)及文學性質的 Candida 刊，皆由巴黎遷來此地復刊。

地方報紙大部份的篇幅是討論具當所謂的「道德與經濟的改造」(Mor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的策略。當然因爲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日擬定的出版法對於報紙有嚴格的限制(借出版物侮慢或攻擊元首構成刑事犯罪。所以各報都提出幾乎一致的論點。但不久之後，自由區的報紙便能克服各報內容雷同之弊了。

法國的報紙，如果從新聞學的觀點論斷，其水準即戰前已不及英美報紙的高尙。政黨的操縱，政客互賈的賄買，報人的缺乏道德修養皆使報紙的價值減低。自從戰敗降服以後，淪陷區的報紙固然嚮委的納粹暴力的統治之下，而不敢提出真實的報道與梗直的評論，即在自由區域，因爲維琪政府的種種「親德」措施。出版者也再沒有戰前之自由了。

像政情一樣，現在法國的報紙也處在一種沒落的境況，然而，多數法國人仍舊相信，在經過了一段長而苦難的時期以後，他們還有看到他們戰前那些報紙的一日。也正如他們相信法國終有一天能夠回復其自由的生活一樣。（任希之譯）

法

國

一六四

(五) 德國

國社黨統治下的德國報紙

在德國，目前所出版的報紙和雜誌，再沒有一種像英國和美國的出版物那樣能夠支配讀者的注意力。要說明這個事實，倒並不是因為德國的報紙和定期刊物質的方面不大好，而是因為德國的文字，並不普遍，在世界各國，祇有知識階級裏的一小部分人讀德文報紙和雜誌。

然而在這世界上面，再沒有一個邦國所出版的作品，能比德國多，德國的文字，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到的平淡和素色。相反的，它有着一種豔麗，一種蓄積的方言，音節非常調和的辭句，可是不適於構成莊嚴式樣的言語。就爲了這個原故，德國人的有口才者，也每是歡喜用寫作來表明他們的意想，覺得這樣他們會有更好的效果給予他們的聽衆。

自國社黨得勢以後，這種情形是改變了。因為希特勒和其他國社黨領袖，會明白的表示：採取語言來反對寫作。可是關於這點，不會使我的論點失效，目前德國的領袖，為什麼用語言來向大眾述說，而不是把他們的思想用寫作來表現，有兩種原由：

第一、寫作需要比目前國社黨領袖所有的多過不少的熟練的德文知識。第二、國社黨統治的形勢和方法，為支配一般民衆起見，不是迫使統治者用寫作來發表他們的目標和意志。他們祇是說明什麼是我們所將要的！這樣，人民已是覺得滿足了。

大戰以後的德國，在威馬爾共和國時代的德國，有人口七千萬。祇有人口不到三千的鎮市才沒有當地的報紙。人口有三千或三千以上的鎮市，至少有一家報紙，所刊載的不僅關於當地的事情，更涉及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事件。城市的人口，在一萬或一萬以上者，會有幾家報紙。內中有一家不是黨報，而作客觀的報導，其餘大概是各個政黨的喉舌。

在大城市裏，情形又不同了。報紙的銷數並不以政黨的勢力來決定，而祇是以材料

的本質，各種問題，以及補充材料的數量等決定的。譬如 Berliner Tagelicht 報，維持了一個新聞紙的很高的水準，星期刊的銷數，在二十萬份到二十五萬份之間，並不是因為該報是民主黨的喉舌，民主黨在柏林，甚至在德國，勢力都是很小的。

不屬於某一黨派的德國報紙，對於國內政治的發展，是沒有什麼影響的。就是銷數很大的幾家。傾向民主政治的色彩很濃厚的報紙，也不能改變德國政治動向。

另一方面，黨報的勢力却是很大，尤其是一般所稱的 General Anzeiger 報紙，當初原來是傾向於守舊派和保皇黨的報紙，但亦實現「第三帝國」的前幾年，這些報紙老早就走向國社黨那邊去了。

當初共和政府在大城市中，像柏林、漢堡、科倫、法蘭克福、慕尼黑等處，都有發表政見的機關報。——但因為這些報紙，是為一般外國的通訊記者閱讀而熟知的，所以對外就成了政府的喉舌。

因此，有許多報紙，在國外一般關心德國事件的人非常受讀，而在德國却並沒有多

大的勢力。像 *Central Anzeiger* 所發行的報紙，銷數達幾十萬份，而其他除了 *Berliner Tageblatt* 之外，銷數大半祇有五萬份到八萬份。人們對於黨報是非常注意，但也祇有發現了這一黨報紙的立場，過於社會民主黨，共產黨，或天主教的，讀者才會注意。

德國是一個擁有多量讀者的邦國，除了很小的鄉村之外，很少有人會不看着至少兩份的報紙，一份是新聞報紙，一份是有關讀者的位置或職業的報紙。但由平凡的人所編寫的地方報紙，拘束讀者的知識和見解的，銷數不很普遍，祇限於一地方的小範圍，這也是一個原故，使國社黨遇到很少的抵抗，而獲得一個在世界上獨立的民主國家的政權。

那麼，國社黨統治下，德國的報紙是怎樣呢？第一報業中的領袖和記者不願受國社黨的束縛者，就遭遇非法的停職。因此，所僱用的報人，祇限於對國社黨的報業公會表示承認的。商業性質的報紙，不願屈服於國社黨者，就被沒收或被迫出賣。

在國社黨的集團下，德國報紙的銷數，受到很大的打擊。就是 *Berliner Tageblatt*

目前的銷數也祇及希特時未上台前的四分之一。其他銷數很大，歷史最久的報紙目前也多半停止出版，而不改變態度的地方報，也遇到同樣的命運。

整個德國，目前一般的人對於報紙，已當做無關重要了，這一個邦國，過往所有的國民，對報紙都熱烈的企望着。在政見方面，論調的一致，報紙內容的枯燥，會使人感到疲倦，這種就使讀者很慘悽的減少下去！

但德國的民衆，對於研究偶發事件的一種慾望，並不因此消滅。除了國內事件，也都很急切的要知道。法文，英文，德——瑞文的報紙，非常風行。在柏林，如果發生了重要的新聞，外人報紙在片刻之間，要比德國的報紙銷出前多。瑞士報 *Basler Zeitung* 和 *Zürcher Zeitung* 都是傾向民主黨而反對國社黨的報紙，希特勒上台之後，銷數很廣，但現在已停刊了。不拘是德國的，或外人辦的，不是受到統制，就是禁止出版。

關於德國報紙銷數的跌落，不但國社黨的鐵壓，應負相當責任，編輯人的學識廣

沒，這使人不願去讀他們的懸奇。進往。德國以有着許多內容豐富的研覽政治經濟的週刊而著名，這種月刊，現在已完全不見了！

戈培爾曾經說過，毀滅知識是國社黨政策上重要的一部。這原因，知識階級的代表人物，現在不能再在德國住下去。「第三帝國」已成為文學作品和大眾知識作品的墳墓！因為這些，祇有在清潔的氣氛裏面才能繁榮和滋長。所留存的全是價值平庸而含有一種大量的毒物混合劑的，不會有什麼激勵和改造也不會產生什麼效果！（黃影呆譯）

希特勒與德國新聞事業

倫敦泰晤士報外交記者最近發表一文。其中有云：「希特勒在柏林發表演說，其其「貫注度，稱讚『猶太財閥主義』。但不知道他的聽眾們，是否知道希特勒借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公用事業牟利呢？據他的領地什麼人還要多，這個公用事業黨出版公司，希特勒為該公司的唯一主人，每年生產總額約七千萬鎊。載在領薪人名冊上

的工作人員有十萬名，而其產益則每年總在一千七百萬鎊與一千萬鎊之間，該公司從來不公開帳目，亦沒有表帳員。根據希特勒與該公司董事長阿曼所締結的契約，希特勒對於該公司收入，有全部控制權，於是該公司這筆大收入，就在希特勒的絕對支配之下。若果別的人，他有了這筆財產，大概不致再攻擊所謂財閥主義吧！他掌有該公司，開始於一九二一年，那時用希特勒個人名義向政府取得登記證，翌年即任命阿曼為董事長。起初它的發展很慢，但在希特勒掌權以後，它以沒收一切競爭同業的簡單方法，迅速擴張，到一九三五年，它沒收了莫斯科及烏爾斯坦兩個猶太公司，這兩個都是最大的出版公司；同時國社黨又以沒收的手段，接受了有名的烏爾夫通訊社，現在改稱為德國通訊社。它在德國新聞界中，有完全的獨占力量，該公司且擁有德國全部廣告社。一切黨之書籍及雜誌，亦必須由該公司出版。它的最大事業，還在出版報紙，它擁有目前全德國報紙的三分之二，即或不是它的報紙但那個報紙及有它的廣告收入。德國報紙每日總銷額二千五百萬份中，有一千六百萬份以上，是由該公司出版的，單單售報所得。每年

便得三萬六千萬馬克，約合二千四百萬鎊，這由一個人控制着的大出版事業，實遠過於希特勒所排斥的任何一個新聞大王的最高夢想，所謂「新秩序」真的能夠用巧妙的詞令來自圓其說嗎？」

(六)日本

倭報的罪惡

倭人的好模仿，自明治維新以迄今日，七十年間，其報紙之摹擬英美，可謂畢肖。銷數之龐大，印刷之精美，競爭之猛烈，分佈之週密，均足與泰西先進各國報業並駕齊驅，然若舍形式方面不談，以言報業之道德，報業之理想，對社會對國家對人類對文明之貢獻，則倭國報紙，落後殊甚，罪惡殊大，日本社會道德之墮落，倭報之『三面記事』，『花柳新聞』應尸其咎。日本軍閥之橫行，浪人之囂張，政治之黑暗，一般人民對世界大勢之不了解，倭報實間接直接有以促成之。爲軍閥之傳聲筒。因爲政府之烟毒，灌輸麻藥，使九千萬之倭人，如癡如狂如醉如迷如啞，倭報之罪，屈指難數矣！

種種色色

倭國日刊報紙，號稱千一百餘家，自對華侵略戰起，政府頒新聞節約法令，於是地方小規模報紙強令關閉，故今日已無此數，千餘家之報紙，每日銷數約達千餘萬，日本人口千餘萬戶，平均每戶可得報一份，惟都市多而農村少，東京大阪二處，尤為報業之集中點。次如京阪間之名古屋，九州島上之福岡，北海道之札幌小樽諸城亦為重要報紙之集中地。英法報紙為『一元的』集中於巴黎或倫敦，美國報紙為『多元的』其集中點甚多，日本報紙，則為『二元的』。京阪二處，大報林立，其銷售區域，北至庫頁南至台灣。而京阪各有優勢，地位不相上下。此種二元化現象，為他們之所無也。

在言論上，在報道上，倭國報紙，已無自由之可言。一則一切新聞，源出於同盟通訊社，全國千餘家報紙，已完全為同盟社之社員，而該社又受控於政府，其資本來自外務省及遞信省，其任務一則為傳播官方之消息，統一全國新聞記載，而使人民含有利於

政府之消息以外，更無所觀，二則爲對外作宣傳工作，凡每日之對外新聞廣播，日文英文，均皆由同盟社主持。自一九二六年新報社改組，以百八十萬日金購入電通社之通信部，日本之通信事業即定於一元，昔日之自由競爭，已告終結，而同盟社之顛倒黑白，並誰作僞固爲舉世所明知者也。

除同盟社外，日本消息控制之機關，在陸軍省則有情報部（本稱新聞班），在海軍省有新聞班，在外務內務遞信（交通）等省各有一司而結一於內閣之情報委員會，此委員會之任務較比各國之宣傳部更爲複雜。國內外情報之蒐集，輿論之製造，國內外宣傳政策之決定，均由此出，全國各報，在此重重控制之下，向無自由，且日本之出版法，限制至嚴，如所謂「紊亂安寧秩序」也，「有傷風化」也，「冒瀆皇室之尊嚴」也，「紊亂朝憲變更政體」也，規定空洞，處分嚴格，文字之獄，在倭國數十年來，數見不鮮，一入戰時，報界更啞若寒蟬，以免速禍矣。

浪人之暴力，軍閥之威嚇，亦使倭國報人，不敢言其所欲言，過去倭報之被毀，報

人之過嚴及被刺者幾矣。朝日新聞前社長村山龍平，讀賣新聞社長正力松太郎，均曾因此故而被刺者。日俄戰後，國民新聞曾因此贊成樞次茅和約而被毀，二二六事件後，朝日新聞前社長曾因此受人反對而不得入閣，因此種種黑暗勢力之炙手可熱，各報惟有取諂媚之態度，鼓吹排外，擁護侵略，數十年間，如排英排美風潮之發動，仇華擊華思想之造成，神祕無稽之「日本主義」，之鼓吹，均源於報界。日本報紙之誤國誤民者之多矣。

倭國報紙，不但政治上無自由，在經濟上亦處處依賴。以營業上之困難，各報多仰財閥及廣告主之鼻息。日本產業外強中乾，報紙雖極龐大之能事，其實則能獲利者至鮮。京阪二地，除大阪每日（東京日日附）與京阪二朝日兩家外，餘均轉輸於「赤字」之困難中。福澤諭吉手創時事新報，屢應系利益所支持之報紙亦以虧折過大而於三年前停刊。他如國民新聞報知新聞等等，均年有虧折，非大資本家如大島野間等支持，則早已關門歇業矣。因經濟之困難故濫收廣告。賣藥廣告，充斥版面，銷售方面，亦濫行減

價。以作「割喉」之競爭。侵略戰發動後，白紙供給困難，篇幅減小，其類日之夕刊均停，後滿報業前途，殊未可樂觀也。

倭人道德墮落，報界尤其如此。就敵人而言，記者之受津貼，敲詐納賄，已成常事。論者謂最大原因，由於報人待遇過低，每月五十金左右之生活費不足以養廉。而因營業困難，正當之加薪升級，既為不易，於是惟有訴諸不道德之行為矣。外勤記者，在各政黨本部，各工商金融機關，担任採訪者，往往受各該機關之津貼，日本誹謗法鬆懈，記者圖破壞他人之名譽信用，甚為容易，因此以誹謗為敲詐之工具，受詐者往往無可如何。東京之政界及社交界名人，能免「三面記事」之污蔑者，幾如鳳毛麟角。

低級趣味，幾遍及於日本報紙，即大報如大每東朝，亦不免是，荒誕不經之傳聞常見之於號外。所謂間諜之活動，外交之陰謀，多捕風捉影之說，而為吸引讀者好奇心，作誇大之記載。至於男女之桑中濮上之行，變態之兩性關係，尤為日本報紙所最感興趣。誨淫誨盜，嘆觀止矣！

東京與大阪

論倭國報紙者，動稱東西九大報，自時事新報停刊，已成東西八大報矣。此八報中，在大阪者二，在東京者六。論其主權所在，則大阪系者四，關東系者四。蓋東京之日日新聞，與朝日新聞爲大阪之每日與朝日二家所有也。

大阪系二家，資本雄厚，獲利亦鉅，其政策比較獨立，商業化色彩亦較濃厚，關東系四報，則因受大阪系之競爭，處處有不支之勢，除讀賣尙能營業順利外，報知中外國民三家，均有虧損。東京報紙多，而規模小；大阪，則報紙少而規模大。東京報紙之勢力範圍，除東京府及關東各縣以外，爲東北人煙較稀之區（即與羽六縣），故擴充不易，大阪處全國之中，其附近京都神戶各城人口之密冠全國，而關西近畿區域及西南諸縣，（如兵庫廣島岡山等）均工商發達，交通便利，故大阪報紙力量，東達名古屋靜岡一帶，西及四國九州台灣。近大阪二大報紙，且在門司設分社，獨立出版，勢力更普及

矣。八大報名稱如次：

東京朝日新聞，日銷約六十萬（獨立，自由主義）

東京日日新聞，日銷約七十萬（亦號稱獨立，保守）

東京讀賣新聞，日銷約五十萬（威官主義與東京警視廳接近）

東京報知新聞，日銷約三十萬（講談社系，民政黨傾向）

東京國民新聞，日銷約十萬（軍部喉舌，反動，新愛知系，政友會傾向）

東京中外商業新聞，日銷約十萬（三井系，商業性質，保守）

大阪朝日新聞，日銷約一百二十萬（與東朝同）

大阪每日新聞，日銷約一百一十萬（與東日同）

八大報之中，以歷史論，以東京日日（簡稱東日）與報知二報為最老，均創於明治二年（一八七二），已有七十年左右之歷史，東日一向保守，在名記者福地源一郎主筆時代，且為薩長閥一派之帝政黨喉舌。報知創於交通部長（驛遞頭）前島密傾向於進

步主張，至今尚爲民政黨色彩甚濃厚之報紙。自一九一一年，大阪每日新聞主人木山彥一，將東日購入，於是此政治化之報紙，成爲商業化之日刊。報知後亦入於日本雜誌大王（講談社主人）野間清治君之手。現野間已物故，其繼業者亦於去歲退社，任東京市長職。

以思想之進步論，則大報之中，莫若東朝與大朝二報。此姊妹報，兀然爲墮落之日本新聞界之中流砥柱，於贖武主義之軍閥向持批評敢言之態度。大朝創於一八七九年，二年後由村山龍平主持，村山爲日本最有頭腦之新聞家於新聞之採訪，社會之服務，輿論之領導，均能努力，故屢遭軍部之忌。其政策爲不偏不黨，資本六百萬。現村山龍平已歿，而主報務者爲村山長舉上野精一，以緒方竹虎爲主筆。在國內外設分局百餘，傳言萬，電傳寫真機及飛機，所置甚多，其訪歐飛行及環球飛行，曾驚動一時。

以營業之成功論，則大阪每日，冠絕羣倫。每年獲利百萬以上。此報之前身，爲大阪日報，創於一八七六年，一八八八年，名記者渡邊高木等入社，銳意整頓，而出資者

則爲大阪資本家（藤田組主人）之本山產一。本山與村山齊名，富於經營之才能。向大阪工商界吸引資本，購入歷史最老之東京日日新聞，並經營各種社會事業。每逢國內外大事，必與大朝競賽採訪之遲速，惟此報與大朝不同者，大朝資本，多由於與報紙直接有關係之工作人員等，而握大每股權者多爲與報業無關之工商金融資本家，故此報未能如朝日之獨立進步，其向反動勢力之屈服，亦遠較大朝爲甚，現主筆政者爲高石真五郎，主社務者有岡實及奧村等。

右述二大報業，其規模宏大，經營努力，倭人常以自豪，平時朝刊十二頁，夕刊八頁，自侵略戰發，已減少。每日出朝刊八版，夕刊三版，其地方版達五十餘種，於大阪東京之間，且設有專用之電線，以傳遞新聞與照片。除日刊以外，大朝尙發進行週刊朝日，朝日攝影，朝日畫報，小孩朝日，朝日運動，朝日年鑑，運動年鑑，寫真年鑑，朝日婦女等刊物。大每對於出版工作，亦不多讓，出有點字大每，（爲官人之讀物），英文大阪每日，大每年鑑，經濟家雜誌。寫真特報，家庭生活，大每星期刊等等。

以思想之反動論，各報無能與國民新聞之右者。國民新聞者，軍部之喉舌，侵略主義者之揚聲筒也。方明治三十三年（一八九〇）德富猪一郎之創辦此報，以「平民主義」相標榜，德富爲現存日本資格最老之報人，青年時代，尙能服膺自由主義，而今則年近耆耄，頹唐反動，成爲言論界之化石矣。德富早已退出此報，曾任東日之名譽顧問爲貴族院議員。國民新聞，則數度易主。過去曾爲青年具愛讀之刊物，其插圖，其訪問記，其專欄之一「茶吾茶」均曾爲日本新聞界放一異彩者，今則銷數稀少，虧損絕大。已爲太古屋之報業資本家（新愛知新聞之主人）大島宇吉所購入。資本三百萬，大島之痛楚冗員，將名士巨匠方面人物加入，曾激起報界之反對，現該報能否有起色，未可卜也。

讀賣新聞本報之小報（小新聞）之姿態出現於東京新聞街。與東日報知等大報相對立。明治七年（一八七四）創刊，注意於花柳新聞，警廳新聞演藝角力之類。中下階級，及婦女讀者，最爲歡迎。自正力松太郎購得此報，銳意經營，已取得東京報紙第三

位之地位。其銷數最多時曾達八十萬，正乃其盛也。全用美國作風，且提倡野球，設
選選免費診療班，其博送鴿子及航空機之設置，亦皆東京日與京報。此報終不脫小報作
風，於當時新聞特重。且與東京警視廳（即首都警察廳）有密切關係，人認爲東京警
視廳之機關報。

三井公司之機關報，則爲中外商業新報。此報商業報中之最貴，進價亦守正不讓。而
於商業新聞之完全，在日本之地位亦最爲重要。此報之在東京，商務日報之在東京。此報
始於明治九年，初爲週刊，九年後改爲月刊，後刊行中外對等月刊，其社長曰中郡吉，
兼同盟通訊社之理事長，在大阪，其刊行所設於大阪商業新報，三井爲日本最大之託辣
斯，其分號遍於全球，各地三井之分局，對於各埠政治經濟消息常致急電，迨至東京，而
中外商業新報，遂得佔先發聲，故其在當時勢力，一時莫京。迨去時事新報，亦注意商
情，自時事永逝，中外商業新報，已莫之與敵矣。

八大報之外，在大阪尚有大阪時報新報一家，頗受尊重，在東京尚有都新聞，萬朝

報中央新聞二六新報，及東京每夕等大報。多爲注重花柳消息，以誇官主義見稱者，其中之中央新聞，爲政友會之機關報。萬朝二六，過去均曾傾倒一時，萬朝以創辦人是岩周六之偵探小說著名，二六創辦人秋山定輔之論說著名。東京更有英文之日報二家，一爲廣知報，美國人所辦，其作風倣紐約時報；一爲日本時報，爲日本外務省之宣傳刊物，由盧田均主之。

京阪之外

年來日本地方報紙，與京阪報紙。因電訊工具之改進，地方報紙，亦能迅速得到國內外要聞，且地方報紙離政治中心較遠，言論亦較自由，往往東京報紙不敢披露者，如台，札幌等處報紙披露之。現財力不充份經營不得法之地方報，固日就淘汰，而生存之適者，仍兀然不動，最重要者有如不列：

新愛知新聞（愛知縣名古屋城）日銷約二十萬。

福岡日日新聞（九州島上福岡城）日銷約十五萬。

名古屋新聞，日銷約十二萬。

北海泰晤士（北海道札幌城）日銷約十萬。

中國新聞（廣島縣廣島城）日銷約六萬。

小樽新聞（北海道小樽城）日銷約五萬。

河北新報（宮城縣仙台城）日銷約三萬。

日本地方報紙，類皆政治色彩鮮明，不若京阪報紙之濠榜無黨無派，而地方報紙多爲二大政團之勢，一爲民政黨，一爲政友會。例如名古屋方面，新愛知代表政友會，則名古屋新聞代表民政黨。北海道方面，北海泰晤士代表政友會，則小樽新聞代表民政黨。又地方報紙，向分電通與日聯二系統。福岡日日與北海泰晤士，爲電通社之最有力量支持者，小樽新聞與名古屋新聞則採用日聯社電稿，而新愛知與河北新報等則二社並用。及一九三六年二社合併，兩社成立，電通社而居於廣告公司地位，此種界限，不復

發展。電報系統之北海道學士校長，且曾爲國體黨之顧問議長。

名古屋，北海道，及關西爲地方報紙三中心，其東京大阪第三。名古屋爲帝國第一三大都會，工業發達，人口發達，有頗大版。而東京則之雄大，地方報紙雖多其者。資本百五十萬，於明治二十一年創刊，朝刊十二頁，夕刊八頁，主人大島守吉爲政友會人物。昭和八年，收買國體黨新聞，其收報名爲皇國新聞。民國三十九年，規模與新報知相埒。主人小島松壽，實爲國體黨之要人。

北海道鄂邊樞北，東京之報於此入版者，其在報中之地位與東京之小樽新聞得與自存。其二報銷路遠全島，且受大島實島。其若更於十七年創刊，其若於明治二十六年創刊，至其第一卷，當其非並海軍可也。關西一報，尤早全島（日本之報知於東關西三報爲最大）其報名曰。創於明治十年，於關西實業前，設有專用電話，且有電傳器具之設備，其報名曰。其社長，爲竹澤士雄。其報對九州日報，關頭山海老人所辦，法西斯蒂主義者，（東方會領袖）中野正剛之機關報也。關西之南有熊本縣，有國民同

臺灣在日治以前，其新聞報九州日日新聞。

日治之侵略

自日人侵略後，倭人及附東指，台灣既割，朝鮮既併，其國無雜文人，亦無筆而東，其報亦無雜。現台灣一島，僅許五家報紙之存在，除新民報一家外，皆台籍總督府之機關報。其尤以台報日日新報為最大，資本百萬，創於明治三十一年，日銷三四萬份，並附設台灣總督府報，台日畫報等等。新民報為羅萬值所辦，仰日鼻息以苟存。至附屬台報及英文台灣各報，則規模較小。

倭人治朝鮮之最大報紙，為京城日報，乃朝鮮總督府之喉舌，更附辦有韓文之每日新聞，及英文之每日 News。英文之報，乃伊藤博文主韓政府所辦，供國際宣傳者也，此外日文者尚有朝鮮日日，朝鮮新聞等，韓文者有朝鮮日報等。至風行一時之東亞日報，則已不復見。最近在比克世界運動會中，韓國青年孫基禎大勝，日方以東亞日報披露

與君願其未始之得歸國也。雖為誘致民族對立空氣，故遭封閉。在倭人之壓迫下，何有何自強之可言哉。

九一八以後，倭人以其統治台灣朝鮮者施於我東北四省，近更以被騙東北四省施於一舉而二一華中一之危險區域，東北四省之經濟，幾完全併入於所謂三報協會之中。而以一滿洲日計一（即往大連，後改海陽，為滿鐵機關）及盛京鐵道（在二滿）發有力之經濟之組織也。第七號海關，俄國之用，其軍事，而滿鐵協會社及關東廳兩者之文化之中心，所佔地位之重要，又該立於第一滿洲國通訊社（亦即第一滿洲國社）之重要地位（亦即滿鐵唯一之新聞傳播機關），以銀為刀，以紙為紙，而致東北同胞之心靈，之腦筋，被宰於此刀此紙之上矣。今南京上海一帶，倭奴傀儡又太強橫暴，以度使我同胞，而無恥文氓，甘供鞭策。嗚呼，可勝痛恨哉！（馬星野）

日本新聞事業概況

研究敵情有種種的方法，注重閱覽敵國的新聞雜誌，也是最好的方法之一吧。但是，無論在那個國家裏，好的報紙雜誌固然很多，壞的必也不少。並且由於主義的不同，習慣勢力的不同，也有着種種的差別。因此在選購或閱讀日本報紙雜誌之前，先具備一些關於它們的基本知識，也是必要的吧。基於這一目的，筆者謹將最近所得之資料，編成這一「日本新聞事業概況」，以供注意敵情者作一參考。

甲、報紙

一、概觀

日本戰時所發行的日刊報紙，總數達一千二百餘種之多。這些報紙多半是地方系的，有全國性的報紙中央性的報紙兩部分，而且並不多是之類集中於日本三大都市，即東京和大

版。

由來至經營的範圍報道是一般性的，全國性的，因此不管在地區上，在讀者的種類上，我們是可以稱之為重要的報紙。現時高居在這些中央系報紙的王座上的，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承認為株式會社「朝日新聞社」所發行的「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以及株式會社「大阪每日新聞社」所發行的「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這兩種報紙。「朝日新聞社」的資本金為一千萬日元，股票的大部份是操持在現任社長青木義雄（青木義雄）及前社長會長村山長舉（朝日新聞社之創始者前社長村山龍平之子）二人手中，其經營權亦歸青木義雄所有。「每日新聞社」的資本金亦為一千萬日元。股東也大部份是與大阪工商業有深刻關係的勢力的代表者。「朝日」與「每日」兩會社，除了前述的各一大新聞外，各另有五十處以上的地方版。此外並發行多種的週刊，月刊以及與各種問題有關的年鑑；有時更從事與社會文化有關的

。這種情況，近年來競爭日烈，一般的意見是認爲「朝日」比「每日」的地位要高一點。

除上述幾種大報紙之外，歸入中央系報紙的，尚有「報知」「讀賣」「朝日」等報，也都是集結在東京一地。這些報紙，在資本額上，在發行數上，在企業規模上，都遠不及前述之二大新聞社。不過「報知」與「國民」在各地地方也尚有相當之勢力，各護有二十處地方版。

以上所述的各中央系報紙，日刊都是三或四張，夕刊一大張，比之其他的地方系報紙來，在版數上是超過很多。

二、重要報紙

1、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 二報均爲朝夕兩刊。大阪朝日新聞創刊於一八七九年，一八八八年更發行東京朝日新聞。兩報的發行額，均爲二百萬份左右，高佔全國報紙中之王座。讀者多爲知識份子及小布爾喬亞階層；在廣泛地吸收知識份子讀者這一

雖上之「朝日」實為世界經濟不可及者。此外在擁有名記者這一點上，亦較任何其他報紙為多。因此，「朝日」有着「日本第一」的譽評。在政治觀點方面，「朝日」是有着自由主義的色彩，這多半由於該報的指導者們為欲擴大其銷路而故意迎合小布爾喬亞們的意志。名記者有杉村楚人冠（顧問）；緒方竹虎；（董事長兼主筆），美土路昌一（常務理事兼東京朝日編輯局長）等人。

2. 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 亦均各出朝夕兩刊。大阪每日新聞原稱「大阪日報」，一八七六年創刊，至一八八二年改稱「立憲政黨新聞」，並開始計算號數，一八八八年復改稱爲「大阪每日新聞」，發行額曾突破二百萬份，爲「朝日」之勁敵。東京日日新聞發行額則爲一百四十萬份。「大阪每日」與「東京日日」在表面上雖號稱「無主義」的報紙，但實際上則有着與「朝日」截然不同的傾向和性質，由於大阪工業家及金融資本家之參加該報社，事實上也就決定了同樣的基本傾向。「大阪」與「東日」無論何時都是大阪資本家的傳聲筒。圖之在對內政策上，特別是在對外政策上，是反對過度

的「自由主義」。與「朝日」的論調時時相異。名記者有高石真五郎（董事兼主筆，平尾清風（董事，「大每日」主幹）杉山幹（董事兼「東日」編輯局顧問），阿部真之助（「東日」主幹）等人。

3, 報知新聞 發行朝夕兩刊。創刊於明治五年，有着最悠久的歷史，曾經一度衰落，近年來始稍有起色，但比前述四大報紙來，仍相差甚遠。發行額約為五十萬份。「報知」在過去，是被稱為憲政黨的機關報，最近則比較上可說是民政黨的機關報。該黨的指導者是「報知」的主要股東，到一九二八年，股東的一部份脫離該報，以後不久，遂為雜誌之王野田清治所統制，因之多少失去了黨派的色彩；但是與民政黨的關係直至今日尙未能切斷。「報知」社長本為野間清治，但已於今年上半年死亡，現社長姓氏不明。名記者有御手洗辰雄等人。

4, 讀賣新聞 朝夕兩刊，特別是夕刊尙有第一第二兩次。「讀賣」在發行的歷史上，比起「東日」「報知」來，相差不過三年，但因偏重於低級趣味的社會新聞，遂不

表爲人所尊重。自一九二三年正方松太郎繼松山忠次郎爲社長，力事改進刷新，結果，以前時時在社會中存在的警察存在，特別是因爲正方氏以前做過警視廳的刑事課長的緣故，編輯的內容遂不致偏重於趣味的刑事事件，遂有警察報紙之稱。但同時，對於政治經濟學等亦同樣注意，在兩方面均有相當的成功。最近新創設第一第二兩夕刊，更博得一般的好評。

5, 國民新聞 朝夕刊。爲一八九〇年時青年德富蘇峯所創設，在日本新聞界中曾風靡一時，但不久即行衰退。後經幾度的努力，特別是近來九州系財閥根津嘉一郎及河野與太爲之投資，又重新成爲一擁有資金三百萬元的大新聞社。發行數量約爲三十萬份。其社長爲大島宇吉（地方系新聞中最有名的名古屋發行的「新愛知」的社長亦卽是此者），實際上的所有者則是佔有股本總數四分之三的西鐵道王根津嘉一郎。「國民」由於其所有者在實業界與軍部的密切關係，以及「國民」的發展與軍部堅固地相連結，遂使「國民」有濃厚之軍國色彩，可以說是軍國的機關報。

6. 中央商業新報 朝日新聞。創刊於一八七六年，最初稱「物價新聞」，並稱夕刊。至一八八九年始改名，並稱朝夕二刊。該報屬於三井財閥集團的，資本有二百萬元。因為是屬於保守主義的三井財閥集團，所以在對外政策及對華政策上，該報都擁護日本的強硬政策，對內政策則主張不變現社會的基礎。近來，在內容上，無論是政治版，社會版，都有精闢獨到之處，特別是經濟版，全國的商業界，都在該報的範圍之內，其經濟記事及評論，實為日本報界之權威。名記者有小訂利得（主筆）等人。

以上六種報紙都是被稱為日本第一流大報紙的。此外，尚有相當有名的第二流報紙三種，都是在東京發行。茲分述之於下：

1. 帝都日日新聞 朝刊。此報雖然的立場不甚清楚，但似乎是有着法西斯的傾向。這報紙的特色是專重於對「朝日」「日日」等大報紙所發表的記事予以批評，或對於官界政界之大人物予以批評或攻擊。該報對主筆野坂實市是一位法西斯系人物，有着著名的筆鋒，對於研究敵情的人，這報價實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各國新聞專業概述

2, 大和新聞 夕刊，創刊於一八八六年，據說是受着法蘭斯團體的津貼的。該報的
三筆井久龍雄氏，最近被稱為日本政治之論雄，大著聲名。

3, 都新聞 朝夕兩刊，創刊於一八八四年，是一種半文藝半煽動性的報紙，注力於
下級小說及花柳界之情報等方面，因之大受小商人，藝者，妓院等所歡迎，發行份數也
相當多，在營利一點上可說得到了成功。這報紙在作為研究敵情用是沒有什麼用途的，
但在東京社會方面，是頗為有名的。

乙、通訊社

現時日本的通訊社，總數約在二十以上，但由於「同盟通訊社」的強烈的排他的活
動，幾乎令人不感到還有另外通訊社的存在。本來通訊社與新聞事業是有着不可分割的
關係，但是日本近年來各大新聞機構的擴大與整新，並沒有依賴於通訊社的力量。第一
「同盟通訊社」認為同盟社的電訊是毫無價值，都漠然視之。因此，通訊社的一條途新聞社

以新聞」的基本使命，在同盟通訊社的身上，是找不出來的，而同盟社的任務，反專注於對外宣傳的「重大使命」上去。

同盟通訊社產生的年代並不久，是由日本的「日本電報通訊社」與「帝國通訊社」二大通訊社合併而成的。日本電報通訊社成立於一九〇一年，一九〇六年成爲有資本一百萬元的大股份公司，與政友會及軍部有深厚的關係，致力於中國諜報事業。帝國通訊社在歷史上比「電通」還要悠久，在立場上接近於民政黨。這兩通訊社各不相讓，長期地作猛烈的競爭。直至近年，由於官方之協力，遂合併成爲半官式的同盟通訊社。第一任社長爲岩永裕吉，今年岩永氏死亡，由常務理事古野伊之助繼任。

同盟社自成立以來，在業務上是相當的發展，現時已完全成爲日本軍閥政府的代言機關。名義上雖還是株式會社，但實際上是依賴着政府每年大量的津貼來支持。同盟社在世界各重要都市設有分局，收受由東京總社以無線電發出的各國情報，再以之供給各國的大報紙。造謠誣蔑，成爲同盟社的唯一使命。此外同盟社的情報網，在中國特別嚴

給；大半帶做課後工作，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丁文樸譯）

敵國新聞的紙張現狀

刺刀之下，報紙是應該消滅的。日本新聞界在這次「事變」以前，隨着資本主義而發展，它已頗具規模，還多少能表現一點開明的氣息。可是受軍閥勢力箝制之後，它的唯一的任務就完全在於歌功頌德與欺騙民衆。這一種可怖的景象，他們中間的有識人士是往往不自覺地感觸係之。本文介紹日本主要各報紙的背景內容，可供欲求知彼知己者的參考。

日本主要的新聞紙，就它們的立場和淵源作區別，原來多多少少地有顯著的分野。通常我們所知道的，是左翼的社會黨報紙，右翼的報紙，都是隨着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而產生的刊物，報紙的本身也反映了右翼的資本主義化；它們的政治意識，都是維護憲

政主義的。在實際上。朝日有着民政黨的背景，每日則有着政友會的背景。在另一方面，德富蘇一即創辦的國民新聞，因為德富本人曾與軍隊保持着密切的關係，所以一直是帶着堅強的侵略主義與軍人統制論調的色彩；雖至報紙易主，而色彩不變。但是這種辨別，到了他們發動對中日問題討論時，便都成了一丘之貉，看不出任何區分了。尤其是在中日戰事發生以後，日本的議會政治，全都被軍部所控制，政黨箝舌結口，懾懾欲絕；作為黨喉舌的傾向於憲政制度的報紙，豈但是消失了本能，而且在「國策化」的鞭子之下，全都轉了向，一律變成軍部的傳聲筒了。

日本有勢力的報紙，集中於大阪東京兩地。工商中心的大阪系報紙，在日本國內的影響，實力更駕於政治中心的關東（東京）系報紙之上。日本銷數最多的報紙為大阪朝日，大多的為大阪每日；兩報各復有東京版，事實上是大阪系的勢力向東京擴展。兩報均以大阪工業資本家及金融資本家為後盾，而為日本資產階級之有力的武器，但也各有不同的傾向。大阪每日及其連繫之東京日日，是偏向於保守主義的。反之，大阪朝日及

其連繫之東京朝日，則以自由主義為標榜。在批判政府的場合上，大朝及朝東，向以敢言稱。朝日系報紙之能獲得廣大的讀者羣。為小資產階級和市民層所一致擁護，即基於此種因素。但是從「五一五」事件後，在軍部的壓力之下，起了急迴流的轉變，朝日之報紙竟毫無顧惜地放棄了過去光榮的立場。骨氣從此一路傾瀉，直到大規模的侵華戰爭發生後，更是每况愈下。

這在有點頭腦的日本人方面，隱辱含辛，亦為疾首痛心。我們看上泉香信在改造雜誌發表的「新聞之貧困」中的一吐骨鯁之自由：「自從發動了新聞紙法的第二十七條，新聞的報道，便受了極嚴的限制。今後新聞的寫作，祇有「向國策的路線前進」之一途。苟有不合「國策」之紀事，一切不得刊載。在這樣情況下，各報為自己生長所作的努力，那祇有支出大量的經費，多多遣派戰地通訊員，來作報告的競賽，和全吹大播，為政府的「非常時政策」，作盲目的歌頌。除此二者之外，別無他事……新聞紀事實報，無不問題，不僅表露在報上的新聞稿，而且深入到各種各色的社論中去。因此，具有指

遵權威的各報社論，也不得不放棄其獨立性。這就是「沿着國策前進」的金科玉律，在各報社論上劃了不可超越的老套的結果。」

至於關東系的報紙，國民新聞隨軍省激烈份子機關報著稱。報知新聞與都新聞為陸軍省之準機關報；讀賣新聞以三菱系財閥為背景，中外商業新報以三井系財閥為背景，或多或少地都與軍部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如是，軍閥們的「淨化言論」主張，如願以償。大阪系自由派報紙，豈敢在刺刀尖下噤若寒蟬，即列於同業之中，亦屬孤掌難鳴了。

此外，日本為誘導其外交政策的意向，在外務省主持之下，有一張半官機關報「東京泰晤士報」出版，係以英文編印。日本的投機取巧的外交，其政策既非決於霞關，而為霞關奉行三宅板之決議，所以這一張報紙，不祇所以供國際外交界視日本軍部之風色而已。

附表

(一) 大阪系

大阪朝日新聞 Osaka Asahi Shinbun 一八七九年創刊，社長上野，資本金六百萬元，銷數一百三十萬份。

東京朝日新聞 Tokyo Asahi Shinbun 一八八八年創刊，社長上野，資本六百萬，銷數一百十萬。

大阪毎日新聞 Osaka Mainichi Shinbun 一八七六年創刊，社長大岡，資本一千萬，銷數一百二十萬。

東京日日新聞 Tokyo Nichi-Nichi Shinbun 一八七六年創刊，社長大岡，資本一千萬，銷數一百萬。

(二)關東系

國民新聞 *Nokumin Shinbun* 一八九〇年創刊，資本三百萬，銷數五十萬。

報知新聞 *Hochi Shinbun* 一八七二年創刊，社長野間，資本一百十萬，銷數三十

萬。

讀賣新聞 *Yo meiri Shinbun* 一八七四年創刊，此報為私人之產業，銷數一百萬

份。

都新聞 *Niyago Shinbun* 一八八四年創刊，社長福田，資本三百萬，銷數三百萬

份。

中外商業新報 *Chugai Shogyo Shinbun* 一八七六年創刊，社長田中，資本二百

萬，銷數十五萬份。

(三) 實業喉舌

『The Times』(日本泰晤士報或日本時報)一八九七年創刊，社長足田，資本五十萬日元，銷數二萬五千份。

(剛果)

日本的英文報紙

By Mok Joka

In Contemporary Japan

日本有兩種外國文報紙，他們都是英文的，這些報紙的出版人和編者的所以值得令人深切的同情和欽敬，非特是因為他們的努力只得到一點菲薄的報酬，而且是因為他們在工作中還要遭遇到許多障礙。

最大的一件困難便是日本國內對於這四種報紙的發行沒有多少幫助，牠們的總銷數

還不足以維持任何地方的一種普通報紙。在日本報紙的銷路是嚴守秘密的，僅有供給全國報界以紙張的王子造紙公司(Oji Paper Manufacturing Com-Pany)才知道每一報紙的銷數，這些英文報紙的銷數也是從這裏知道的，而且如果把牠們的銷數總額公開出來的話，那似乎是非常可笑的。

這四種報紙的讀者是外國僑民和日本人，日本讀者的數目現在在逐漸增加，可是外僑訂戶的數目是依居留日本國內外僑的數目決定的。日本外僑總數大約有四萬人，在這些人中，講英語的男女老幼約有五千人，其中包括英國人、美國人、加拿大人、澳洲人、印度人、菲律賓人，自然大部的歐洲僑民也閱讀英文報紙以得到日本以及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

在日本的讀者中，有許多是學生，他們閱讀報紙的目的是在熟諳英國語文。可是，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日本的一切重要政治家。政治領袖人物和商人每天必讀英文和日文的報紙，大概都想知道外國的政治經濟最新進化及情況，以免落後。普通日本

報紙總比各國報紙多登載國際新聞，可是這四家英文報紙的國際消息更多，牠們讀者的智識水準可以說比其他各地普通報紙的讀者較高，不過牠們的訂閱者也少得可憐。

這種有限的銷路自然的使報紙的營業非常困難，同時廣告上的收入也很少，日本的通常商業組織和英美當然不同，所以報紙的廣告也和英美不同。普通說來，在日本，零售商的廣告幾乎是沒有的，最注意的是製造商的廣告。雜誌和書籍等出版物，化妝品和專賣藥品組織成了日本文報紙的主要廣告，可是，英文報紙因為是用英文印行，而且大部又是撲粉，和萬應藥等廣告，但是英文的報紙却沒有得到日本書報的發行者，化妝品的製造者，為及專賣藥品的生產者的惠顧，來利用英文報地位，大登廣告。英文報紙的廣告普通是限于銀行，大商業公司，（這種廣告，並不想收效果，只是為的店和旅館，以及幾家想外國人惠顧的小鋪子。輪船公司的廣告也是收入的重要來源，因為英文報紙的讀者總注視着船和貨運的動態的。小廣告的地位自然是很有有限，這種有利的地位，一個報紙至多也只有二三行。有限的銷路和範圍狹小的廣告，使營業經理的工作極端困

難。可是，儘管報紙本身在牠的質和新聞價值上怎樣的加以改良，也不能變更這種情形。

可是營業的棘手還不是英文報紙困難的唯一原因。在編輯方面還有嚴重的困難，要是有人責備這四個英文報紙沒有編輯方針的話，那麼就會引起各方的憤怒。可是事實上除了牠的圖畫繪得好和新聞正確外，牠們沒有什麼編輯方針。在四個報紙中，日本時報「Japan Times」和東京日日新聞社大阪每日新聞社的英文聯合版是日本人辦的，這些報紙常解釋政府的政策，同時又想把國內的情狀介紹給外國的讀者。所以我們可以說，牠們的社評方針是常常在政治上支持政府的，雖然他們通常缺少明確的見解。因此關於國際問題也自然的用日本的觀點去看每件事物。還有二種英文報紙，一種是英僑發行的神戶紀事報（The Kobe Chronicle）一種是美人發行的日本廣知報（The Japan Advertiser）牠們並不想反對日本政府的見解，或是去招惹日本人民的惡感，而且因為牠們在日本發行，自然必需有一部分依賴日本的訂戶，牠們對日本政治幾乎沒有什麼顯見的見解。至於關於他們自己祖國的事件，他們都是從國家主義的觀點出發觀察的，英國報紙普通

總支持英國政府，美國報紙也同樣的袒護美國政府。

因為他們的缺少明確的社會方針，所以在四個報紙之間，也沒社論上之競爭。這樣使充實社評欄的工作變為很困難甚至有利用解釋新聞代替發表見解的傾向。要是四個報紙都能放棄社論，那麼，許多讀者無疑的也不會感到不滿足。

編輯商題上最大的困難是讀報者種族的龐雜，讀者中，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構成了最大部分，可是，也有德人、法人、荷蘭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挪威人、瑞士人、暹羅人、印度人，和其他訂閱者。這些讀者，離家很遠，當然的希望儘可能的多知道一點關於他們祖國的消息，就是爲了這緣故，英文報紙載的外國電訊特別多一或者在比例上較大部英國或美國報紙更多一，通常是一頁，有時甚至八頁中的兩頁都載着國際新聞。

有些外國讀者，對於報紙常有直接的個人興趣，表示出渴望着多看一些關於他們祖國的消息，因此當一個批評他們祖國的消息登載時，編者總不可避免的收到許多埋怨的

信，因為這樣，編者必須牢記着他們許多國籍訂閱者的特別性格，而且在裁關於某國的不利的消息時，也得特別小心。這自然是一件苦事，因為有許多讀者常常對有名通訊社的電訊內容，加以埋怨。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轉載外國刊物上的東西，這是英文報紙的普遍方法，有人以為這是淺薄篇幅最有效的辦法。可是，有許多時候，這些轉載的東西並為那些無錢訂閱外國刊物的讀者鑒賞過，雖然找尋適合於不同種族的讀者的東西，不是件易事。

這些報紙，因為營業收入很少，所以編輯部也常常很小，普通每個報紙沒有超過十個或是十二個經常的雇員。編者時常會遇到物色能幹編輯員的問題。編輯員大部都是英人，美人或是日本人。現在四個報紙中，美人佔優勢。大部分外報部的工作人員在進報館工作的時候，總還是年輕而且比較上是沒有經驗的。有些過去在這些報館裏工作的人員現在已經一躍而為舉世皆知的名記者。可是，當大部分的這些美人英人開始工作時，他們的缺少經驗是很明顯的，雖然對於他們自己的祖國，他們可以說是很明瞭。

爲着各個英文報紙所載消息的不同，加以編輯部又很小，所以就發生很多困難，譬如：要找一個既諳英國又熟悉美國的人幾乎是不可能的，況且在日本的外報，非特對英美的事要熟悉，而且還得週知世界其他的部分的事。關於運動，棒球和網球的新聞都要載的，因爲棒球的消息對美國讀者是不可缺的，而英國的讀者對網球又發生最大的興趣。可是，能寫這兩種東西的人總難以找到，這四個英文報紙又沒有能力供應得起每一種運動都有一個記者。再者，運動記者又必需能夠顧慮到日本特有的運動，這許多消息自然是日本人寫的，但，外部又必要有一個人去把牠較閱一遍。

外報裏大多數年輕的編輯員，最初進報館工作的時候，實在沒有能力得可笑。有一次有一個報館裏的年輕美國記者硬說沒有什麼東西叫做「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註：英人稱下議院曰 House of Commons，而美人則稱之爲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而應該稱爲「衆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還有一個新聞學院年輕畢業生，當他接到關於格雷(Lord Grey)「即歐戰期內英國外交部長」死耗的電訊時，他

問他們報館裏同事說：「誰是格雷呀！」他竟從沒有聽到過格雷。在美國地方報紙上，或是從沒有載過關於格雷的死耗，可是在日本，一個記者不知道格雷是無可寬恕的。

他們對日本的缺少認識也是工作的最大阻礙，因此也是許多錯誤和笑話的由來，在日本久一些或是在日本有了一些經驗，就可以克服這項困難。可是，常有許多人，在幾年內就自負爲「日本通」，他們以爲自己是什麼事都懂得，以爲他們所不知道的就是日本沒有的，因此，他們的大作裏充滿了錯誤。有一次，這四個報紙中的一個報紙載着關於 Otsu 「衙署」的消息，事實上，日本歷根兒就沒有過這個衙署，這種錯誤是由於外報幾個編輯員的自負。原來的寫法是：Otsu Shiga Prefecture 「即衙署」，可是，當這年輕記者讀到牠的時候，他只知「Otsu」而從沒有聽到過什麼「Shiga」，他認爲他所不知道的不存在的，於是，他勝利似的去掉了「Shiga」那個字，這種錯誤是很普遍的。總之，得到一個好的外報的編輯者是編者最大的困難。

可是：日本內報的問題也同樣的困難，在日本，中學和較高的學府都有英文，還有

許多年輕人在美國和英國大學裏留學，並且許多出生在美國或加拿大的日本人，也正在那裏受教育。這樣，似乎是要找尋受優良教育又能夠寫英文的日本人是很容易的，可是不幸得很，事實却並不這樣。

這許多英文報紙，爲着不得不儘可能的縮小編輯部。因此就不能夠派訪員出去採訪所有的新聞，通常都是把載在日文報紙上的新聞，或是日本同盟通訊社所供給的新聞，譯成英文載在報紙上，英文報紙是很少用自己的訪員直接去採訪消息的。因此，一小部分的翻譯員就不得不翻譯一切新聞，這樣，第一，我們不能希望這些人對每件事都能了解，在翻譯他們只知道一點兒或是全然不懂的東西時，他們就難免弄錯。第二，翻譯時有嚴重的文字困難，有許多地方，日本文是很不正確的文字，因此有些詞句原來日本讀者很易於明瞭的，一譯成英文，常常就變爲空說和無意義了。這並不是由於翻譯員的缺乏豐富日文和英文的智識，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錯誤，除非他能夠對那件事有豐富的常識，能夠抓住原來的新聞，而用自己的解釋把牠寫出來。時常有一個新聞給對那件事全

不知曉的人去翻譯，再給一個對那件事內容全然不懂的外國人去校閱，結果，原有新聞的意義是不能再保持了。因此嚴重的錯誤是常有的，尤其是在沒有時間證實那條新聞的時候。

編者的經驗已經顯示出，要找一個能夠寫標準英文（那種英文經校閱後可變為可讀的東西的）的人是比較上容易，可是，要找一個具有新聞感又對日本目下所發生的事物能真正了解的人却是非常困難，日本國內新聞的重要性，常因為外國的編者和校閱者對日本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認識不夠的緣故，而被忽視。在編者也很難去估料怎樣的新聞才可以使種族不同興趣不同的讀者發生興趣。

譯者，校閱者和編者的共同努力，並不使他們中任何一個人滿意，而且，讀者方面也不能對他們的努力達到滿足，這些是英文報在日本的許多難題。

敵國報壇的近景

正如給與日本的專一種社會現象以重大的影響一樣，繼續着連續三年的戰爭，必然會給與日本的新聞事業以顯著的變化。這真是一件無用贅說的事。例如在我國：豈非也有着同樣的情形？然而，爲正義與自由而發動的崇高的抗戰，與日閥的爲劫掠殘凌而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有着迥然底不同的。神聖的抗戰所給與我國社會各部門的變樣。是一種朝前邁進的蛻變；但侵略的戰爭所給與日本社會各部門的變樣，又是一種什麼東西呢？

有一些日本的憂時之士，在這麼樣慨嘆着：唉唉，這兩年多像是過着十多年呢！在好像十多年的兩年餘中，變樣的事情自然非常的多和奇怪的。

這裏，祇就近幾月來出現於日本報界的一些事實的演變，客觀地介紹幾件出來。掛漏萬是必然的。

用紙限制的強化

「萬事皆由紙起」，以這麼一句話概括地應用為近來出現於日本新聞界的種種變異的原因，雖未免有些冗濫。然而，要說顯現於日本新聞界的變異的大部份，其產生的原因是這點，那是不會錯到什麼地方去的。

日本本來是一個紙的輸出的國家，在此次中日戰爭爆發前，紙張亦是日本的重要輸出品之一。王子製紙株式會社，是日本最大的製紙托辣斯。它的工場，遍佈全國。不少銷數巨大的報紙雜誌，以它為用紙唯一的來源。

然而，戰爭使日本的軍需工業作着超限度的膨脹，大量的人力與原料，從別種工業上吸收到這方面來。再加上日本政府對非軍需工業的生產的統制，當然就使紙的產額一落千丈。為了順應這種情勢，早在前年（昭和十三年）九月，日本政府就在所謂「擁護纖維漿資源的國策的見地」之下，對各新聞社會實施了十分之一、二的用紙限制了。

可是新聞社的十分之一，二的用紙量的削減，到底不能彌補製紙會社的無涯際的減

產的瀕瀕。於是到去年七月間，日本政府乃不能再來一次對報館的「用紙限制」的強化」。其中有如次的規定：

「作為限制根據的基準數量，是由商工大臣參酌於昭和十一年七月一日至昭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這一期間內供給者對各新聞社所供給的新聞用卷筒紙的數量以及各新聞社使用的新聞用卷筒紙的數量，這再加上其他事項來予以決定之」。這麼一來，各報用量的生殺與奪之權，便完全操諸商工大臣一人的手裏了。其後，商工省就根據上列規定，以一年使用量的所謂基準數量，來決定了如下的限

制率：

- 一、基準數量未滿六千令者，得免限制。
- 二、六千令以上一萬三千令以下者，限制百分之三。
- 三、一萬二千令以上十二萬令以下者，限制百分之一二，五。
- 四、十二萬令以上百萬令以下者，制限百分之一三。

五、百萬份以上二百萬份以下者，限制百分之一四。

六、二百萬份以上者，制限百分一五。

依據這一限制率，則日本京西部各發行百萬份以上的報紙如東京朝日，東京日日，大阪朝日大阪每日四家，都得受百分之十五的用紙量的限制。他如在東京銷路最高的讀賣新聞，得受百分之十四的限制。至如都新聞，報知新聞，國民新聞，內外新聞等二三流報紙及各種較大的地方性報紙，也都得受百分之十三或十二、五的限制。

這還不過是政府所公佈的官樣文章而已，此外，製紙社會的產量是否能夠供應裕餘呢？再加上黑市場的高價，都足以使各報用紙量削減的數字事實上大大超過於上面所列出的。

中小新聞雜誌的停刊

而爲了紙的節約這個理由，日本政府還在施行另一種企圖補救的手段，那就是所謂中小新聞雜誌的停刊。

雖然，這種剝削殘酷的方法，是早已爲日本政府所採用着的。遠在去年四月間，內務省當局叫出了「人口十萬一新聞」的口號。接着，就師承格殺文化的法西斯手段，勒令停刊了所屬各種中央報紙與地方性的報紙。其中最著的，如大分縣除殺留着大分新聞與豐後新聞二家外，有四十多種大小報紙停刊，接着，熊本縣被剝削了野新聞一家；羣馬縣以三個月爲限，有日刊旬刊三十四種被停刊，其中有不少是俱有數十年歷史的。

那不過是一個開頭，接着自然愈來愈壞了。據今年二月間的消息，日本當局在積極推行着「新報法」的嚴密計劃。於是這致東京有五百數十種，全日本三千三百餘種報紙與刊物，這下都將被剝削的危險。

這種使國家社會陷於黑暗，直至引起一部份日本的智識階級的疑惑。他們懷疑政府這種殘酷剝削，是否爲報紙着紙的節約呢？有人甚且說，合這三百餘種的新聞雜誌全部，還抵不過一滿報紙一日的用紙量呢。

至於當局的究竟以怎樣的步驟或手段去停刊這三千多種報刊？其辦法，據說是首先召

「懇談」，於「懇談」中乃乘機提出要停刊的示意。若果遇對方力勸了，更必將受得住這種「懇談」與威嚇呢！除了俯就以外，便別無他途。

新聞的減頁

還有，大報館自身對於用紙的缺乏，又須取怎樣的對策呢？

用不到我們擔憂，它們對付紙不足的方法，正是層出不窮的，分件說來，其中之

- 一，就是所謂「新聞之減頁」。

日本各大報除出版朝刊外，類都發行「夕刊」，與我國的晚報性質似同而實異。蓋它並非多類立性的，在讀者的心目中，它與朝刊殆成一體，或可說它是朝刊的附庸。凡訂報一份，即包含有朝夕二刊，絕少單訂朝刊或夕刊的。在戰前，東京各大報朝刊的篇幅，約為十四頁（即十四版亦即三大張一半張），夕刊約為八或十頁。殆至戰爭爆發後兩年間，東京的大報已從朝夕刊合計二十餘頁的篇幅，銳減至十四頁了。可是當米買不

出，差也買不到的時候，報館就不能不痛感每天送着十四頁的報紙，實有點過份的「奢侈」。於是自今年元旦後不久，終至每現愈下地縮少到十二頁（朝刊八頁夕報四頁）。

戰爭愈加延長，頁數愈加減少，却又是必然的變遷，吾人且拭目以俟之。

除了新聞的縮減以外，還有與這種方法性質略同的另一節紙方法，那就是所謂「發行數的削減」。它的實施，却由最以營利為急務的東京讀賣新聞加以公開的宣佈了。

今年二月六日，在讀賣新聞社的禮堂中召開的市內及橫濱川崎專賣店主任會議席上，該社社長正方，曾發表這樣的演詞：

「今春的發行額，已突破一百三十萬份，但在用紙的統制下，要維持這一數目，實不可能，誠是遺憾……故最近的將來，事實上也不能不請求何種對策」。

但據說讀賣並不真的缺紙，到已無法維持原出份數的程度，祇是想掛着這個出版新聞的金字招牌，將從王子買來的紙轉賣，獲利可倍徒於出報，因此老才決定打這種算盤的。

十五欄制

花樣在不絕的翻新，紙的缺乏的對策還在層出不窮呢。就在去年十二月一日，東京朝日與東京日日兩大報同時登出了這樣的相同的「社告」一則：

「在新聞用紙限制供給之下，本社販賣部數却在激增，不得已，乃從事相當數量的減頁。然在新聞使命的達成上，又不免發生遺憾。本社求彌補計，乃繼作慎重的研究。現在和以前所用字並無差異的新鉛的鑄造，既告成功，更爲求利用紙的空白，決將現在的一版十四欄制改爲十五欄制，並定明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由是紙面的收容力既告增加，當力期內容之充實，諸維讀者見諒！」

稍遲一點，在十二月七日，讀者新聞，也刊出了大同小異一則「社告」。結果，自今年一月一日起，京朝，東日，讀賣這三大報，便實行十五欄制。而與京朝東日成爲姊妹報的大阪朝日，大阪每日，也跟着實行新鉛字的十五欄制來。

這種制度的流行，對施行者的那幾大報社，誠是不無小補的。可是，這種處置，竟然在新聞界中譜出了意外深刻的波紋。波紋的第一道，就是中小報紙所感到的一大難題。

二三流的及地方性的報紙，應否跟着這五大報的臂後也改變起來呢？是吧，但在這個物資不足更趨嚴重的當兒，新字的鑄造就為它們無力承擔得起的負擔。不跟着改變而仍舊保持着十四欄制吧，則廣告的來源，恐怕就要大成其問題了。原來日本的廣告界，一向就採取一種所謂「大新聞集中主義」。即是廣告主目的在於效果的巨大，是拿上述的五大報為刊登廣告的中心目標，祇將五大報無法容納的剩餘，送到二三流及地方報上登載的。至其送登的方法，却大都是將大報登刊時所用的紙型，轉送過去。今五大報既改用十五欄制，則為了適用於十五欄制而被製成的紙型，勢不適用於十四欄篇幅。要從新製紙型，又為時間所不許，亦為廣告主所不願。這樣，豈非就要喪失不少廣告費嗎？這是二三流報紙的一個致命的打擊。

在沒辦法之中，到底也給它們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它們既無法鑄造全部新鉛字，又不能不改從十五欄制，於是它們乃想出一個這樣的辦法來：將每行的字數從原來的十五字減為十四字，而將欄數擴為十五欄。這，當然是換湯不換藥的聰明勾當。都、中、外、報知、國民日報，自二三月起，已這麼實行了。

其次，就是廣告主的不平之鳴。他們認定報紙的改欄，實無形中提高了廣告費。蓋本來廣告一行所佔的新聞紙面的面積是十四分之一；但改欄之後，每行所佔的面積，便祇得紙面的十五分之一了。而每行廣告的單價，却一仍其舊，這不是相同於廣告費的提高嗎？又假定廣告費每欄為一百圓，則十四欄時報社所收入的每頁廣告費是一千四百圓。改欄以後，它便可以收入一千五百圓了。這個不勞而獲的一百圓利得，却就是廣告主的意外損失呀！

廣告主的這種訴苦，當然也是不為無理的。雖經報社方面多方疏通，仍毫無結果。蓋兩方各自其利害立場，正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關於這點將來之如何解決，雖

不得而知。但照目前的情形以觀，報館方面似較廣告主方更佔優勢。未來大概是廣告主方面要喫一點虧的。

可是，別一問題又來了。文部省正在裝模作樣地發表意見，說是那麼地排得緊緊的，而又是新鑄的小字，深恐是有害視力的。這，對國民保健上是大有妨礙的呀。於是他們現在乃開始研究新鉛字與眼的衛生的問題。

紙的缺乏是一個資源上的事實問題，文部這種裝腔作勢的官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興亞奉公日」

也是爲着新聞用紙的節約，於是有人提議每月來一回「休日」停止出報。讀者的不便，當然可以不管。提議者却替他想得出一個這麼漂亮的名稱，叫這一日做「興亞奉公日」。爲了所謂「興亞」，所謂「奉公」，日本國民連褲帶都束到緊無可緊了，不看

報紙，豈非是小焉者的小事！

後來，不知怎麼樣，這一提議並沒有真個成立，也許爲了怕操之過急因而引起種種不便吧。可是却來了一個較爲緩和的辦法，規定每逢節日，當天的「夕刊」停出，而節日的翌日，各報的地方版都取銷。這對報館，誠然不無小利，但喫虧的必照例是奉公的國民。所付出的報費沒有減少，報章的數量却在種種藉口之下不絕地削減下去。

此外，還有所謂「綉切綉上的問題」照我們的說法，那就是提前齊稿。

原來日本各報編輯的齊稿時間，一般多在上午二時左右，三時四時則是印刷及發行的時間。目前却有人在主張，齊稿的時間應提前到上午一時或甚至零時。其理由，却並不是爲着編輯老爺和印刷工人們能夠早一點休息，而是以「勞動」不足與「汽油難」作爲起因的。這雖與紙無關，殆亦是一種「不足」於新聞領域中所造成的「異彩」。

（張十方）

閒話東京的報紙

人民與政府之最好的代言人既莫如報紙，那麼我就來談談東京各報最近的動向吧！

自從七七事件以來，有幾家報館的經營人及後台老板都已換了人了。其中最顯著的是一「國民新聞」，它已名符其實地成爲軍部的機關報了。在今日「國策新聞」已成爲「國民」的別名，可見該報已不能和普通的報紙同日而語了。「國策新聞」當然有它「國策新聞」獨特的編輯方針，全部篇幅幾乎全部被好像批評又好像新聞似的記事所佔據，以第三者立場的公正的報道可說是僅有絕無的了。可是說也奇怪，這所謂的「國策新聞」也常常會「觸當局之忌諱」，而受禁止發賣的處分，照這樣看來，「國民」也不見得是徹頭徹尾的「機關報」呢。

其次是一「報知新聞」，你只需看路透社給它的頭銜「素以陸軍省代言人見稱的……」，就不難想見，它到底是怎樣性質的報紙了。原來「報知」的總務主任是由一位陸軍省情

報部的顧問兼職的！既身任官方的要職，何必再兼任一家報館的主任呢？聰明如你，大概也不必由我詳細替你說開吧。還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的是：「報知」的社長三木，當反英運動正在盛行的時候，親自站在街頭煽動民衆的就是他。根據以上的事實，我們就可以輕易地獲得所需要的結論了。

其他各報，例如「素以外務省代言人見稱」的朝日新聞，代表着財閥的「日日新報」，以及「讀賣新聞」等等，在言論之「國策的統制」之下，已都變成清一色的輿論機關了。

在這種局面之下，最可憐相的是寫評論的主筆了。最使他感到棘手的是，遇到國際形勢開始不利於日本的時候。當然他決不可承認不利的真相，因此勢非嘗試種種「曲解」不可了。例如「朝日新聞」於美國廢棄日美通商條約時的評論，可說是盡曲解與諛媚的能事。在「日美外交刷新之好機」的題目下，這樣地說：

「……日美通商條約廢棄的真意，決不是援蔣政策的支持，也不是對日制裁的

強化，……而是應該善意地解釋，故是爲了適應新事態之見，放棄舊條約以便締結新條約的……在英國正在不惜放棄援蔣政策的當兒，從常識上說起來，誰說美國是崇尚自由獨立的，也不至於貿然從事援蔣反日之強化的呢。不過要惡意地解放起來的話……」

這樣地它把「惡意」的解釋（其實却是最正當的見解）認爲是「疑心生暗鬼」後，接着又說：

「從另一面說起來，日本因美國的這種自動的行爲而獲得了對美國交根本地刷新的大好機會。像日英關係已不免調整一般，日美關係也勢非調整不可了。因此只要日本政府運用得宜，乘着美國廢棄舊通商條約機會，把日美關係導向有利的方向，那麼如舊條約適應新事態的新條約也不見得是不可能的吧！」

既然美國存着這般的善意，那麼它何必把大西洋艦隊動員了集中到太平洋來呢？所以這叫做「吃了耳光賠笑臉！」

上面曾說過，日本的報紙已經成爲清一色的輿論機關，可是瀾瀾還是難免的。拿德國的背棄日本而和蘇聯訂不侵犯條約爲例，「報知新聞」在「大戰將來的歐洲」之標題下，責難着德國：

「德國的行動（簽訂德蘇不侵犯條約）無論如何是不友誼而無信義的，它完全暴露了魂靈無歸宿之國民的缺陷。拿這種傢伙做我國道義外交的同伴是否得當，確實有重新檢討一下的必要。」

可是所謂「國策新聞」的「國民」，却以「外患迫近四境」的標題下，提出了完內相反的建議：

「隨着英國以新秩序之敵人的姿態出現於時局之正面，日本對德義同盟之締結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只有增加而無減少。」

而在它那特有的又像是批評又像是報導的記事中，說德蘇條約是「德國外交上不得已之當然的措置，」極力替德國辯解。又說「我國之目標是在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因此

須得把國才集中於反抗阻礙這建設的英國上面。而三國同盟須得從這新的觀點努力加以推進。」可見它是替命地擁護着二國同盟的。

據我們從三者看起來，日本好像有二個外交部，一個是在外務省裏，而另一個是在陸軍省裏。這種稱重「外交」，奇怪得很，竟在報紙的論說中也有着這現象。讓我拿日蘇停戰協定做例子。「朝日新聞」以「滿蒙國境之停戰」為論說題，這樣地說：

把這停戰協定馬上認為是蘇日關係調整的前提未免是太性急了。在張古峯事後，日滿蘇之間曾商定設置國境劃定委員會，可是爲了委員人數上意見不能一致，不是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結果麼？

言外之意就是說，對張古峯協定未表示誠意的蘇聯，這次簽訂停戰協定也不過是想苟安一時，決沒有徹底調整國交之誠意的。

相反地，「日日新聞」對於該項協定的論說，却是這樣的：

「蘇日停戰協定的成立於東亞處於新建設之際，也許將成爲蘇日關係之新展開

的契機。——至少我們認為，以這次的協定為轉機，日蘇間懸而未決已久的北樺太石油、煤炭、北洋漁業之權益，以及關於其他的案懸，將獲得迅速地逐條解決的門徑。」

原來「日日新聞」對於這次的停戰協定是寄着極大之奢望的。這和「朝日」的取着完全不信任的態度，成着極妙的對照。

據說報紙是正當地反映着民間和當局之意向的，那麼今日東京各報之論調的相互矛盾和主張的不一致，也正是反映着日本內部混亂的局面。（陳東林）

同盟社內幕

製造謠言的機關

「同盟通訊社」是敵國專事造謠，欺騙人民，離間國際邦交最大的一個通訊機關，自今具有二十年餘歷史，規模宏大，六層巨廈，總社設在東京，社長是敵國政府的御用

者，他秉承敵國軍部的意旨，正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和「騰德支那」的口號下，作為軍部的傳聲筒，妄誇「皇軍」戰果，無不盡虛偽的能事，但他對外聲明却不認識政府的关系，僅承認以「社團法人」的立場在國內外報導新聞。

總社設有編輯局，調查局，通訊局等重要部門，編輯局負責新聞整理的責任，調查局負責調查情報，通訊局負有新聞效能與對外之責，通訊局內設有線通訊及無線通訊等各部門。

分支社普設全國，通訊員達千餘人之多，海外則設在羅馬，柏林，倫敦，紐約等各大都市，在中國南北各地分支局十餘處。最近在敵寇南進政策的呼聲下，爲了所謂：「適用時局需要」，南洋馬尼拉爪哇各地，亦將增設支局。

該社除自身採訪新聞外更與其他國家訂合同交換新聞 如法之哈瓦斯社，英之路透社，蘇之塔新社，美之合衆社，德之海通社等是。

在敵國內部優勢條件下，同盟國盡是利用有線及無線電訊，除了有線電訊放送外無

錄放送權是同盟社的專權，北海道，九州，備前各地，皆有有線電話的聯絡，總計四十個分局，一百四十個通訊部，電訊繁傳之時，更得利用專線，距離長在六千米突以上，凡有重要消息立刻用電話傳訊本部，一時布達全國各局，有線電外，即用無線電廣播，隨時供給各地，遠東及全世界，電訊部且尚有電送照相，以新聞相片增加新聞之價值，新聞不久即將利用洋文原字送發以爲一東亞之電訊的流通。

敵國輿論無辜人民，供其發動對華侵略戰爭已逾數載，所以能欺騙國內一部份人民者，在於所謂「通訊的自主權」。第二國駐僑內地之通訊社或新聞機關絕不能直接於發報境散佈消息，必須經由同盟社傳布於日本全國。因此，不管「皇軍」侵略戰如何慘烈，他在外送新聞上還是儘量的廣大宣傳，以取悅軍部，此外，則遑遑敵國的旨意，散播各種無稽的謠言，以圖淆亂國際視聽，故各國人士莫不目之爲世界謠言的發源地。

（杜風）

現代日本新聞論

日本近代的新聞，從某種意義上看來，實在貧乏得可憐。無論誰一見而，就會新聞來做普通字眼的對象，自由主義者與到一起，第一句口氣總是：「這樣的新聞，實在太不成話……」：要是自由主義者感到日本有這等幼稚麻煩的東西存在着，那麼他在他的相對地位上的右翼份子，一定會覺得很高興，可是事實上却並不知比，在實際營對新聞的不滿較左翼乃至自由主義者更甚，中野正剛氏（日本的主要派，法蘭主義者）之類，一開口便把新聞罵得狗血噴頭，還講日本的新聞太幼稚：

「被統制之日本新聞，猶如德皇之無味，其新聞部並不似德意之發達新政權所統制，而是由於被廢會革新之官僚政權所統制，故其無味更甚。」

這位反對「自由主義」者，以為日本除了「日本精神」以外，什麼都不行，諸如外交，政治，社會等等都比德意差得太遠，日本的新聞當然亦逃不出這範圍。

新聞雖然這樣的爲各字平不滿，可是她還是按照着牠自己的兩條重要路線往前走，第一是與各事業以求自己的生存，現在新聞一方面在統制着數量；另一方面則在統制物資，在數量的統制方面，因爲新聞排成競爭者，變成獨占企業之性質，而得以保持其穩固之地位，在物資的統制方面，如果是普通的企業，一定會招來不良的結果，可是新聞却是例外，牠可以作爲減少頁數的口實，而其價值仍可照舊，同時因爲廣告地位縮小，牠已沒有如往日般硬擠廣告的必要，這樣便可以對廣告主願變得強硬些，廣告價目亦可隨之提高，事實上現在他們已經這樣做了。

再進一步講，因爲新聞含有公益事業的性質，租稅和通信費用等方面都受到國家極大的保護，可是賺錢並不見得比其他商業來得少的新聞社，事實上貢獻於國庫收入的却實在少得差不多沒有，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講，新聞社實在是受時勢之惠最深的一種企業。

目前新聞的另一特徵就是她權力的飛躍，要是新聞正如中野氏所說的那樣；處官僚

政權統制之下，可以隨小吏之命令左右擺佈，那麼自應高聲怒訴新聞之無力，但是現在新聞的權力究在何處，實難令人揣摸，即使能夠明白地權力之所在，祇要能打通其偏在之一關，^多聞即可大胆妄行，無所不爲，一般思潮更以爲所謂「革新」就是強行無道，於是把新聞對個人的名譽和些小的禮利便看得一文不值，毫不在乎，從前曾有所謂「新聞獨裁」，某某官吏因接待新聞記者不和氣，或是不開放他的辦公室，於是通過決議文，實行抵制或絕交，這就是「新聞獨裁」的現象，這種新聞的獨裁在納粹或法西斯主義國家內，因爲權力的中樞系統極爲明顯，所以不允許地存在；而在民主主義國家內，因爲社會的壓力與自制，這種現象亦不可能，但在我國日本的現階段內却可能，新聞與官僚的勾結實有目前最大的支配力。

在環境與自己的存在極適合的人看來，當然是希望儘可能的來繼續這現狀，維持現狀的「現狀」，牠的內容是時常變更的，而現在所謂「現狀」並不是像左翼主義的口頭禪，總脫不了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兩件東西，所以在現代情勢中深受利益之新聞界，

不正是引誘牠想（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永遠繼續這種「現狀」麼？

x

x

x

x

我爲什麼要先聲訴，國內一切陣營，都對新聞深表不滿呢？

第一：對新聞表示不滿是非常安全的，不論怎麼人對現代的社會或政府的政策，從他個人的角度上看來總有種種不滿，可是處在現代情勢下，却不能對其責任者一一加以指摘或攻擊，所以每個人最安全的發洩不平的地方便只有新聞了。

在以往，議會和政黨會爲一般發洩的對象，議會和政黨顯然是自己的一部份，甚至是自己親手所選出者，可是有人却以爲一切「政治之不良」，「社會之不良」都集中在那裏，這種現象現在已經看不到了，即使有人敢說政黨無力，却沒有人敢說現在的種種事態——不論好壞——都應歸政黨負責，而自由主義的「自己反省」爲消極主義，後退主義的大衆，却不得不找件東西來做自己攻擊的對象，於是便把「外國」，其次就是「外國」，要是一個人仔細的去發掘他對新聞的不滿，或許他會發見這凶惡的臉臉正是

他自己的對照，可是大眾無論如何都不會這樣向前去思考的。

第二：一般對新聞的不滿，係因原來讀者希望新聞能為自己意見與希望的，這種現象尤以有特種意識者為更深，他們希望僅將自己的意見與諸如此類的消息流傳於世，絕對排斥其他的主張混入。

假如我們把人類的「思」的構造分為第一思維與第二思維兩類，而這裏所謂的第一思維即大眾的素朴的感情；那裏面包括他從少年時代以來所灌入的傳統，習慣，道德，思想方法，主觀等一切，從來一個人未曾受到任何教養或訓練，但是在他漸趨成年之間，這些東西自然而然的被外界所熏陶與灌注的，所謂第二思維即係將第一思維之天然感情加以總化及理性化，他將必然的抑止第一思維，而以智識與反省來批判社會的現象，前者的總和即普通所謂「輿論」；後者係會受社會智識訓練之少數人的批判。

從下面我們可以知道新聞與高級雜誌的不同點，新聞因係資本主義的性質，故必須

大量的生產，而亦祇有少量生產總能維持多數的職員與龐大的通訊費及其他物質的支出。新聞爲求大量生產起見，就不應以社會基柱之上層階級爲對象，而應以其下層階級爲對象，因爲社會的上層階級實在僅是少數，即使能獲得其全部人員，新聞亦決不能靠他來充分的經營與發展，從前人常說『新聞墮落』，那是因爲以前的新聞經營都是小規模的，記事與理論，祇要能迎合基柱之上層卽已很夠，可是現在因爲量的發展，新聞遂不得不迎合國民層中的最大部份。

所謂迎合大衆，卽迎合我們這裏所講的第一思維，大衆不喜歡因朝每夕的新聞記事與議論而妨害他們的安寧，相反的，他們喜歡新聞來反證他們自己的想法，新聞之所以不得以樂觀的調子爲原則，實在亦是這個緣故。

無論在那一國，第一思維總是右翼的，傳統的，懷古的，人類要是不多思索，會自然的變爲右翼，新聞當然亦看到這一點，牠知道如果多發洩點右翼的感情，牠的銷路一定更能更廣泛一點，而其結果，則大衆愈趨右翼化，新聞再更進一步的在這上面刺激一

下。於是大衆之右翼化遂幾何公式般的完成了。

智識階級對這種過程自然是不滿意的，（或許另有人還不滿於新聞，嫌牠右翼化的不澈底呢，）各人不滿的內容雖有不同，可是結果他們愈感新聞力之重大，而對新聞的注意方亦愈增高。

x

x

x

x

現代的官僚組織要是不利用新聞或沒有新聞的援助，在運轉操縱上一定會感到困難，平時是如此，非常期更甚，沒有國民的協力，到底是怎麼事亦做不成的。他們爲求獲得這種協力，不得不向國民聲訴，求其諒解，有時尙須威脅或強迫，總之無論在那一個場合中，他們的仲介物必是新聞。

他們覺得應當讓國民知道一點，可是讓他們知道些怎麼則頗是問題，試看各國戰時新聞，我們可以知道不論在那一國——連同言論自由爲文明標準之英國或美國，其國內亦都沒有無條件的自由，更何況在深信統一輿論爲解決困難專態之唯一方法的國家呢？

在輿論統一的國家，自然覺得新聞統制是必須嚴勵實行而毫無疑問的。

在這裏我沒很多時間來研究言論統制，所謂言論統制就是相異意見的統制。重要的是在何處，由何人，何機關來實行統制，要實行一種政策，愈嚴勵愈難免要發生對立的意見，議論一國的政治的時候，必然會發生不同的意見，當此種不同的意見無論在何處都在被議論着的時候，「統制」遂隨之而來。

議論是從那兒來的呢？

全體主義的國家內——包括蘇聯——黨為製造議論之機關；民主主義國家內，新聞與議會為製造議論之機關，兩者的不同，即一係由內部的機關而一係由外部的機關，但是這正如普通所想像的並沒有多大分別，必要的是應充分討論各方面的意見，不能太偏於一方面，日本在以前係由代表各方面勢力的元老來極慎重的討論各重大問題，未得最後決定以前，決不為下層機構所動搖，在舊組織已不適用的現在，我國充分討論各問題的機關在那裏呢？

要是政策與方針係由合法的機關，經充分討論後產生，那麼因為牠的來源僅是一處，所以先不論牠的內容或統制正確與否，至少牠得以保存牠的一貫性，可是現在統制的機關却不被統制，所以統制機關一多，發表的問題的意見和內容，不論怎麼樣，總易生出障礙，而徒自增加統制的篇幅。同樣為政府的發表機關，外務省有情報部，陸，海軍省亦有同樣名稱的機關，於是為統一起見，在內閣內再設置一直屬情報部，可是事實上情報部却不能執行牠統一的職務，不過多添了一個同類的機構而已，在此種狀態下，言論之統制果真能保持其一貫性否，實在是疑問。

政府的各部門在這種情勢之下，不得不於最大的範圍內來向國民活動了，因之遂必須利用牠唯一的新機關，而新聞類難一一拒絕他們，且新聞覺得若一旦被利用，則可以和國家機關平行為伴，實在是莫大的利益。於是統制者與被統制者，利用者與被利用者相互間的關係就這樣的宣告成立了。

x

x

x

x

這樣傾向與關係在非常時期之下，是必然會發生至某種程度的，但是對國家，對新社會自身，却藏有莫大的危機。

第一是喪失完全的獨立性，從全體主義的論理上講來，國家中的機關當然保有牠的「獨立性」，可是這裏所講的「獨立性的喪失」，即是指「批判的喪失」，如果沒有一個「批判」存在，還能有進步或「中庸」嗎？

此次事變的結果如何？或者為國家着想，是否可以算是成功的？這種問題都屬於後世歷史家的領域內，並不是我們所應討論的東西，可是不論後代的結論如何，要是在現代多少有點言論自由，我們至少可以在過程中改正或消除隨這次事變而引起的幾種錯誤和過失，缺乏批評容易引起無法更正錯誤的危險，「舉國一致」固為必要，但是如果「舉國一致」，走錯了路却怎麼辦？同時憑什麼我可保障牠所走的道路一定是正確的呢？

寫到這裏，讓我們來再提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專

件，當戰爭的最正中，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倫敦的「每日郵報」忽然登載了一篇驚人的記事，標題為「彈藥的悲劇」，該記事稱：「克那基將軍（當時英國的陸軍部長）使派往法國的軍隊內發生炸彈的饑饉，」克那基將軍在當時是被目為國家英雄的，該報因為攻擊他竟致引起一般意外嚴重的反響，某某竟主張：「以叛逆罪槍決諾司克利波」（按諾司克利波似為當時每日郵報的主筆——譯，）結果該報銷路頓時減少。廣告主任亦拒絕在他報上刊登廣告，可是諾司克利波却始終不收回他的主張，依然每日攻擊克那基大臣所主宰部門的無能，（他之所以沒有被殺，那是因為英國人的自由主義之寬大，要是在其他國家內，他的生命能否安全，確係疑問。）可是這種攻擊終於促使英國組織聯合內閣，路衣特，約翰任軍需部長，各種事態漸被改善，而成爲英國勝利之一大原因。

批評之喪失即養成失敗與錯誤。由批評而引起的弊害和由無批評而引起的弊害是值得我們重新比較和評價的。

第二，現在新聞所引起的危險為養成無限止的右翼化，新聞為求銷路增加必須刺激大眾本能的感情，而致誘導大眾走向盲目的行動，正如上述，現在新聞的這種現象更為深刻，致理性和常識掃地，而養成國民喜作無責任謠言之危險性。

現在我們已經從各方面看到這種現象，更危險的是新聞對國際問題不負責任的報導和批評，他們已深切覺悟到如果關於國內問題來批評一個對手，必然的要引起對方的反駁，政黨是向來喜歡用腳來隨便踢踢新聞的，這雖然究竟亦有個限度，可是新聞却弱得連一點抵抗力亦沒有，因之，只有以攻擊外國來聲訴國民的第一感情，這樣牠可以很安全的不受到任何直接反對，即使外國有什麼反響傳來，祇要投之於字紙篋中，萬事安妥，高枕無憂了，然而牠的結果使國民對外國的認識變成一方面的，而對於國際關係的判斷亦偏於危險的主觀，錯誤見解的發生實為必然。

第三種危險是統制的人。担任統制之責者從教育與環境上來講，均為極局部的人，給他們這批人以過大的權利，實在有點不妥，而他們的裁斷又是絕對的，毫無限制。這

裏又不像其他各國有限制其職權與行政處分的安全辦。大新聞，大雜誌，大廣播電台都沒有絲毫抵抗他的能力，這將來會成爲日本當面的一大問題的。

x

x

x

對現代日本新聞所處之困難，我是較任何人都更表同情的，噴水的高不過源泉的，僅僅要求新聞一門提高水準，似乎有點無理，雖然如此，我看日本新聞所能達到的最高標準，恐怕亦祇有現在這種程度吧。

倫敦泰晤士報向來抱定兩個方針，一是在社會方面儘量表現自己的主見；另一是提供公正確實的消息與報導，而這兩個原則亦決不混在一起，所以泰晤士報即使刊載對日本不懷好感的社論，另一面上還以很好的地位登載着東京特派員休烏，柏依亞司極美妙而充滿盛意的通訊。

倫敦泰晤士報因爲牠有特殊的歷史而有特殊的方針，我們自無效顰之必要，可是只要稍有點頭腦的人，都應當知道新聞記事客觀性之重要，讀者們不喜歡看新聞記事

記者的主觀論調，而喜歡看，赤裸裸的新聞消息，與其加上「老奸巨滑的英國外交」等形容詞，還不如詳細的解剖英國的外交政策，讓讀者們自己去判斷他的狡猾，或許可容易收效些。所以我們應當放棄「公正之我方要求」或「無禮之美國」等等形容詞，而拿事實來表示一切，讀者大都不願意從初出茅舍的記者來接受這種指示的。

日本人之不善於宣傳是中外人士素共知的，其理由實在於缺乏客觀性，使用極端的形容詞，固然可以使自己滿足，但是想要藉此欺一無關係的小孩子到自己陣營裏來，却不可能，全體日本人的特性是缺乏冷靜的客觀性，而新聞尤甚，舉個例來，自今年八月以來日本的新聞對汪精衛都加了個「氏」的尊稱，自事變開始以來日本新聞對於同樣的中國人有的稱「氏」，有的單稱名，對汪精衛不消說是一向單稱其名的，可是最近却居然尊稱起「氏」來了，難道新聞竟非這樣勢利不可嗎？要是這種態度給外國人看起來，不知將作何感想？還是以為日本外交術已告進步，或日本的新聞評價已經增高呢。

總觀目前的現象，不得不令人感覺到人類的變化實在太少了，幕府時代人類和現代

人類的思想方法之內容究竟有什麼差異呢？差異之點也許僅在當時的人尚不知有飛機坦克其物，而現代的人類已很熟悉這類東西了。

新聞裏喜歡把宮本武藏、荒木又右衛門與日英談判、但澤問題等相並刊載，而為一般人所愛讀，於是只要多看日本新聞，便不免使人錯覺到日英談判和但澤問題是在流行着宮本武藏荒木又右衛門，宮本武藏等精神時代所發生的，只要加上些附帶條件，不是就毫無兩樣嗎？這種時代的混合正是日本新聞的特徵。（李嘉譯）

敵寇新聞宣傳的失敗

——敵報的自供——

「報紙是宣傳的利器」，如果那種戰爭是屬於侵略性質的，則這種「利器」，至多也只能一時起着蒙蔽的宣傳作用，他不能久擋住嚴正的事實的打擊。

抗戰三年，敵人軍事日趨崩潰，跟着而來的，是報紙對內對外宣傳失敗，說也奇

怪，御用的敵偽報紙，一向是以無中生有，捏造事實，誇張「皇軍」勝利而宣傳的，但有時竟也會「不打自招」。最近廈敵全閩新日報發表一篇檢討他們報紙宣傳失敗的經過文，無意中自行道破在敵人進行侵略戰爭遭受軍事失敗的背面報紙的虛偽欺騙宣傳，同時遭受到失敗的真相。

（一）可憐的「孤軍奮鬥」

對於進行中日戰爭的「宣傳戰」，該文作者曾這樣自行供狀道：「日本方面的戰地消息，除日本各新聞通訊員的發報外，主要是北京、香港、上海的同盟社所發的，但中國方面的報紙和外國的新聞，並不把他一顧的，反之。重慶方面的中央通訊社的電報，不特中國報紙把他稱為「路透社」電在報紙上登載，如外文報報紙也有同樣情形。上海一地的外國通訊社有「哈瓦斯」「合衆」「路透社」「美聯」「塔斯」「德國通訊社」等十社左右，此外還有中國通訊社無慮十六社，因此，日本同盟社的孤軍奮鬥，當然不克

抵禦，更應這樣多的對手」，接着他更這樣自供認：「同情中國方面的各國報紙和中國報紙，縱使有同盟通訊的到達，但都採用着重慶的電報，中國報紙不必說，爲什麼『哈瓦斯』、『合衆』……等十社左右的外國通訊社偏會成爲日本同盟社『孤軍奮鬥，不克抵禦，克爾這樣衆多的對手』呢？各國報紙，爲什麼『縱有同盟通訊的到達』，而偏要『都採用着重慶的電報』呢！這並不是那些『合衆』的外國通訊社和各國報紙，他們都具有反對日本先天偏見，或百數十年前，他們即預先排下了對日本的岐視觀念；而是憤於日本的侵略，同情中國，反侵略的正義抗戰，有感於中國自發的。他們在輿論上不約而同替中國反對日本，一點也沒有中國對他們所謂『宣傳』的牽強，這一點也許是你所不願意追究的！

（二）「靜默不言是失敗」

該文作者又認爲：重慶方面的所謂「戰勝虛報」，遠勝過日本同盟社的所謂「確實

戰報」，該文作者認為這是由於日本的新聞取經機關，「不予嚴加注意」，他引用他們的話道：「消息的正確與否，是在取經的範圍之外，是否戰勝還是戰敗，須得參觀現實；我們並不以為日本的通訊是正確，而外國的通訊，中國的通訊是錯誤的。」他認為這種就是造成目前日本新聞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而以「多言的方面是勝利，而靜默不言的是失敗」的話來表示無限感恨；但我們知道，日本戰時報紙新聞之失敗，事實上，並不是失敗於所謂「靜默」，日本的戰時報紙，對於戰事消息宣傳，是慣以大吹大擂為拿手好戲的，所以他們是失敗於虛偽欺騙的宣傳，失敗於他戰爭性質，（侵略）的本身，引不起在他國內仇俄線下人民的關切，（實際是反感與厭惡），顯不過爾來正義人士的耳目。

（三）「日本人恐怕起來」

日本戰時新聞的失敗，該文作者認為另一因素，是由於日本報紙極端的偏於「消

息」，「已經講過的並不喜歡二遍三遍的重複講述」。他指出：「反之，中國的報紙，往往把同樣的事實，再三再四的反覆，重大事件，甚至經一週十日而不變」他接着指出，我們於徐州會戰前的台兒莊，和長沙作戰的宣傳，做爲這一理由的實例：然而敵人爲什麼不能像我們這樣「反覆」宣傳地幹呢？他可不知道，日本人民，對於他們報紙天天誇張與虛僞宣傳所謂「皇軍勝利」消息，根本即不耐煩聽，只說一遍，他們且不願意聽，難道還要二遍三遍，不是更要引起他們的不耐煩嗎？

該文作者引用所謂「有常識的日人」的話說道：「中國的虛僞欺騙宣傳，是惡劣不堪的，如果把他和新聞報道並提而論真是愚笨之至」。這「有常識的日人」所說的這些話，連這個御用的文化侵略者，也表示有點不相信，他接着這樣坦白寫道：「但住在香港的日人，也因朝朝暮暮接觸了中國和外國宣傳的華軍勝利，心中恐怕起來，以爲「日本軍不要效能！」中國方面。這種把同一事件再三再四的失敗，在中國的民衆間，確是徹底的。」事實再清楚沒有，中國抗戰正義的宣傳，不特引起中國廣大人民的振奮，國

際人士的同情，連「住在香港的日人」也要從而「心中恐怕起來」！與其說是他們「恐怕」，倒不如說是他們受中國正義的宣傳「激動」來的確切，「華軍勝利」已完全把日本人對侵略的軍事信心粉碎得體無完膚了。

（四）「血湧肉躍」的「中國戰時報紙」

這位御用的文化者，他倒具點政治的眼光，認為在近代戰爭中，「宣傳是戰爭的重因素」，他對中日兩國報紙，曾發生這樣的感覺：「日本的報紙是平時的報紙；中國的報紙是戰時的報紙」他在該文中表示：「挑戰意識極其旺盛的中國報紙，只要觸到眼中，就有血湧肉躍的感覺」；反之，「悠然得很」的日本報紙，「除滿登着政治，文化，經濟，記事外」，「甚至還登載桃色遊戲的記事」，「如果和中國的戰時報紙的比較，我想中日兩國對於戰爭的觀念，必定是不同的」，正因為中日兩國對於戰爭的觀念的不同，所以不管日本報紙是「平時的」抑是「戰時的」，它都不免要遭到虛偽欺騙宣

傳的失敗，『華軍方面』，由宣傳指導作戰，無論台兒莊，四月攻勢，長沙作戰，冬季攻勢，他指出，莫不由宣傳指導作戰，收到良好的結果；其實，日本也會注意到所謂『宣傳指導作戰』的，但何以反得相反的結果呢？這一點他却被軍閥蒙住了。

在謊般的事實面前，該御用作者也不得不加以承認：『國內民衆，（筆者按：指中國）燃着憤恨敵人的心，第三國人還對中國同情』；並說：『中國的反宣傳，現在國內已經充分收到他的效果，中國的大衆和軍隊，還深信華軍勝利，這樣一來，中國的抗戰意識，現今依然很盛』。這樣日本軍閥就應該覺悟到：中國軍民的抗戰力量是不可侮的，你們這次的發動侵略中國領土戰爭，即無異於自走上死亡崩潰之路。

同時應該正告該文作者，以及一切被日本軍閥御用的文化侵略者：中國『名正言順』的抗戰宣傳，這精神力量是無敵的，在嚴正的事實面前，你們應該覺悟到，何以所謂『中國的反宣傳』會成功，而日本的所謂『正宣傳』反會失敗，這原因在什麼地方呢？你們現在已該到不爲日本軍閥盲目說話的時候了。（陳伯敏）

(七) 土耳其

土耳其的報紙

拿土耳其報界情形，和德國意大利以及蘇聯之報界受統制情形相較，則土耳其的報紙，並不像美國一般人所想像的同時以上諸國一樣，完全處於政府統制之下，相反的，她卻可以自由發表其個別的意見與評論。土耳其的報紙擁護政府所謂的「外求和平內實國防」的施政方針，乃是完全出於報紙自己的信念。

土耳其政府設有一個土耳其新聞局(Turkish Press Bureau)，作為政府與新聞界的聯繫機關，當編輯們想知道政府對於某一問題的觀點或本國之對外政策時，他們便可以請問新聞局，不過此種請求決不是強迫性質的。土耳其的報紙與美國的報紙有很大的差異。土報只有四頁至六頁，每頁大小雖與美國報紙的標準差不多，但並不像美國報紙之分作八欄而是七欄制，報紙的名稱通常是用紅色印刷，其餘的部份則一律是黑色。大部

份的報紙刊有與新聞有關的人物或地方的照片，有些報紙如「晚報」(AKŞEHİR)還不時刊有政治漫畫。

土耳其的報紙，差不多全部篇幅都是刊載政治新聞與意見，犯罪新聞與誹謗新聞很少像美國似的出現報端。此外有每天刊載的運動評論，偶而也有關於藝術以及文學的小品，一二篇長篇連載的小說每天也佔一欄的地方。至於英美所謂「滑稽畫增刊」(GOETTER-SUNDAYS)，「星期增刊」(Sunday Editions)及「漫談」(GOLMUS)則根本不見於土耳其。總之土耳其的報紙與歐陸報紙的關係較之與盎格魯撒克遜的報紙之關係更為接近。

在廣告方面，土耳其的報紙與美國的報紙也同樣的有很大的差別。土耳其的報紙沒有美國報紙上那種全版的彩色的百貨商店，週刊，以及雜貨商店的廣告。土報的廣告種類很少，且多為影戲院大中學教育課程的廣告；或者是告訴女人如何保持美色，雖逾五十而不稍減，或告訴男人如何調節內心的成藥 (Patent Medicine) 的廣告；要不就是勸請

人民存款，並言明儲蓄不僅可以收穫致規定的利息，而且還有中獎的機會的儲蓄銀行的廣告。

土耳其有幾個著名的社論記者，他們多半就是報紙的發行人，而且大半具有高深的學識，而且擁有極大的權威。在土國，無論貧富，大都是既無天賦的才智又未受充分的教育，他們的愚鈍使他們除了要求滿足私人的懶散生活外別無所求，然而因時局的危急，他們現也逐漸感到土耳其人對於世界未來命運的關係，所以亟需一種足以領導並約束國民的力量，此種力量無疑的就是報紙。

此輩社論作者的任務是指導羣衆如何 正當利用其感情，如何使羣衆偉大而盲目的力量不致爲國之害。能有此種力量之社論記者，其中最有名者要算「新晨報」(Yeni Sahal)的「卡希特，共和報」(Bumhvirbet)的挪地 (Vynvs Nad)的「時報」(Bakht)的烏茲 (Sshnz)與國民黨機關報「偉大報」(Dias)的阿忒 (Halk Redit Sos)四人，他們都因有力於國家而被選爲國會的議員。

因爲缺少廣告，報紙大都很窮，因此在土耳其辦報並不是一種獲利的事業。凡志願從事於此者對於新聞事業都是懷有無限的熱情。與大陸其他某些國家相較，還要算土國報界優越的地方，在一九三七年，土耳其只有二百二十三個日紙，大部份是在伊斯坦堡安哥拉及伊茲半耳（İzmir）出版。有一百四十家雜誌，其中尚有幾家係外人出資創辦。如意大利人之（*Il Nuovo Beobolite*），德國人「土耳其郵報」（*Türkische Post*），法國人之（*Troven Istanbul*）及猶太人之「東方雜誌」（*Tournae d. Orient*）。以顯著之地位刊於去年十一月七日「祖國報」（*Vatan*）首之頁論文可算是土耳其社論文淳厚風格的代表作，其中一節是這樣寫的：

「今天蘇聯慶祝其革命紀念日。臨此歡樂的日子，我們想向我們的鄰居，朋友——蘇聯的人民道賀致敬。」

「蘇聯誕生後，她曾有一時在其途中孤獨邁進。不久土耳其獨立告成，自此以後，兩國乃以互信的精神，並肩前進，外此，他們再沒有其他的知己。」

「凱末爾與列寧的手，扶植起這友誼的幼苗，在誠信和平的關係中，兩國共同踏上光明的征途。然而為代日趨陰沈，他們雖曾特別努力尋覓正直的道路——以他們的眼睛去尋求，然而光明却已逝去。」

「世界帶來了旋風與黑暗，企圖造成混亂與迷惑。然而，惡人終將失望以去。過去從無例外。」

「兩國深切的友誼並未受到阻礙，他們依然肩並肩。他們然海步調一致，縱令事變與不幸時時發生亦在所不計。」

「在蘇聯革命紀念日的今天，我們可以欣然宣告：雖然有無數干涉與破壞的企圖，然而土蘇友誼乃是建築愛好正義和平的岩石之上而堅確不移。」

報紙的姊妹，無線電最近也建立起來。無線電完全處於政府控制下。政府只有一個廣播電台，其強有力的發送機播出的聲音，在東地中海各國均能收到。其廣播節目由交通部長決定。廣播的使命則在以國民黨之觀點，向全國備有收音機之國民解釋世界大

事。每兩百個土耳其家庭中，有九家是有收音機的。

除了政治新聞之外，在土耳其的廣播中還可以聽到音樂戲劇的聲音，但這些並非「官方」規定的節目。只有政治教育才是無線電存在的原因。（任希之譯）

各國新聞事業概述

每冊實價國幣三十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月初版

編輯者 程 恆

校閱者 馬 星 野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重慶江北任家花園廿六號

發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重慶江北香國寺
任家花園廿六號

總發行所：重慶民國路
五十五號